

B/23



高爾基選集  
天 夏

雪 峯 譯 上 雜 出 版 社

高爾基選集

# 天 夏

譯 峯 雪

一九四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第六版

上海印 10,001—11,500

夏 天

·高爾基選集·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雪 峯

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655號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編號. 414 A. 89 P. 260 M. 1 32K

·版權所有·

## 譯者小記

這篇小說，在十多年前我曾重譯過一次，但因為我所根據的兩種日譯本——我現在已忘記那兩位譯者的名字了——都有錯誤，而我那時又爲別的工作忙亂，大半是在深夜人已十分疲乏的時候譯一點，是爲了換點稿費救窮，並且後來我未譯完就離開上海了，由一個朋友譯完，賣給商務印書館的，——於是，不僅有錯，文字也很拙劣。這本書後來出版了，我却一想起就覺得不舒服，有如做了一件罪惡的事；我想或者設法贖回版權不再出版，或者找到俄文原本請人校對一下重新改譯過，却一直都未能做到。而且後來抗戰開始和我東奔西走的緣故，不僅日譯本早已丟掉，連我重譯的譯本也不容易找到，直到去年在重慶，纔由張靜廬先生給我找到了一本，同時我也借到了一個俄文原本（一九三三年國立文藝出版局出版的全集本），方始由呂莢兄給我逐字的校對了一遍，改正的地方幾乎每頁都有一處以上，並也因為呂莢兄的這樣仔細的校正，使我能有所根據把大部份的文句都加以修改了。這算是補回了一點以前的罪過，而這

都是呂葵兄出的力；倘若現在這譯本暫時還是可讀的話，至少也應該算是我和他同譯的。

（不過仍須聲明一下；現在也只是把以前譯的加以校正和修改，並非全體重新譯過；同時大致上仍保留着從日譯本轉譯的一些文體上的痕跡，所以當然仍是重譯，決不能充作從俄文的直接譯。我在譯者的名下，不添上呂葵兄的名字，也就爲此。我們希望很快就有更好的譯本出來。）

其次，關於原著，大約是作於一九〇八年左右，據說是以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一本工作手記爲根據的。這時正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俄國最反動與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所謂革命低潮的時期；但革命的政黨怎樣的在地下領導黨員及人民苦鬪着以衝破那黑暗和低潮，以及鄉時的農村和城市的社會情形，工人和農民的貧窮、苦難、失望、不安、反抗與革命的逐日昇起的鬪爭，凡此種種，當時即直接反映在高爾基的作品上，就是「母親」和這「夏天」。前者反映了那時的城市工人的鬪爭，後者反映了那時的農村情形。

至於作品本身，在我們大略地明白了它產生時的歷史背景之後，讀者自己馬上就接觸着了。我覺得可說一句的，就是這雖不是高爾基作品中最高傑作的東西，却是他作品中最高樸素。

平直和美麗的東西。雖然不像他別的長篇（「母親」除外）那麼沉重，但以這麼一段樸實和單純的經過的敘述，所觸到的問題，所寫出的俄國舊的農民的不安與矛盾的靈魂，及那時被革命的要求和教育所產生和培植出來的青年農民的樸實堅強的優美的性格，給人的印象似乎還更活潑和明確，那所給予出的力量也同樣的深刻，並且我覺得對於我們是尤其感到親切的。我以前翻譯和這次修改時，都覺得除了使我們理解一些以前的俄國農村情形以外，這作品也能夠給予我們的達綏庚（作品中的一個主要的農民青年）們，和我們的耶戈爾·彼得羅夫（作品的主人公，社會民主黨黨員）們，以若干的興奮和力量的。因此，我曾經想，這雖然在高爾基本人是一部小小的作品，但恐怕他正深愛着這些樸實、堅強、真勢的美麗的人們，並且爲着他們而寫的罷，所以，翻譯過來，也首先會被我們的達綏庚們和彼得羅夫們所愛罷，他們就可以將它當作休息時的許多讀物中的一種。我現在也這樣想，並且還以爲高爾基的這類作品是可以和俄國革命史（如「聯共黨史」等）相互參照着讀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上海

## 夏 天

我向窗外看看，——那在山脚排列着的樹林，正在騷擾地波動着。粗野的風在搖動着斑駁美麗的楓樹和白楊底尖梢，黃的、灰色的、紅的葉子便飛舞起來，落在河的綠色的水面上，並且在那裏寫出了五光十色的關於過去了的夏天的故事。——於是，我也想用這樣美麗的語言，這樣素樸地講一講我在這個夏天經過的事情。

我以一個朋友的介紹，到靜寂的森林地，托馬諾夫斯基縣的威索基·格堯斯德村去了。我拿了署名第三等商人耶戈爾·彼得羅維支·特拉菲摩夫的護照，裝得好像是一個避暑的旅客的樣子到那個地方去。我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住在莫斯科，開一爿小雜貨店，當着——在革命（指一九〇五年革命，下同——譯者）後——那強制徵收開始的時候，我於恐怖之餘，便發

了狂，在病院裏臥了一年多，現在，我是爲了保養心身，想尋覓一種安靜的生活。我是一個單身漢，在世上無依無靠，精神上有異狀的。我的這歷史，在農民裏面却很適用——一個零落了的，並且有點傻氣的人，到底那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呢？

我租了一個窮老婆婆的一間小屋子，講定九個盧布住到聖母節爲止。我在村中散步了幾天，見了各種各色的東西，並且和村裏的警察也弄熟了。我請警察喝茶，請求他保護和照應，萬事都很順利，他答應保護我。

「住在這裏吧，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不要擔憂，只要是溫靜的人，我們總是歡迎的呵！」他說，一面用顫動着的手撫摸他那有痘斑的臉頰。他的話，也不很老實，老有保留和修正，因而時常將話打斷了。

「這地方，對於像你這樣人，是最適合的地方——在這裏沒有工廠和作場。只在離這兒約有十二俄里的地方有化學者們在製造柏油。——在那裏有三十個光景的工人，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只有極少數是從外面來的，現在也沒有什麼不穩的行動。」

他是小而瘦的男子；少肉而骨頭突起的臉，兩頰上有深的天花的斑點，但在額上却沒有這



種斑跡，像疑問符號的他的眉毛，有如老鼠的耳朵一般敏感地顫動着，雨眼是小小的，混濁的，現着不安的神氣。

「住在這裏的人，大多是分離教派的。當然，這是指青年人而說；他們不是爲了神，也不是爲了惡魔，什麼時候都只爲了自己而生活。」他說，「我到這裏也並不久，是去年的秋天纔來的。以前我在薩伊未西亞服務，那裏有江灣，有許多輪船停泊着。在那地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服務呵，尤其在冬天。我有時不得不開槍打人，然而人們呢，有時也要打我；我的馬也真是受罪，腿脫了關節。我有一個妻和三個小孩子，因而願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做事。當然，現在這裏也並不是特別安心的地方，依然有種種的騷擾，但總之是比別的地方能夠略爲安心些。農民們還不自棄，還看重自己的生活；但工人們——你是生長在都市裏的，大約已經知道他倆是怎樣的人吧——却實在很難處置。在工廠裏做工的他們，正如風一般，任何的縫隙也要鑽穿進去的——我們就是在監視着他們……」

爲村之當局者的他，却像一個蚊子一樣，但在他的腦袋裏，似乎給那不知是什麼的，不確定的思想弄昏了，並且還在那裏喧鬧無形地擾亂着這位克拉奧諾夫先生。

在現在，像這人這樣只想着過去的苦惱和未來的恐怖而生活着的，疲勞了的人，原是有許多的。

這個村子是小小的，住得很舒適的，雖是貧寒，也還整齊。村子是在丘上，被森林廣大地面包圍着。活潑的，明亮的名叫伐加的小河，在這丘下成爲半圓形的在流動着。無論朝那一邊看，到處都隆起着大小的丘阜，在那上面正如毛氈一樣橫鋪着田；到處都排列着森林，遮斷了人們向遠眺望，只有北邊的一角是開露着，從那裏有那可以航行的科斯略河向着平原流出去。科斯略河是和伐加河合一，轉了一個陡灣，然後消失在森林的陰暗中了。

我來格堯斯德村第二日，在村中散步的時候，我遇着我要尋找的人了。他也卽刻就直覺到我是什麼人的。

我的這個新的熟人，是村長的兒子，叫耶戈爾·達綏庚，是結實的，圓石一般圓圓的男子，頭非常大。他的灰色的頰骨突出的臉，好像刻劃了石頭而造成的一樣，從那全體的樣子說來，他像耳勒來斯人。在顎和頰上，生了短短的，皺縮着的，稍帶黃色的鬍子。細小的眼睛是斜視的，輝耀地閃着光，好像驚訝地銳利地注視着周圍。

他當我在村外的磨坊旁邊站着的時候，纔走到我的近旁來，將一手插進自己的帽子裏，指頭弄着帶，一邊問道：

「這裏，你合意嗎？」

「是的，你是本地人。」

「我叫耶戈爾·達綏庚。」

「你就是耶戈爾·達綏庚，真好呵。有教我帶給你的一封信在這裏。」

「呵……」

他旋看了四周，接過了信，將牠讀了，於是小心地將牠撕成碎片，又將紙片圍成小小的球，然後說道：

「一切都很好，我們等了你我已有兩星期了。晚上我將到你那邊來——方便嗎？」  
「我們就這樣地成爲朋友了。」

他，即刻中了我的意。他沉重地說話，敏感地聽，理解得很快，從不慌忙，而應當做的全都很快地做了。書是他讀得不大夠，但從讀過的書中，好像總將那有價值的部分喫取了來，正如小

喫着麵包的皮的軟的部分一樣。

晚上他如約來到我的小屋裏，坐着喝茶，用那完全像砂石似的栗色的眼睛熱心地望着我，說出了話來。

「我們一共四個人。我和阿弗提伊·尼辰，及伐尼亞·瑪勒雪夫，還有一個，纔來不久，——他是你的房主婦的堂侄，阿歷舍伊·希比古綏夫，一個無產階級，以前是在城市裏一個工廠中做不熟練的工人，但後來累傷了，在這裏過着飢餓的日子——因為他不能做工，況且也沒有工作。」

他的聲音裏有着潤色，聽起來有如文章裏面的嘲笑的調子，彷彿是人們自己在嘲弄着自己。

「你同我們做些什麼嗎？就是這樣地聚集攪來，互相談論。假如的話，好呢，——那就是……說出了一些有點智慧的新鮮的話來呢。在我們，差不多沒有書籍，所以所有的一些小冊子，是大家都能背誦的了。在我們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阿歷舍伊，——他在忙着發展少年們，和他們談天，讀書給他們聽。但我們就是這種事情也還做不到。」

他降低了聲音，說得更快起來，更加注意地，用了黏住似的眼睛望着我。

「現在第一件工作，是知道土地分配法，有力量的法律是被想出來了；一遇到這法律，農村就會被打破得粉碎的。我們必須從這法律的研究開始，你的意見怎麼樣。」

「從這開始吧。」我回答。

「真好呵，將它詳詳細細地說給我們聽罷。我們再往下談罷。你自己對於這法律有怎樣的意見呢？」

於是我想，我現在就從這些說起，先將人類有打斷自己底一切鎖鏈的必要的事，對他加以證明吧。

「土地母親，」我說，「用自己底黑的手緊抱着人們，並且從人們這裏奪去了活生生的自由的心了，於是這世上只看見可憐相的奴隸了。……」

他的顫動的血管脹起來了，頰兒紅了，他指頭搭搭地敲着桌子，巨大的亂髮的頭，同意地向我點着。

「完全對呀！」他叫道，跳起來，兩手支在桌上，將頭斜傾到我這邊來。

「在我過去，」他說，「我不會聽到過這種思想。但是，同志，你底話是對的！我二十六歲了，有五個年頭我想將生在我心中的舊的雜草拔得精光，但失敗了。革命後已經過去三年了。我看到萬事都有重新想過的必要。要在這個舊的我們的地上，收集腐爛了的木材的破片來建築新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巧妙地將我的思想說給你聽，只能極簡單地說，——人類不可不從土地的羈絆裏解放出自己來。我就親見了這羈絆的力呵。我可以說點給你聽，就說那第一回國會前的一個期間的事吧。唉，那真是些骯髒的日子！人們因為貪婪，醜惡到了這一步，全都這樣的昏醉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想弄明白，只是喊着：土地，土地！我在那時曾經說了話，却捱了打，雖然我自己現在也不清楚，我說了什麼，說的是什麼？我只看到一點——人民沒有把他們的力量用那個方向去……力量呢，是有的，有的！但是兩隻腳陷在土地裏，直到膝蓋，並且——就是站起來的，也被趕散了，又被吸回到土裏去了。」

他用了一隻腳踏了一下地板，一邊拭着因興奮而流着汗的臉，用一個指頭指着地。

「直率地說，人們並不是住在地上，而是埋在地裏，埋到頭頂爲止的。如阿歷舍伊所說，農民們吞沒了法國大革命關於法國大革命，我是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會讀過，但是，我相信，我能明白

這個——農民是在吞着的！

我一面看着他，一面很高興，心裏想：「真是可愛的人呵，彷彿看見新奇的珍貴的鳥兒一般使人愉快。這是一個在要緊的時候有用的人。」並且他的興奮也中我的意，他的這興奮不是單單的美麗的微醉。這種微醉雖暫時會捉住了城市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但即刻要引起那種酸腐着靈魂的無意思的宿醉。這個興奮，是真正的生命之火。這個火靜靜地，永遠不消滅地，燃燒着人們的靈魂到牠的深底裏為止。

我們談到夜半，我很可惜地將他送出門外了。他也不願回家地回家了。我立在門旁，看他經過那像睡着了似地沉默着的站在地面上的暗黑的農民小屋前，用了堅實的脚步，從衝中急急地走下去了。已被春天的太陽所溫暖的大地早已睡眠着在夢裏呼吸着稚草的甘美的芳香。這時候，我的心境，是說不出的愉快。因為我正感到我應該活動的地方和應該做的工作了。

在暗黑的天空，滿織着星星，別的東西都不大容易看得見，但倘若沒有星星，天空就要更暗澹了。

耶戈爾·達綏庚的朋友們，也一樣地都是有趣味的人。

阿弗捷伊·尼庚是一個好像描在古畫裏面的馭者一般的，強有力的青年，頭髮皺縮着，廣大的肩，身裁高大，有一雙青天色的眼睛。但他的臉上却漂着一層憂鬱的神情，在鼻梁的上面有一條和年齡不相稱的深刻的皺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即在開口的時候，也不知爲什麼總老是臉朝向旁邊簡單地說話。他二十三歲，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有二十二沙先（沙先，俄丈——譯者）的土地，但因為沒有馬，所以將土地出賣，自己到富農或大地主那裏去勞動。但他的母親却是一個酒鬼，倘若兒子不給她買伏特加酒的錢，那麼在晚上她就將兒子的工錢偷去喝完了；在兒子沒有工作的時候，她就跑到各處去做乞丐。兒子所以有了憂鬱的臉色，大約因為母親的這種情形吧。書他是貪婪地喜歡讀的，但他不大喜歡說對於讀了的書的感想或批評。他只是一面將書遞給我一面靜靜地衷心地說：

「好書！——否則便說：『非常好的書！』」

在這樣的瞬間，他的限是在可愛的智慧的微笑裏輝動着了。

我也常常試問他，究竟爲什麼那樣好呢，但看來，他頗狼狽，不會舒暢地回答過。因此，我在時期到來以前，就中斷了這種質問了。



我們很快地組織起讀書會了，在集會的日子，他就偶然有所質問，那是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像下面的這類質問。

「基督教是說將窮人和富人結合起來了，但在社會主義，這是可能的嗎？」

「總之，不是說這種說頭在什麼時候都是從下層，從民衆而生出來的嗎？可是爲什麼工人們會比我們更快地接受這種道理呢？——這是想問一問的呵。」

我的回答，好像給他滿足了。阿弗捷伊顯然急於想將一切事情都弄成圓滿完成，並且堅固地將牠保存在心裏。他的這種態度，不很中我的意。但是和我同名的耶戈爾·達綏庚，却喜歡將任何問題都解剖得很詳細。恰如剝捲心菜一般，什麼時候都非剝到菜心不肯停止的。

伐尼亞·瑪勒雪夫是產生於舊的信分離教派的家庭裏的人，他的叔父是那地方有名的聖經通。他自己也學習了教會式的讀和寫，胡亂地讀破着以斯拉夫語印刷的教會的書籍，到現在也還讀聖書是比世俗的書籍好，常常翻讀着聖經的。

「這是民衆的書呵。所以聖經，大家都說，從理智上看來，乃是難理解的，又是危險的書。」他幽靜地有精神地證明書。「因此，啓示民衆的真理的豫言者們又出現了並且這回民衆的真理

是以更不同的形態，更銳利地磨出來的。但這個，依然是那民衆所想出來的舊的真理。」

他的容貌，是卑下的平常的，沒有可以在農村青年們中間顯出不同來的特點，是一副在任何一個青年那裏都可以看到的臉相。但只要注意地凝視一回，在他的灰色的眼中，定可認出優秀的鎮定的一種頑執來吧。而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到有一種不是孱弱的，鬆脆的，而是強有力的彈簧一般的意志。

我在當兵的時候，曾觀察過生有平靜的性情的這種人們。他們是，就在長官的面前，也忠實於自己的信念，這樣地說的：

「我認爲打仗是一種罪惡，——槍，我的手不拿！」

這樣一說，便被狠狠地毒打了。被用各種的恐怖來威嚇。要監禁在森嚴的禁閉室裏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也有押到瘋癲病院或監獄裏去的。又假如還不屈服，也沒有被打死，那就要充軍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

阿留沙·希比古綏夫，是神經質的，細心的，感情和言語很尖利的，偏向然而砂礫一般堅固的男子，具有活生生的理智，無論什麼東西都想一下的擁抱住，但因為急於想廣大地捕捉到許

多東西，却像舊的網一般的破了。於是，他感覺到自己的稚氣的無力，就用拳頭敲自己的頭額，或者鬱悶着，自己罵自己；接着便三天都埋着頭讀書，這樣一來，又將勇氣恢復了，得意起來，議論着，以爲一切事情都能理解，懂得一切事情的了。在這樣的時候，倘若對他潑以冷淡的言語，那他就非常的憤慨着，和你爭論起來；但接着又自己笑自己，去專心讀着書。以二十歲的年齡而論，他算是知道得夠多的了。但在他的腦袋中，好像新搬進去的住屋一樣，其中什麼家具都已搬入，裝得滿滿的了，但都還沒有放在應該放的地方。於是在這些東西之間走過的時候，就要撞着頭，或者打着腳了。

我們越來越快，並且越來越親密地互相共鳴着了。只有尼庚，却有點使我不放心。這是因爲他的想早日告了結束的性急的希望，並不曾在我的心中，和那深慮的性質或青天色眼睛的深疑的光，相融合了的緣故。

我到這村子後不久，尼庚便以他自身去演小說裏的脚色了。他曾在聖誕節週，和富翁阿斯泰的小兒女納思提亞媾識，於是這女子懷了孕了。父親便拷問着女兒，究竟被誰騙誘的。那時尼庚不在這村子，但知道了事情的破露的時候，便立即放棄了工作到阿斯泰夫人這裏

來了。

「我就是納思提亞的丈夫！」

老人是瘋狂一般的怒叫了：

「你這乞丐！異教徒！」

阿斯泰訶夫老人拿着斧頭向尼庚飛跑過來，但尼庚立刻捉住了岳父，說道：

「將納思提亞給我！除此以外沒有什麼辦法了！」

阿斯泰訶夫知道，如果當場拒絕青年的要求，那麼他的老朽的骨頭便會被敲碎，不得已允許了；但他當夜就迅速地將納思提亞藏匿起來，並且排佈了驅逐尼庚的手段，例如將尼庚帶到

自治廳去呀，帶到警察所去呀，帶到惡署去呀；這樣，在這一區的境內，就沒有人會僱用尼庚了。

這樣一來，尼庚就失去了原有的平靜，臉色完全變成了蒼黃，眯着眼，常常憤怒地吼叫着：

「我要放他的火，我要殺死他！」

我們對他說：

「你說些什麼？你想坐牢嗎？」

「無論怎樣，不能對他們讓步！」青年有如落在陷穽裏的狼似地叫着，忿忿地鬱悶着了。「我死也不讓步的，由那傢伙隨意處置納思提亞是容許的嗎？他明明是我的老婆呀！我要找到她，偷她出來，於是由我來將她藏匿起來……」

這是完全不能實行的事。自然，找到這個姑娘，偷她出來，並不是那麼大困難的事——困難的，是偷出來以後，在本地沒有可以藏匿她的地方。周圍不過五十俄里的這個地帶，連什麼人家有幾把壺，都立刻瞭然的生活是完全看得分明的，除油蟲以外，什麼東西都計數得到。

這時達綏庚並不和我們在一塊，因為他給民兵逮捕去，被處以一星期的拘禁了。而阿歷舍伊和伐尼亞，却就幫助了尼庚。同時我也不得不參加這事件了。我替納思提亞弄到了護照，又在縣內尋找了在生產以前肯藏匿她的人。於是尼庚誘出了納思提亞，阿留沙就將她帶到城裏去。她在城裏生了小兒後，便得做一個乳母而出入於許多出色的家庭中了。

尼庚鬱悶着，訴苦道：

「我的母親很可憐，我丟不掉呢。」他悲哀地垂着頭說。「倘若沒有母親，我就跑到城裏去啦。」

「跟你母親在一起，你覺得苦嗎？」我這樣問了。他是因為我在納思提亞事件上幫了忙，到我的地方來道謝的。真是一個奇妙的人。

他的眉毛忽然跳躍地動起來，嘴唇也震顫着了。

「快樂嗎！」他說，好像長嘆似地。「痛苦和恥辱……沒有辦法的呵，她既是病人，失了知覺。只要這樣思想一下看——看見自己的母親，站在窗下求乞，或者喝得泥醉，像豬似的倒在街路的泥中——那時怎樣的心境呢？於是，我甚至有這樣的想頭了：過着這樣的可恥的生活，她不如快點死了，凍死或者倒斃了！有時候，怎樣也不能忍耐，這種時候我就從母親的旁邊逃開了——」

因為這樣可以免得做出因憤怒而傷害着母親，或者揪住母親的咽喉的事來。」

他依然坐着，屈着身子，用兩手抱着頭。我感到了好像他的縮着的頭髮都倒豎了起來一般的感覺。他暫時沉默了，但接着親切地笑起來，一邊仰望着我。

「可是一想起，她曾爲了我受過什麼樣的苦……」他換了新鮮的聲音，靜靜地好像感謝似地說。「我就不知道，應該替她做些什麼是好了，我自己跑去買伏特加酒——哪，喝罷，休息一下！我的父親，正像一隻野獸。我的哥哥被他打殺了；姊姊逃出到城裏去，行跡不明，現在大約淪

落到做了娼妓了吧。……可是，母親却始終保護我。恐怕是有了她，我纔得留下來的。……也就因此，母親所以推父親打的呵。現在一回想起來，心裏就難過。時常，母親被兇打，滿身塗着血，却還爬到我的身邊來，好容易纔能動着舌，這樣的訊問我：「阿弗捷伊呀，他把你打痛了麼？」……這種事情，怎樣能夠忘記呢？」

他的聲音，像病人的聲音一般，微低地響着，而在他的咽喉裏發出像淚水沸湧上來似的聲音了。

看見這樣的壯士的哭泣，是使人引起奇異的心境，也引起不快的心境。但我十分懂得他的眼淚。我的父親也一樣地不是溫和的人，常狠狠地凌辱着，我的母親的。並且，我的想探求真理，終於真理好像被我尋出了，也都是我的親愛的母親之力。

尼庚靜靜地接着說：「母親一邊疼痛地呻吟着，一邊還這樣教我：『你不要使父親發怒呀。父親生來是好人，只因爲世間的人都壞，所以變成這樣了。父親，生活折磨他。家裏的生活，已經到了無論怎樣也不行的盡路了。』於是我和母親二人就常常哭泣起來。母親在健康的正態的時候，却常來講故事給我聽的。走到我的身邊，坐下來，將傻子伊凡的故事，以及耶穌基督怎樣地同

尼古拉和幼黎在世上巡遊的故事講給我聽。」

他幽靜地，怕羞地笑起來了。

「自然，我覺得好笑，而聽聽呢，倒也不壞！」

此後我就不會再看見他像這時這樣高興着的樣子了。

當然，阿斯泰訶夫是非常發怒着，飛一般的跑到村長那裏去，開始搜索他的女兒；但大大的騷鬧了兩星期，結局是請牧師宣告女兒的罪，將她驅逐出家族，不再搜索了。同時也停止了對於尼庚的迫害，因為有一次在農會上，尼庚會對阿斯泰訶夫這樣說：

「喂，庫齊馬，你不要再惹我，聽見嗎？」

老人，便向農會叫起來。

「諸位，就像這樣子，請你們做我的證人，這個人像這樣地威脅我！請問爲什麼要這樣威脅我呢？」

大家却沉默着，旁觀着，等待那一邊的勝利。

「庫齊馬，我只對你說一句話。」尼庚重複說着。「你不要惹我！」



我看見了這情景。身裁比老人高二尺餘的他，也不戴帽，挺直着身子，皺着眉，倖着不屈服的冷靜的臉色。冷靜是力。斧頭是冷靜的。這斧頭甚至要將樅木，從根砍斷吧。

我很高興這事件很快的結束了。這種事件，在得到重要的工作的時候，就得放到旁邊去的。達綏庚從拘禁裏釋放回來的時候，我和他作了一次重要的談話。他到我的地方來，稍稍坐了一下，立刻問了。

「據伐尼亞說，阿歷舍伊和尼庚是將納思提亞·阿斯泰訶夫誘出了，似乎，你是贊成他們這樣做的，真的嗎？」

「贊成我是不贊成的，但終於加以援助了呢。」我說了。「阿弗捷伊怪可憐呀！他小心地一面捲着煙草，一面說。」

「可是，正惟在苦痛裏衝突着，他的力量纔得被試驗。」

他在暗藍色的煙裏沉默了。我在心裏感到他有點不高興。

「你以為這同志不可憐嗎？」

他閃閃地睜着眼，一面望着自己在吸的煙捲，一面沉靜地說：

「當然是可憐，因為是有用的人呢。但那樣的事情，是他人的事，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我以為這是和拔一條樹根，或偷竊豌豆同樣的事。」

這樣說了，他重又用力地吐出了煙來。他大約吸着極有毒的瑪訶爾加（俄國的一種下等煙草——譯者）煙草。這瑪訶爾加煙草的煙，是非常猛烈的，蚊蟲或蒼蠅，倘若飛到這煙的帶綠色的煙霧中去，就立刻打着旋，掉在地上了。但他却稱讚着這煙草，這樣說：

「出色的煙草呀！一遇着了這煙，就是玻璃也說不定要上銹吧……」

達綏庚沉默了一下後，問道。

「現在，同志，你怎樣地在想呢——我們已經多少讀了一點書，腦子裏也已經起着運動了，所以慢慢地給試一試我們的力量，給看一看究竟能夠做怎樣的事，你以為怎樣？當然，你站在旁邊，而我們這些本地人，我以為，是開始工作的時候了。就是爲了確定我們有怎樣程度的智識，和必須知道怎樣的事情，以及應該以怎樣的事爲問題起見，也有試做工作看的必要的。」

我想一下，說道：

「只要十分的小心，好，可以的。」

他投了煙蒂，臉上發出光來，說道：

「可真好呀！但是，實在說，是應該小心的。總之，我們都是當地的注意人物。有些人是以橫眼睨視我們，又有些人好像等待着發生什麼事情。這裏也有些傷了心的人……：你，注意到了麼——走過你面前老是跛着的一個老人。那是瑪勒雪夫的叔父的堂兄弟，聖經通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庫進——你聽到過嗎？據我看來，這個老人好像已經覺得了。曾向娃兒問過你，也時常到我的地方來，是一個不可大意的人呵！」

達綏庚好像要說什麼事，却不能決定的樣子。在他的話裏，顯現出一種虛飾的，和他平日不同的禮讓似的什麼東西。

「那麼，這老人是危險的嗎？」我問了。

「究竟怎樣是難說的，」達綏庚一面以砂石似的眼凝視着我，一面說。「總之，我覺得他要到你的地方來吧。我只是將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對你說一說，你倘若和他會見談了話，也就自然會明白他是怎樣的人的。」

據達綏庚的話，聖經通庫進，是因爲很熟悉聖經而有名，胆大妄爲而難以約束的人。他一生

都靠富翁們餵養，在第一回和第二回的國會議員選舉的時候，就做富翁的幫手，一向算爲黑色百人團的一份子的。但在約一年半前，他的女婿在縣內的城市裏被捕了，關在監牢裏，審判的結果被逃走了。庫進爲女婿而奔走，但失敗了，他因這奔走，連自己的房屋和養蜂場都被當地的富人，並且是一個有權力者的林家家斯珂爾尼亞夫，拿去抵債了。連庫齊馬·阿斯泰夫也在村中，在周一帶地方，散布着關於庫進的謠言，說他被亂黨所感染，無晝無夜地都在河邊徬徨，咒罵以前的朋友，却在村內的貧農之間交結新的朋友了。

達綏庚對我講了這樣的故事，並且舉出了庫進的新朋友，於是一面嘻嘻地笑着，一面像暗示似地說。

「我看好像，這個老人，被傷害了，圖謀着什麼冒險的事。」

「那是什麼事呢？」

「呀，要之……不過是發些牢騷罷了！」達綏庚說得很曖昧，想起什麼事來，急急地跑出去了。我一個入留下，這樣的思索着：達綏庚爲什麼對我說這種事呢，我的這個同名者想要怎樣呢？

在格萊斯德村，總共只有三十二戶人家。所以我在這村中住了二個多月，就將這些家的主

人呀，太太呀，種種的故事呀，親戚關係，以及親戚程度呀等等，都完全知道了。也知道了達松庚舉出的老聖經通的那些朋友。

尼爾·米德利契·米羅夫，因為他的性質和平，在村子裏就叫他做米爾·米爾伊契了。是身子小小的一個農民，一副陰鬱的臉色，穿着紅的襯衣，然而他却像灰燼一般的灰色，走路總是避人，竭力不走近別人的旁邊去的。像褪色了似的他的眼睛，投出淒涼的，疲乏透了似的眼光。並且他的老婆，也和他同樣的性質，沉默而多憂慮。他們有七歲和十歲的二個女兒。米羅夫因為稅錢遲納，在復活節的前日，一頭母牛被稅吏牽去了。

沙威里·庫慈涅錯夫，是一個殘廢的人，路都不大能夠走的。今年的春天，他在城裏一家啤酒製造廠中作工，但在這製造廠裏，被一個喝醉的哥薩克用鞭子打斷了肋骨了。我常常和他會見，因為他喜歡臥在磨坊旁邊的小小的丘阜上曬太陽。可是，我不很知道他，因為他咳嗽總比說話多。

然後就是米哈伊羅·格納陀伊。這個人，在戰爭前是富裕的農民，但在戰爭中他被俘了，這中間他的哥哥雅科夫被亂暴斃，燒毀了加沙特金公爵的邸宅，負了傷而在牢獄裏死了。他

的老婆即刻嫁給珂爾納伊·摩慈朱欣了。珂爾納伊佔了米哈伊羅的家當以後，遂將這女人逐出。她到了城裏以後，便行蹤不明。米哈伊羅從被俘後回來，見了這情形，就開始喝酒了。將手頭所有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漸次地喝完了。並且還被摩慈朱欣僱去做傭工，而在每一個節日裏，他便喝得泥醉，在街上漂蕩，辱罵他的主人和所有的富人。他的主人和富人們控告了他，他就有時被區公所，有時被地方長官關進監房裏去。

「庫進老人，是想在被生活所虐待的這樣的人們之間，探求什麼，尋找什麼的吧？」——我坐在窗邊這樣想。

是氣悶的日子。黑雲垂罩在村子上。疾風一面捲起泥埃來，一面在街路上快跑。在什麼地方森林的上面，發出了轟轟的雷鳴。漆黑的夜，是浴在那遠處發光的電光的青色的反射中，震動得發抖。於是，我聽見了步武整然的沉重的馬蹄聲。這是本為一個退伍的擲彈兵的巡查綏園，正在騎着馬巡視村子，村中的人都將他看作半狂人，非常的懼怕他。他也正像一個夜裏的人：陰鬱的神色，強健的體格，臉是冷冷的，黑的，也不笑，也不眨眼，完全像邱華墟人的偶像，或木頭雕的。遲鈍的灰色的馬，通夜在村中或村的周圍走着；坐在鞍上的，黑髯的身體挺直的巡查，將鎗放在膝上，

一面搖着身子，一面以黑色的眼睛，越過年老的馬的頭向遠方凝視，彷彿在守望着那在遠方的什麼人的行動。

他並不對人們濫用自己的職權。也不做那種使農民們憤怒的事，白天是看不見他的——他在睡覺了。但是在農民們鬧架的時候，他們的女人們便去叫他來。他顯着打瞌睡的臉色，疲勞地出來了，站在鬧架的人的旁邊，用了朦朧的眼，長久地看着兩人，他們倒在地上，了的時候，他便默默地用他那穿着笨重的長靴的粗大的腳，踢着他們。

他總是呈着陰暗的臉色，什麼時候都畏縮地陰鬱地沉默着的。但沒有一個人想這樣地問他：你到底爲什麼沉默着呢？

達綏庚曾將他所知道的關於巡查的事完全告訴我。他在莫斯科就軍職的時候，恰巧在那裏發生暴動了。這暴動彷彿使他完全失去了膽量。革命之後，在春天，他回到村子來了。這時候他完全變了樣子。沒有喝過酒的時候，是好像不願和大家見面似地，無精打采的垂着頭，看着地面走路的；但一多喝了酒，他便跪在街路上，對人們求救，向四面八方叩頭，差不多是將頭擦着地面了。然而他一點也不說，爲什麼要這樣。那時農民們還有點勢力，並且對於軍隊的憎惡也很激烈。

的，所以都嘲笑這醉漢的兵卒。

「這個無賴漢，還不是因為做了什麼壞事情，現在自己在悔罪嗎？」

這樣說着，其中還有人打他。小孩們也用石頭投擲他的背。

連他的兄弟，那橫暴的狡猾者，名叫尼基泰·路陀夫的一個農民，也這樣勸告綏閱：

「綏閱，你還是到城裏去好。在這裏，你不是像一個拔下的牙齒似的什麼用處也沒有的嗎？」

擲彈兵綏閱，即刻離開村子了。他是好像使誰也不會尋見似地，不說到什麼地方去，在夜中離開了村子的。所以連略陀夫的一家也喫驚着，怕他自殺了，二天二夜之間在村子的附近這邊那邊的尋覓着綏閱。但綏閱，卻在去年的收穫期，顯身到村子來了。農民的女人們正在割穀物，擡起頭來看的時候，在從城裏來的路上，正有一匹巨大的灰色的馬在走着呢。馬上騎着一個背上荷鎗，腰間掛着鞭子和指揮刀的，垂着頭的軍人。他經過人們的旁邊，並不行禮，大家對他招呼，他也不回答。這樣，他使大家驚嚇了。於是，從這時以來，他便巡遊着村子，而這是什麼一回事，卻是誰也不知道。



他在我的窗子對面停住了。在黑暗中的他，完全像垂落到地上的泥埃裏來的雲塊一般。我感到巡查好像正在看着我這邊，這使我感到不舒服。

但是，微低的聲音響了：

「走，笨蟲！」

於是，沉重的蹄聲，又在乾燥的地面上響着走去了。

我，上牀的時候，心裏想，「他說不定想和我說話呢。」

夏天的忙碌的時期到來了。我的同志們每天都從早到晚的勞動着，我們集合的機會是非常少了；因而我讀書給他們聽的時間也沒有了。所以我不得不連他們的閑暇的時間的一分鐘也不給錯過。或者和他們一同到宿夜的地方去，在那裏和他們談話，或者在每一休息日到林中，去舉行讀書會，爲了秋天而準備着。

阿留沙，既然不能勞動，又不得不中斷了指導少年們的工作，因爲少年們也忙着了。他就和我一同住，住在門外面的小棚子裏，裝作好像我的僕人，弄茶炊，或者打掃房屋，一面熱心地讀書，也留心着身體，想弄得健壯起來，一面卻越來越鎮靜；越來越穩順了。他會到城內的一個市鎮

——三十二俄里的地方——去，從我指定的人們那裏拿了書籍和報紙回來。他的眼睛是好像越來越快樂地看着世界了。

我們的飯食，是一個兵卒的妻子，眉毛黑黑的名叫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的女子，給我們辦理的。她二十二歲，是體態整然的，健壯的，非常有趣味的人。她說話的時候，大抵總在紅潤的嘴唇上和漆黑的嘲笑似的眼睛裏，浮着微笑。但她是自重的，——阿留沙試着去對她說說笑話，但她很快就後退了；於是就尊敬着她，至於用敬稱叫她了。

我會問過阿留沙：

「怎樣啦，阿留沙，碰了釘子嗎？」

他有點難爲情地，然而認真地回答道：

「是呀，彼得羅維支，雖然不很怎樣，却正是時候呀，你曉得，不是蠢笨的女子，也認得一些。應該把她也發展了呢！」

我警告了他：

「那麼，你就不應該對她講那樣露骨的話呀。」

「這倒，你來談罷。」他嘻嘻地笑着說，「她完全將我這等人當作傻子看待呢。」

我略略試探了一下看，但除了可愛的微笑以外，什麼回答也沒有。於是，暫且看着情形了。

她從開始了窮居生活以來，已經第二年了，這是我知道的。她的丈夫，因為什麼被處罰金，又被判了不許用錢贖代的二年半的監禁，所以她假定會見到丈夫，也要在五年之後。於是在她的周圍，就有青年們像野蜂似地聚集着了。但關於她，却沒有壞的流言。在青年們中，耶戈爾·達綏庚是最顯明地熱心着她的。她離開了丈夫和公婆的家，同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她的母親是一個眼睛已經一半看不見了的老太婆，但繡帶或串念珠這等工作却非常的上手。華爾華拉自己，也非常有手段，能夠替將要出嫁的女子縫衣服，也能夠為給聖服穿的聖服串飾珠，並且編織也十分好。但做這類事，是不能生活的，所以她不得不去做短工。她有一個哥哥，在離開四十俄里地方的一個鋸木廠裏做工，可是他只喝着強烈的酒，不大到村裏來。

有一次，在什麼一個節日之前，她到我的房屋裏來洗地板了。她在房裏旋看了一周，彷彿不滿意似地搖着頭說道：

「呀，許許多多的書啊！」

誠然，書籍是許許多堆放着的。阿留沙將現在我們還用不到的書籍，也從市鎮裏運來了。並且，保管着這樣的書籍，是多少有些危險的。

「對啦！我說。」

她捲起衣服的下沿，並不看我，低聲地說：

「在鄉間，喜歡書的人，是非常少的。」

「但是，也不能說一切人都討厭書的吧。」

她鄭重地，完全像在開導人似地說道：

「可是，農民們對於報紙並不怕，但書籍却認為是危險的。」

那時，我率直地問她了：

「那麼，關於我的書，聽到有人說過什麼話嗎？」

「那倒並沒有聽到過，」她答道。「喂，請退出去，我要打洗了。」

這樣說着，她便將身子彎到水桶上。當我走到外門口的時候她說道：

「無論什麼人，總是不不要將用不到的東西放在家裏的好些。」

我回過頭來，站在房門口——我覺得奇怪。她已彎下身子，撥着水，一面閃爍地露出雪白的腳脛，一面拭着濡溼了的地板。我激動不安地走開了，但從那天以後，她竟深深的刻在我的心裏，不消滅了。

我現在跳過了好幾日的各種事情，將這一件說到終結爲止吧。和她談了這樣的話以後，不久有一個假日，我一面在林中散步，一面準備着要在和同志們的會合上說的談話，到了田野裏了。那時她正坐在樹下，縫着什麼東西。在她的旁邊，是她的母牛和仔牛在吃草。母牛是近時會產了仔牛的，所以華爾華拉還不將她放進牛羣裏面去。

是暑熱的日子。全部的田野都浴着太陽光，在深深的草中，芬芳的花在微睡着，周圍的一切——像一個明亮的夢。坐在樹影下的她，也彷彿像一朵大的花，因爲她是穿着紅色的上衣和藍色的裙子的。並且在她的淺黑的臉上的眉毛，又是純黑的，她看見了我，就瞬着帶綠色的眼睛，可愛地微笑了。

「散步嗎？」她問道。

「是呵。」

「你，從年齡說起來，早已可以帶太太散步的時候了，但你却始終帶着書呵。」她微笑着說。  
「那是什麼書？」

「寫着農民社會的事情的書，叫作『俄國的農民。』」

「呵，這種書！」她說。

我是做過兵士，並且居住在城市裏的人，但和女人交際，却總要狼狽。對着女人的時候，我就感到不輕鬆。這也許是因為一向和我最親近，並且對我最重要的女人，就只有一個我的母親也說不定。

我站在華理亞的面前了。她仰看着我，一面問道：

「魔術的書，你有嗎？」

「你說什麼魔術的書？」

「總之，是寫着魔術的事情的書呀！寫着迷藥之類的事情的書！」

「幹什麼要那種書？」我說。「不要讀那種書呵！可是，你真的漂亮呢。」

不知爲什麼，我在她的面前，感到苦痛而侷促；但她却幽靜地笑了。

「漂亮嗎？」

「即使不用什麼魔術，也在誘惑着人了。」

「真的嗎？」

「無論怎樣，你自己不會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呢，我沒有想這樣過呀！」

「青年男子們自己親近拋棄，所以你沒有誘惑的必要。」

她快活地，幽靜地笑着。

「也許這樣吧！」她說。

在林中，人就單純起來，因為人周圍的東西都是單純，無論花，小鳥樹木，都坦白地生活着的。  
我問道：

「你，丈夫不在，寂寞嗎？」

「當然，是寂寞的呢！」

她眯着眼，而她的銳利的視線，彷彿搔拂着我的嘴唇，彷彿對我說：和她並排坐下去吧，於是，

我坐下了。

她用肩突了我一下，低聲地愛嬌地問道：

「不想和我接吻嗎？」

我身子顫震着了。

「呵呵。」我說。

「那麼，你接吻也可以呀！」她說。

一會兒，她被抱在我的膝上，凝視着我的臉，溫柔地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我喜歡你呀！」

「謝謝你，華理亞！」

「你是無論怎樣看，都是這樣的直爽，並且這樣的溫和，好像不是一個男子。你一定是一個好人呵！」

我被她稱讚，覺得害羞了，但被稱讚着，我也很愉快的。

「我並不是那樣的美男子。」我看着她臉說道。



「那沒有關係！」她回答，「只要愛了就是美了。並且有得說：小鳥的美在於羽毛，人的美在於學問。」

聽了這說話，她愈加使我喜歡了。我好像會着我的死了的母親一樣，心境很愉快。

我們站起來，走到太陽光下去，肩並着肩的步行着，母牛圓睜着眼睛看着我們，可愛地鳴叫着。小連翹的金色的穗兒鞠着躬，蜜蜂喜歡的藍色草之類，放出薰濃的芳香。快活的小鳥在唱着歌。聽得見在什麼地方唵唵地流着的小河的聲音。帶着森林的溼氣的空氣，是充滿着可愛的音樂在震動着。而在我們之上的天空——像是蔚藍的水晶和銀做的響亮的鐘一樣。

從這天以後，我們便逐漸生活在堅固的友情和熱烈的愛情之中了。

最初我以為她所以這樣，大約只爲了快樂，並不是誠懇的；但是跟着日子的經過，她愈加關心着我了。有些時候，她一面愛撫着我，一面這樣說：

「我，在會到你以前，人類這種東西，只看見了一半罷了。但是現在，我是看見人類的全部了。真的呀！」

「這真是可喜呵。」我說道。「愈加看見得多，就愈加覺得可愛的啦。」

她笑了。

「對於你？」

「對於人生。」

「完全對了！」

但是，在別的時候，她又心愛地這樣說：

「在這地方，發生了關於你的種種流言呢——這是不利於你的。我在斯珂爾尼亞珂夫磨坊旁邊的田裏除草的時候，阿斯泰訶夫正在那裏。他和斯珂爾尼亞珂夫及貧農雅基謨談天，說你將壞事情教給青年們，將禁止的書讀給他們聽，搔亂着他們的心了，所以該搜查你的家。」

「這樣嗎？」

「這樣的。」

「那麼，你替我怕麼？」

「當然呀！近來時勢也真是時勢，略略做點事，就立刻要提到監獄裏去的呵。」

「這在現在是沒有法子的。讓他捉吧。」

她嘆了一口氣，沉默了一回後，建議道：

「你的地方如果有危險的書，把它們拿給我罷。我將它們藏起來——決不會給發現的！」  
她的家，在村端，靠着郊外，從那裏越過菜園走了二十沙先，便是森林了。

當然也有要藏到她的地方去的東西的，但這樣做却不行。因為她不理解我們的工作的危險的意義，說不定反而會弄糟的。我便對她這樣說了。

她低下了眼，小聲地說：

「那麼，請你對我說明那意義不好嗎？倘若給說明了，或者我也會懂得一些吧。」

這樣說，她責備地看着我，繼續說下去。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以爲我不覺得嗎？」

「那麼，爲什麼來呢？」

「當然，爲了教育青年們來的呀！」

我對她感到了抱歉似的心境，從此以後我也就給她種種單純的書籍，開始教她讀書了。最初是進行得非常的緩慢，她也不將讀不懂的事真快的告訴我，但接着她完全感到書籍的趣味，

喜歡讀書了。並且同情着作者加以潤色而寫在書中的人物的運命。甚至曾有悲哀地哭泣着的事。

現在來說一說關於庫進的話。

實際上，和達綏庚談話的三天以後，庫進便是一個黃昏，太陽下了山的時分，到我的地方來了。我獨自一個在喝茶的時候，突然在窗下有人高聲問道：

「在家嗎，主人？」

「呵，請進來！」

他略略曲屈着身體，走進了我的房屋，向着桌子安心地坐了下來，便即刻開始活潑的隨便的談話了。

「我呢，是常常注意着你的，——結局，我想，去看一看，認識認識罷，我們這裏住着一個怎樣的避暑客人呀？」

是一個身裁巨大的，樣子不適當的老人，瘦，弓背，手兒長，並且是跛脚的。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在夜間潛行到一個有丈夫的女人那裏去，於是掉進了那個男子排佈好的捕狼的陷穽裏，而左

脚的趾骨便折斷了。

「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好奇的，一生都是爲了滿足好奇心而活着。」他說。「可是聽說你是書讀得非常的人，所以我想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

他的頭很大，禿了。臉兒是威嚴的神氣，黃色的；眼睛並不鎮靜，剛露出彷彿用了針一般細的狡猾的光來刺人的視線，又忽然圓靜着，在橫暴地嘲笑似的綠色裏燃燒着了。已經有些變白了的茶色的鬚鬚，胡亂地蓬蓬地生着。

他喝了茶，兩隻長長的手靠着椅子。被夕陽的紅的光線照着的他，繼續將打斷了的話說下去。

「總之，我的來，是想領教領教都市人怎樣地在想着鄉間的事的。」

我說道：

「還不如請你說說你怎樣地想着的好些。你比我年長，所以你知道得更多。」

「知道是多少知道一些的，但無論怎樣，那知識總是不圓滿，不對頭。」他說。「總之，像我們似的鄉下人，和你不同，是很寡聞少見的。從我們看來，你的話就像春初的穀粒一般貴重的呢。」

從這時以後，我們就一面談着很謙讓的話，一面等待着究竟誰先現出真面目來，兩方都極用心地開始了對方的心的探索了。我看到——老人是狡猾的。我一次也不能突進他的要害，而他却常常搜索着我。他或者說些當局的取縮嚴重到可笑的地步呀，農民的窮困却一點也不關心呀，而攻擊着當局；或者又說農民是什麼也不理解，而罵着農民，或者便說農村的青年們也喜歡讀書了，而加以稱讚；但這就是痛心農村的青年們已經失去了對於神的信仰，以及不聽老人們的話，只想依自己的思想而生活。他或者抓着這邊，或者拉着那邊，或者從背後襲來，不過只以所有的方法搜索我，却不能決定直率地突進來。

我在不致有損的點上，是給以附和的，但大抵都沉默，注視着活躍的刻在他臉上的眼睛和皺紋的活動。

從開放着的窗子，夏天的夜吹進牠的溫熱的氣息；聽得到犬的靜靜的吠聲；在河的方面，追逐魚的竿子的聲音，發着笨鈍的呻吟。

我感到好像老人在對我發氣，覺得抱歉，心裏想：「你決計直率地說出來吧——你想打聽什麼的！」

然而他卻用力地擦着自己的禿頭，彷彿有幾分疲乏了似地，厭煩地說道：

「要之，最不幸的事是民衆的膽怯。大家都互相看視對方爲危險，隱藏着自己的思想，各人就都分散着生活。」

「這是因爲互相談話都被禁止的緣故，並且很嚴重。」

「但是，生活一被嚴重地束縛着，人不是可以甚至更強有力起來的嗎？」他堅信地說起來了。「這個暴風是在地上吹過去了，但農民並沒有被吹捲起來——你想，不是這樣嗎？農民就連自己想想都不行，馬上等頭塞住了嘴，鬆一下骨頭都不成功的——細起來了，重又命令道：鼻子朝地的躺下！農民躺下了，——不然又怎麼辦？稍稍——擡頭——就打。農民馴順地躺着，前在心裏想些什麼，誰也不曉得。然而，想想看吧，當發生這樣奇怪的事，農民時常不想麼——忽然用鞦韆的聲音說了：援助罷，農民們，爲了辦理國事，請派送你們的代表來，我們已經怎樣的事也不能做了，我們做的事全都碰壁了。於是農民便送出代表去了。然而被驅逐了回來，說這種代表沒有用，要招集別的代表去這個，兄弟，當要別的代表的時候，是很有趣的，這個村子，以及馬林塞村，伐業希伏村，和菲米諾村，都一致決定將雅科夫·格納陀伊選出去。但這個雅科夫，是這地方第一個

大膽的農民，因為這大膽，他失去生命了——你知道嗎？」

老人將聲音降低，看了一看窗子，於是兩手緊緊地捉着椅子的兩端，又將身體彎向我這邊來。

「選那強硬地主張『將一切的土地和一切的自由都給與民衆』的黨人——這樣的命令，是發給一般人的，於是便再無議論之餘地的選舉了，但這個我們的代議士，却再不回來，直接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可是又來了：那樣的代表仍不行，再選別的代表來！這樣一來，你想農民是不得不想一想了；第三次的選舉開始的時候，有錢的，吸血鬼就來了……」

他，停了話，沉默着，一面在鬚鬚裏隱藏着惡劣的嘲笑，一面圓睜着眼，深深的凝視着我。

「我信任過這個議會。」老人像確證着自己的話似地，慢慢兒繼續說下去。「第三次的投票，當然投給富人們了。那時，我還和世間有關係，因為我有農民小屋，地場，以及養蜂場等。但現在是這般地精光了，正像被風吹着的羽毛一樣！鄉下的富人們，也一樣過着一種苦的生活的，所以我的意見，以為富人們也不會忘記權利和自由的，然而他們……讓他們和議會一同沉到泥濘中去吧！問題是在還要深的地方。只要不是盲目，這是誰都明白的……我斷言，農民是在想着了，



所以在這一點上，有援助農民的必要。」

他站起來嗅嗅鼻子，對我說：

「不將窗子關起來嗎！」

我關了窗，我在微暗中看見了他的憂慮着的臉。我略略覺得可笑，但一個人終於直率地現出自己來了，却覺得愉快。

「真的，我是一個沒有隱瞞的人，喜歡直率的，這是實在的話，你可以問任何人去。我是懷着潔白的心地到你這裏來的，請你信任吧。我對你說明這一點。我在人生中得了什麼呢——是完全不知道。我有好幾次可以成爲富翁，但完全讓那種時機逃過了，而五十歲便來訪我了。我心裏想住在自己的養蜂場裏度過安樂的餘年吧，不要讓誰來擾亂我。我將女兒嫁給一個出色的青年，給了他們兩人一些錢——大約五百萬事都很好，至少是覺得安心了。但不久，生活的變動的變動是突然發生了——議會選舉，革命……我的女婿投進監獄中，女兒也在女婿之後被遺棄，這樣的事接連着的發生，將我全身都埋沒了。向四邊一看，那想安樂地度過晚年的生活的希望是像煙一般的消散，我是什麼東西都已失掉，什麼都被奪去了。我的好朋友，穩健的人們，都攻擊

我爲女堵而奔走，將我當作異教徒或叛逆者一般而排斥。這樣，我保護他是不應該的！但那個女堵是聰明的人……這種事情是家庭的事件，所以無論怎樣都可以的總之，我現在是孤身一個兒，像在廢墟上的無巢可歸的鳥兒一般，這邊那邊的徬徨着，我想……」

他閉着眼，搖動着禿了的頭，沉默了。我覺得他可憐。他的心，是並非愚蠢的，生生地活着的，可是空過了一生了。

「可是，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在你不是有一個教師的職務嗎！人不是都說你是有名的聖經通嗎！」

他嘻嘻的發笑了。

「現在，這種事情是不會使肚子飽起來的。」他說。「如今，是別一種神在支配着了。從前是這樣祈禱：我們的父呵，你在天上，但現在可要這樣說：當局先生呵，你在都市，願把我們從兇惡的農民那裏救護出來吧！」

這樣一說，他又痛苦地微笑着，一面在黑暗中低語道：

「我雖然是通聖經的，但却是像養在商人鋪子中的老犬一樣，毛兒脫落了。耶戈爾·彼得

羅維支，生長到五十歲了，和蠢笨的自己對面，你想，這種事情不痛苦嗎！誠然，我做過聖經通，而且我教人，可是想都不想，就像掠鳥（原文 skvorotz，為燕類的一種候鳥，沒有適當的譯名，姑從英文字典註 Starling 一字的中譯名——譯者）似的喃喃地說些不相干的話，而世俗的虛榮却騷擾着自己的靈魂，就是這個樣子！正像有些人所說一樣，我到晚年是成爲異教徒了！我覺得，這是我救我自己靈魂的時候，但不知爲什麼我好像完全成爲愚蠢了。」

他噤住口，擊黑的指頭摸着自己的鬚鬚。他的手震顫着了。我看着他難看的頭蓋骨的時候，很想對他說些親熱的激勵的話。想着他的事，就覺得憤激，也覺悲哀，尤其可惜的，是在五十年間，人的感情和理智都徒然地失掉了。

我開始將人們被虐待的原因，爲獲得一片麵包而施行的悲憫的鬥爭，和對於這種爭奪是不應該旁觀的事，以及人生的正義是在對那種只有所取於人生，却不願爲人生而從自己的心裏拿出什麼來的人們，給以不寬恕的懲罰——都對他說了。並且也說了：怎樣使民衆團結起來，將那被打擊得粉碎而孤立着的人們結合起來，這乃是生活的新的路。我說得盡可能的小心而溫柔，這是因爲我理解他比我年長二倍，並且比我具有更多的經驗的緣故。他靠着牆壁，也不打

斷我的話，也不提出反問，儘聽着我說，但我說完了的時候，他長久地痛苦地沉默着。

接着，他像忽然清醒起來似地，顫震着身子，一面用力地摩擦着兩手，一面歎息着說道：

「不錯，你所說的話，是出色的，實在出色的！我現在直率的說，我看來，你好像是一個黨員。是的，兄弟，這個我明白！在這兒靈魂墮落了的不是我一個。因為在這裏，有着渴望着都市的人們。例如耶戈爾·達綏庚，和我的姪兒伐尼西加及阿留沙等，便都是共鳴着你的一伙。當然，這一班人是青年，所以我們和這一班人提攜是不成的……因為，他們因為年青顯得是危險的份子，而我們是從小就看着他們的，却是——怎樣也不能信任。但是，你來了，於是他們立刻都站在你的周圍了。——這是我觀察到了的！我沉默着，總之是在守望着的。別的人們也一樣的在注意着。我會對這一班人說：兄弟們，你們不可顯露！這是細心的事，一做得拙劣，便要毀壞了。——這就是說，不要騷擾你。我們看到，你們是以堅確的脚步，毫不懼怕，在地上走着的。於是，沙威里·庫慈涅錯夫等，這樣勸告我：好像又開始了，我們不如直爽地到他們那裏去，問明了他們在做怎樣的事來得好些。因此，我就到你這裏來了。」

他搖着長的兩手，靜靜地笑了。

「你知道，正像小孩子們——有些小孩子在做着遊戲，別的一些小孩子便走近來，要求道：『讓我們也加入進來吧！』」

他的性急的說話，有精神的聲音，笑諷，以及緊蹙有力的皺眉，都中了我的意。我心裏這樣想：「農村的腐爛了的殘樹和樹根，不是完全加入了我們的焚火中而燃燒着了嗎？殘樹和樹根能夠怎樣程度地給與人們光和熱呢？」

「從活的人類看來，那是完全被你的話說盡了！」老人依然站在房屋的中央，一面撫着鬚，一面沉思地默想着。

「這樣，彼得·華西利耶維支，你也要加入社會主義者的一伙裏了吧？」我以玩笑似的調子問道。

「呵！自然是這樣。」他歎了一口氣，這樣說。「人如果屁股被鞭打了，也就要加入社會主義者的一伙呵。我呢，就是我一個人，在走到這條路以前，是走了各種各樣的路過來的。似乎，也是實在的，像人們所說，年輕的時候不發瘋，有了年紀以後却發瘋了。但我說，那些人們是可憐的，他們不走新的路，但也不可能停在舊的地方，——是發瘋趕着的呵！你看，這裏的遊農吧。早先是農

民銀行宰割農村，而現在呢，土地分配要完全將農村切碎。將要怎麼呢？民衆到那裏去纔好呢？這個古俄羅斯是開始動搖了。可是，古俄羅斯也好像已經聰明一些起來了——已經不是向敵人所驅趕的一方，而是向着真理所走的一方走去了。」

說了這些話之後，他變得更鎮靜也更堅定了。

他拖着跛腳，從我的房屋出去的時候，已經是天亮了。

和他的談話，十分使我高興，我激動着，一面回想着兩人之間所往來的言語，一面開了窗，我長久地望着，在黑暗的森林的背後，朝霞美麗地燃燒起來了。悶苦的夜的黑幕損毀了，而早晨的空氣是滿流着爽快的樹脂的香氣。在露水裏醒轉來，以露水洗了身的草和花，迎着朝霞，快樂地呼吸着。星兒是一面閃着光，一面從東方向西方退去了。許多的雄雞，都活躍地爭先恐後地報告着時辰，牠們的高響的聲音，像騷鬧的小孩子的聲音一樣，爽朗地焦躁地在空中迴旋着。

是星期日。村子還在睡眠着，但時時有家畜的瞌睡似的鳴聲——粗大的，柔和的，愉快的鳴聲，在到處響着。雀兒也醒轉來，一面揚起了塵埃，一面在道路上拍拍的飛着。喜鵲是急急地飛回去了，然後就聽見從遠遠的地方來的牠的尖脆的叫聲。不久，在馬林基村，做彌撒的鐘鳴響了。

我們五人，一直到傍晚都聚集在斯珂爾尼亞珂夫的森林裏。我將和庫進會見的情形，詳細地對同志們說了。

阿歷舍伊立刻就憤慨着站了起來。

「見鬼！」他叫道，「還編派我們，沒有別的，就是要全部出賣了罷了！拉了去嗎！庫進是能夠信用的嗎！你真是那個老爺爺的最要好的朋友，是巡查綏閱！」

伐尼亞却怯怯的反對着。

「彼得叔父，確是一個非常被虐待的人。並且大體上，他是一個好的老人。真的呵。說是和巡查要好，那是因為叔父從巡查幼時就知道他，並且教他讀書寫字的緣故。真的，阿留沙，你要明白——這就是開始……」

尼庚是一面思索着，一面說。

「不錯，是這樣的吧。這好像，也將老人們抓住了的！實際上，無論任何人，只要是活着，總是需要麵包的。」

阿歷舍伊將拳頭突伸到尼庚的鼻子前面去了。

「對於年老的人們，可以將這麵包給他們喫！」

「你們說的不是都離開目的了嗎！」達綏庚加入了進來。「這時候，首先第一有想一想的必要的，是怎樣做纔能使這些老人們對於我們有利益。」

阿歷舍伊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老人們，是鐵鎖那樣有用的東西！只是這樣罷了！」

轟轟烈烈的議論開始了。阿歷舍伊和伐尼亞開始非常激烈的爭吵，連溫和的伐尼亞也全身血沸了。尼庚想做阿歷舍伊和伐尼亞的仲裁人，但似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好，只說了二句話便同樣的發怒了。我沉默着，因為這不是我可解決的事。達綏庚不斷的吸着煙，聽着大家的話，一樣的沉默着。

我們坐在河岸的森林的一端。已經很晚了。從對面的馬林基村的鐘樓那邊，月亮的紅銅一般的大臉，已望着我們了。敲鐘人已經響響的將鐘撞了十響了。鐘的聲音搖動着靜寂。從大地的神祕的力所發出的種種的聲音，在夜的黑暗之中優柔地應答着這鐘的聲音。

大家都疲乏於議論了，但依然得不到什麼的解決。伐尼亞悲哀地說道。



「如果將我們的信仰的熱，吹進別人的身中去，那他就該復活的了！」

「伊凡，你說些什麼呀！」阿留沙叫道。「你是瑪利亞，是阿加菲亞了！」

於是尼庚低語道：

「如果抓住他們的良心……」

耶戈爾·達綏庚跳起來，投擲了煙捲，將大家看了一遍，斷然的說道：

「我們，辯論得很多了，然而已經是停止辯論的時刻了。因為已經是夜裏了。其實，那個庫進是有名的人，警官也尊敬着他的。他是自由的，什麼地方都去走的——於是，在我們，有那樣的奔走者不是好的嗎，這是第一。其次，庫進和巡查要好。這爲什麼是壞事情呢？首先第一，由他用話去瞞過巡查，使他不注意我們，使我們可以不像去年的秋天和冬天似的躲在谷間或晒穀場裏受凍受濕，不是很好嗎？」

「不錯，這確實是好的呵！」尼庚以疲乏了的聲音說。

「倘若他們已經覺得了我們的事，」達綏庚笑着說。「那麼我們要隱瞞也已經遲了。這時候，別的人且不說，庫進總是能夠幫助我們的人。」

「看呀，是這樣的有幫助的人呀！」伐尼亞高興地叫起來，抱着阿歷舍伊，像要說服他似地說下去。「不必再懼怕着吧！我們即刻要去好好地轉變他們的。」

「那麼，隨你們怎樣做吧！」阿留沙將伊凡摔倒到地上，愉快地說道。「我一點也不懼怕！我說那些話，並非因為懼怕，是因為愛惜時間——我們有什麼時間去教育他們呀。連我們自己尚且沒有用功的工夫。」

達綏庚一面捲着煙草，一面機敏地，並不看我地說：

「可是，教育他們的，並不是我們的工作。爲了這工作，不是有耶戈爾·彼得羅維支這先生在嗎？」

我們決定在最近的有空的日子裏，要庫進將我們和庫進一派人做一番紹介。並且選了在新珂爾尼亞的柯夫的林中的樵夫的泥小屋，作集合的場所，因為這小屋在夏天是空着的。

伐尼亞現着輝煌的臉色，在砂上滾着，叫起來。

「兄弟這真好呀！他們也就會成爲我們的後援者了！」

突然，眼睛敏捷的阿歷舍伊，用一隻手遮着額頭，眺望着遠方，並且低聲吼叫道：

「巡查來了呀……」

我們看着，從磨坊的後方，那腳兒粗大的，全身生着龍毛的灰色的馬出來了。我們因為大家都全身浴在月光中，坐在一片黃砂之上，一定被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吧。

「散會嗎？」耶戈爾·達綏庚以既不是勸告，也不是問訊似的調子，這樣說道。

我們就是逃散了也並不困難的。因為森林密接着沒有盡處，並且林中沒有路，騎着馬是不能走進很深的。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動一動身子。

「不要緊的呵！」伐尼亞說道。

「照我看來，那傢伙是一個笨驢！」尼庚突然說。

我們等待着綏閱馬蹄的聲音，漸漸近來了。在鞍上搖着巡查的巨大的身體。大地完全好像在推退着他的黑影。我們感到不安，逐漸地互相擠攏來，沉默着，聽見什麼地方有犬在悲哀地吠着，河的水聲也可以明朗地清楚地聽見。

在巡查的帽子上，那銅製的徽章閃着光。他拿在手上的鎗也發着光。生着黑鬍鬚的臉和時刻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見了。馬兒懶懶地哼着鼻子，搖着耳朵，認真地向我們方面走來，騎者的沉

重的影子，河厭地拖在地上。

於是，綏閱的嘎聲漂蕩着了。

「是些什麼人？」

伐亞尼走前去回答道：

「是我們呵。」

馬兒一面搖着頭，一面站住了。

「在做什麼的？」

「在散步呢。」

「還在談天。」阿歷舍伊補充道。

綏閱將鎗朝天的豎起來，身子向前屈着看了一遍。

「沒有別地方的人嗎？」

達綏庚回答道：

「都是本地人。」

巡查不作聲了一回，即以打瞌睡似的聲音說道：

「已經可以回去睡覺了。你們真是夜雞呵！那會有不帶女人而散步的傢伙！」  
這樣說了，巡查便拉着馬繩了。

「走！」

馬兒好像向我們告別似地，即刻低下了頭，蹄兒重重地蹴着地，却並不走動。

「走！」巡查大聲的叫叱着，用鎗腿擊着馬頸，一面橫望着河的方面，沿着河邊走去了。  
我們也就上了家路了。

「他的馬可也真上了年紀呢。」尼庚低聲地說道。

大家都不作聲擠得密密的走着。

「無精打采地垂着頭……大概又是往磨坊去喝酒了吧……」耶戈爾·達綏庚向後轉過臉來，望了一下，這樣說。

在我的心中，忽然燃起了想追上巡查，和他兩人談一談話看的一個希望。因為他說的話，好像有點觸動着我的心。

「兄弟，我還想再略略散一回步呢！」

阿歷舍伊默默地向我的後面跟來。

「不，我想一個人散步。」我說。

我於是和大家分別了。他們在路上站住，低聲地爭論着什麼，一面搖動着手。他們擔心着我，我是知道的，這也使我愉快。

「那麼，明天見。」伐尼亞叫道。

我摘下了帽子，向他們揮搖着，於是走到河岸，沿河岸向上流走去。河面全部浴着月光，完全像用銀槓鍊成一樣了。河流着，洗着岸，攪亂着我的沒影，在我的心中引起了充滿着和平的，可愛的非常平安的心境。從森林那邊，雲漂浮起來；在高高的空中的風將那雲像羽毛似的吹散得一片一片，將牠驅逐到南方去；但地上還是平靜，只是樹的梢頭蕭蕭的微響着，有枯葉飛散下來，落在閃閃地發着光的水面上。在遠地響着的守夜的鐘聲，像送着過去了的時間似地，在夜的靜寂中漂蕩着。月夜的大的孤獨的星，在高高的透明的天空裏像顫震着似地在發着光。夜，用了光和影的種種的遊戲和謎一般的那種音響，使理智和眼睛驚駭了。大地整天的吸收着太陽的光線，

穿着華麗的草和花的衣服，正在熟睡着。森林沉默着，撫舐着大地的膨脹着的溫熱的乳房。

我喜歡在夏夜一個人在地上走。在這種時刻，想着大地的事和世界的事，是愉快的，我感到大地的對於生物的偉大的，深刻的，熱烈的愛，彷彿從大地的心臟流入自己的心中來了的心境。綏閑的馬，從我在走着的小徑的轉角的灌木的蔭影裏出來了。馬兒喫驚着，跳到旁邊去，也使我喫了驚。

「誰……」巡查叫起來，他以卑下的話罵着我，將鎗放到馬的耳朵間去，鎗口注向着地面。——他也同樣的喫了驚。

但是，知道了是我就在那裏，他卽像咆哮似地叫道：

「怎麼半夜裏還徬徨着呀！」

「那麼，你呢？」

「我，這是我的職務呵！」

「我也是一樣呀。」我說着，笑了。「你監視着盜賊，我是守望着星……」

「星……」

他像一隻麥粉的袋子一般，沉重的從馬上跳下來，將馬繩投擲在灌木上，一面打着圈子，一面以嘎聲問道：

「吸煙嗎？那麼，我一個人吸了。坐一回怎麼樣……」

我們，並排的坐在砂上。他將鎗放在膝上，擦着火柴，閃閃的眯着眼，一面撫摹着鎗身，一面望着我，說道：

「好大的露水呵……雨少，露水却多。據說，這對於穀子是有害的。」

他貪婪地一大口一大口的吸着煙。彷彿在擔心着；煙草也要被人奪去似的。

我問他道：

「怎樣，綏閱小爹，你滿意這職務嗎？」

「也並不怎樣！不是嗎！就是這樣巡迴着！」他斷斷續續的說。

他這樣說着，投擲了煙蒂，用靴的後跟將牠埋到砂中去，於是問我道：

「你進過軍隊嗎？」

「沒有。」



「可是，你走路的姿勢，可真和兵士的姿勢一樣……」

我想和他說話，但不能說，不曉得怎樣去開始。這是因為他有伏特加酒的臭氣，和別一種要使人感到一種悶苦的心境的什麼臭氣，散發出來的緣故。因為這種臭氣，我覺得自己的思想都被束縛着了。

「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庫進，不是你的親戚嗎？」

「庫進？不是的！」

他用一隻腳在砂中掘了一個洞。他的茫然的死了似的臉，和陰暗的眼睛，真和魚的臉和眼睛一樣，動也不動。他不願意地用了沉靜的調子說道：

「可是，我尊敬着那個人。是一個良善的老人。他很聰明，十分熟悉聖經。」

他沉默着，又吸起煙來，隨即在我的心裏喚起了悶人的困惱，他慢慢的，斷續的一句一句的說道：

「那個老人也一樣的……要放棄的。這樣的實際上，他雖然有了年紀，却從人民開始動搖的時候就傾向着的……」

「傾向那一方面傾向什麼？」

「總之，是和大家一樣，反對上頭呀……說到神呢，便說神完全成爲怯弱的了。我住在哥哥略陀夫地方的時候，那老人是常到那裏來的。一來就即刻議論說沒有一件事情是不錯的。我現在是住在庫齊馬·阿斯泰訶夫的地方，——因爲和哥哥鬧過架了。彼得·華西利耶維支是不到阿斯泰訶夫地方來了，一樣的鬧過架呢。現在，我不知道那老人究竟怎樣了……」

「可是，你不是連什麼人在想什麼事都不可不知道的嗎？」我這樣問道。

他接着我的話說：

「那是當然！不可不知道的！所以，我什麼都知道的。」

我覺得他說話好像很辛苦，所以和他並坐着，我也覺得有些不舒服。他的話，都是枯萎的，乏味的。他彷彿將這種話從心的頂邊取下來，懶懶地，不靈巧地，柔軟地——堆積着的一樣。我覺得：在他所說的言語的裏面，有着一種黑色的，可怕的什麼東西潛伏着；他呢，怕觸着這悶苦的心境，並且因爲有着這悶苦的心境，所以他的昏暗的眼睛，是動也不動，生着硬的毛的瘦的臉，是這麼乾枯了。

「你知道着一些什麼事情呢？」我大胆的大聲的問。

他抬起頭來看了我，隨後旋看了四圍，完全像鑿語似的說道：

「職務上應該知道的事情，是都知道的。連斯珂爾尼亞珂夫的看林人的兒子，從充軍地方逃走了的事。也有人報告我。在馬林基村，那個瘦削的女教師，在攪亂着人民的心。那個看守教堂的人便到我的地方來，對我說：綏因，注意着呵！庫齊馬·阿斯泰訶夫也在注意着，守視着大家的。但是，那個人是發瘋的，那個庫齊馬。」

我已經不想聽他的話了。聽着完全像在夢裏經過來似的他的話，感到有些羞恥，又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他沉重地轉着舌頭。

「聚集在他的地方的人，都是謀叛者和強盜。我的哥哥，和你之類一些人，也都是一樣的。我的哥哥，是一個惡漢，但不是謀叛人，只不過是一個騙子罷了。」

這樣說着，他忽然驚嚇了一下，好像背後有人突然敲了一下他的頸項似地，搖着頭，離開了我，用一隻手捉着喉嚨，啞聲地快速的說道：

「大家都是蠢人呀！庫齊馬、達綏庚，那個看守教堂的傢伙，——全都是蠢人……他們沒有

想到這個，知道嗎？我給你說：完全沒有想到這個！」

他笨拙地站起來，身子伸得挺直，依然嘎聲地說道：

「現在，我告訴你，請你聽着……兄弟，我連這種事情也知道……這種事情也看見過的……真正的——就像死！我告訴你：人類這種東西，是草一樣的東西，是一回兒就可收拾停當的！……被割去了！像蕘草一般……一燃着便沒有了！只是煙和灰了！只有眼睛，留在記憶裏——別的什麼也不留了！」

他像握着棒子似的握着鎗，走近馬的旁邊去，並不看我，叱着馬，開始踢着馬的橫肚，隨即跳上了馬鞍，默默的，怯怯的騎去了。

我，完全像喝醉了般坐在砂上，感到有些不舒服，在心中起了陰暗的憂鬱了。在水面，騰起了天明前棉花似的水蒸氣，在我是覺得綠色的。於是，在我的背後的灌木的枝兒，被壓折得彎曲了。從枝間，達綏庚走了出來，他一面推着帽子將牠戴戴正。我驚駭地看着他，但沉默着。

「我臥在那裏聽。」他說。「滾他媽的那個小子！」

「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是因爲這緣故呵！」他低垂了眼睛，說明着。「就是以防萬一呢。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由我來守視着……那個傢伙，會做出怎樣的事情來，是不曉得的。」

我覺得滑稽，但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了。

「你帶了什麼武器來，預備抵抗巡查呢？」

「我帶了小刀來；並且我想，倘若有事情，我可以大聲叫起來的。」

我抱着他的肩了。我們二人慢慢地向村的方面走去。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你真是大膽的人！」達綏庚以沉重的調子說。一面要和我合着步調走，不斷的望着我的臉。「像我，是不能和那傢伙兩個人對談的，有些可怕……」

在我，達綏庚第一次用了朋友間的平輩的稱呼來說話，是很高興了。這結果，在那天早上，我便將富於波瀾的自己的有興趣的半生，都對他說述了。這是時常有的事，常常按不住地急於要說述自己的事情，按不住地要將自己所經驗了的事件，一點不留留的告訴人，將人引入自己的心中來，將在心中自己所理解着的事情無論善的惡的一點不留留的曝露出來。在從事我們似的工作的人，這是必要的。因爲同志是有十分地理解着你是什麼人，在發生了生活上種種的困

難的時候，能夠從你那裏預期着怎麼樣的幫助的事的必要的。從那時以來，我們的友情就堅固起來了。並且連通常遇到人們是要爭吵的那種事情的時候，我們也能夠和好地一致的。

這是大家知道了我和華理亞的關係後不久的事。是在我和他一起在波雅爾基村，對農民們說明議會所做的事情及我們這一區選出議員的醜行，於夜深從那裏回來的途中的事。在農民的态度和我們自己的行動裏感到了滿足的我們，一面互相談着剛纔所見的事，一面寬舒地慢慢地步行着。

於是，他突然的問道：

「說你和華爾華拉有了關係，是真的嗎？」

「真的呢。」

他在喉裏呼的鳴了一下，脫下了帽子，將他在頭上揮搖着，一面沉默着。

路是既狹又暗。於是，我們是肩擦着肩的走着。有時在樹根上躓了的時候，就互相撞着了。

「爲什麼你沉默了呢？」我問他。

他用了低聲回答道：

「兄弟，我有幾分嫉妬呢！實際上，我也是追着她的……可是，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感到爲難，不曉得說什麼好。

我終於說了沒有意思的話了。

「這事情，我不會知道呢。」

「這，你可知道是怎麼了嗎？」達梭庚鬱鬱地說。「這是幸福。我是從聖誕節起就追她，說勸她，但終於落到你的手裏了。其實，結婚之類的心，我是完全沒有的。總之，想弄一個自己的家庭之類的心，那是沒有的——父親也已經不再固執，因爲我已經說服了父親。但她是那樣地自由，並且是那樣地漂亮……」

「是的，是漂亮的女人呵！」我不知不覺的對他表示了同意。

「是呵，是漂亮的呵！」

他這樣說着，即刻活潑起來，用肩突了我一下。

「是的吧，兄弟，我比你年輕，並且相貌比你好看——兄弟請不要發怒，——但是，她却選你了。總之是說，她不是在尋找公牛，而是在尋找人的！」

我不能十分地理解他的話，不知道說什麼纔好，便這樣地微語着了：

「難道你是公牛嗎？」

「這是諺語呢。實在說，我在今天以前，是並不將農村女子，看得很有價值的。我以為農村女子固然像小屋子一樣的必要，但我覺得只要用鞭子一毆打，便會唱起歌來那樣的。然而在現在，我是以為就是農村女子，也像城市女子一樣能夠教育的了。你以為怎樣？」

這一回，他的話我是懂了。我覺得達綏庚可憐，對於他，我覺得羞恥，於是我執着他的手，說：

「兄弟，耶戈爾，請不要生我的氣，也不要生她的氣，你明白……」

他打斷了我的話。

「在這一點，你是什麼責任也沒有的呀。我只該氣自己的無用——不能如自己的願望。不生氣不生氣的事情是可以不說了。在我們之間，是有拿開不必要的問題的必要的。我們必須不妨礙工作的進行。兄弟，我誠實的說，我是悲哀着的——這是正直的話。所以，如果做這事的不是你，而是別的人，我要做出別的事情來也未可知的呢……但是，我理解着這件事——就是，完成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的人，是有着領受休養和愛撫的榮譽的……」



他這話，感動着我了。

「耶戈爾，我很感謝……」

「但是，如果是朋友，就做這樣的朋友！」他回答。

接着，兩人便都沉默了，相互靠近身體的走着。我長久地感着對他不住似的心境。他呢，好像感到了我的這種心境，那時他便問我道：

「你開始教育她？」

「是的。」

他看着我，微笑的說：

「這樣的嗎！倘若在我，大約便不會想到這種事情。」

這個青年想說什麼話，我是清楚地知道的。

「是她自己要求的呢。」我說。

「這樣的嗎？」

他非常驚異着。從那時以來便加了敬稱去叫華理亞了。知道了她想在自己的家裏置設書

架的時候，他是快樂地，哈哈的大聲笑着，搖動着頭，得意着，像叫喊一般說了：

「好呀！兄弟，你做十分好的事情了！倘若女人們肯來和我們一起做事情，那完全會成就可驚的事吧！不是這樣嗎？」

……其後不久，和摩進一派人們的會合的夜到來了。從早上起整天天下着大雨，我們全身打濕的到那泥小屋裏去。他們已經四人全來了，此外還加了另外一個人。

在地中的暗黑的洞穴裏面，米羅夫熱鬧地照應着。他一面怕羞地拉着自己濡濕的全是補釘的骯髒的襯衣，眯着憔悴的眼睛，一面像蚊子似地細聲地說道：

「好呵，貴客們……請坐吧！」

然而並沒有坐的地方。因為在泥小屋中，就像裝滿了馬鈴薯的袋子一樣，給人裝滿了。泥小屋原只有可以容六個人的廣大，但現在却一起有十個人了。

格納陀伊也叫起來：

「呵呀，他們到了！」

臉給煙燻得污黑，可怕地露出眼睛來的他的樣子，宛如一隻泥醉了的熊。因為他將板牀踏

斷，又將板踏碎，在他的周圍的東西，全都發出軋軋的聲音了。他想在那裝在一個角落裏的火爐裏燒起火來。果然在火爐裏已有火在燃着，牠以可愛的黃色的舌頭歡迎着我們，使我們興奮了。在煙與暗黑之中，可以聽見沙威里底咳嗽聲和他的微微的聲音。

「喂格納陀伊，快點吹火呵！」

細細一看，有三個人在那角落裏。那樣子，宛如縣裏的法庭。庫迨是莊重地將他的長鬚橫在板床之上。達尼羅·珂沙珂夫是蹲在庫迨的旁邊，撫摩着鬚鬚。這珂沙珂夫，是在和我們約定以外來的男子，除了名字以外什麼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是一個月前剛從什麼地方來，現在在看守斯珂爾尼亞珂夫的森林。

「畜生！阿留沙低聲的罵了。「不問一問我們，就拉了這什麼人來！」

達綏庚也同樣的不滿，哼哼的鳴着鼻子。我們是沉默着，在地面上敷着板，在那上面坐着；米羅夫是一面拉着自己的襯衣，一面以腳打着拍子，嘴裏不平地說着：

「給水浸濕了……連住居也不能夠了。有兩個冬天沒有誰在這裏住過……」

火忽然燃騰起來，黑暗便飛開去，想去和黑的牆壁或泥小屋的屋頂結在一起，想急急地鑽

進土竈去而顫震着了。

「呵，聖潔的火呵，快將濕氣弄乾，快給我們溫暖！」庫進熱鬧地說道。

沙威里一面縮着身體，一面咳着；但呈着暗暗的臉色的生着毛的看林人，却像森林的妖精似地，用他小小的銳利的眼看着我們。

「總之，我們應該先大喝一頓。」格納陀伊從什麼地方拿出了二瓶伏特加，這樣叫道。「好開誠的談論！」

「好大膽的談論呵！」米羅夫補充地說。他蹲在火的前面，張開灰色的手指，伸向格納陀伊那邊去。

大家都喝着酒了。

火，拍拍的像唱着歌一般的發出聲音來。泥小屋的牆壁，在跳動的影子的搖擺之下搖動着。「喂，請各就一定的位置吧。」庫進覺悟到自己是司會人，便這樣說。「我希望慢慢的順序的開始。」

「不，還是軍隊式地一齊地開始來得好些。」格納陀伊用一隻手捶着胸，一面叫道。他背向

着火，站在泥小屋的中央。

「呵，請等一等！」沙威里想制止着格納陀伊，但格納陀伊却像火一般地赫然的燃燒起來，勃勃的舉起火簇來，激烈的發出聲音。

「不是好了嗎，不可再猶豫着了！諸位，我想對諸位說的，是這種事情：總之，我已經近四十歲了，現在到諸位的地方來，請求諸位教育這個愚蠢的我。請求給以教育，就只是這一件事情，我已經覺悟着要受教育了。時代是時代——大家都受着時代的責罰的。這樣，小孩子們是應該教育着父親的。爲什麼呢？就因爲在他們，在小孩子們，罪是很少的……」

看林人哈了一聲，也叫道：

「對呀！我的兒子華西里也……」

「這裏是重要之點呵……」米爾·米爾伊契拉着我的袖，像呻吟似地低聲說。「我們是住在丘上的，連麵包皮都沒有。」

「請對我說明白呀！」格納陀伊用了像炭火似的血紅了的眼睛粗暴地旋看着四周，一面像吼着一般的說。他的眼睛裏，因爲煙的緣故，有眼淚濺着了。

「年輕的人們，你們以為他們信用我們，但不是的，一點也不信用。你們想，不是這樣嗎？我是知道着的！我們是無賴，又怎樣能夠信用我們呢？無論我，無論庫進，都是這樣。可是，我們不是無賴嗎？」

老人，靠着牆壁，搖着頭說道：

「爲什麼要罵起來呢？」

「是的呀！」格納陀伊贊成了。「過於說些粗魯的話了。一點也沒有惡罵的必要。是吧，諸位！」他全身痠攣着這樣叫道。在他的周圍飛着外套的破片，他自身好像成爲黑的火而燃燒着的一樣。「諸位，我現在有順序地對諸位說，請聽着吧。第一，我是勞動着的。在天上的神呵，我不是勞動着的嗎？我耕着田，骨頭格格格的響着，土地有時也呻吟着——我是勞動着的呵，誰都知道的。如大家都看見的一樣！然而，兄弟們，我却飢餓着呀！不要發怒的嗎？——大家只有命令寒冷地過了冬天。沒有柴可以溫暖小屋子。然而四周是廣大的無邊際的森林！小孩們死去，老婆哭泣着……」

沙威里向他憤激地搖着手，打斷了他的話。

「停住，不要吠了！生活全都是一樣的。」

「不，胡說！不全都是一樣的！我不是比中國人還不如嗎？」

被跳躍着的紅的火所照着的沙威里的瘦削的臉，歡喜地燃燒着。他總是用着悲哀的眼睛看着我們，幽靜地咳着，有道理地說道：

「他們自身是農民，所以我們外表的生活，他們是知道的。」

「沙伏爾，讓我說！」

達綏庚推了一下我的脅下，低聲道：「兵士真活躍呵！」

「我被拉去當兵，三年之間勤苦着，成爲一個出色的兵士了。以後我又勞動了十年。可是，結局我詛咒着土地，說——惡婦人，你不是使我悲哀，啜吮着我的血嗎？但有什麼東西給生出來！我這樣說着而踏着土地。真的呵！畜生，一點不留的吸取了我的力，然而給了我什麼呢，什麼呢？」

「無論什麼人，都吃着同樣的苦頭的！」沙威里頑固的說。「所以，絲毫也不應該咒罵土地。土地，土地是對的呵！」

「一點也不錯！正需要知道這個，需要到人們知道牠，愛牠，到土地的地方，去看看土地。兄弟們，這個，我是看過了。並且這就是我的轉變。這一次的戰爭開始了——以帝位呀，祖國呀的理

由——被載在裝牲口的車輛上了！載去了。在路上載了一年光景，於是在山腳下頭下車了……那是中國的國土……一看，怎樣呀，不是到這裏來戰爭，是來求智慧了！自然，這是因為有來求智慧的必要，並沒有來打仗的必要的緣故！」

他用下流的話罵着，跳起來，像吼着似的說道：

「諸位，說人和人互相敵視着，那完全不對——我究竟是誰的敵人呢？」

「呵，這種話你放下吧！」沙威望叫道。

看林人也說道：

「這是糊塗人所說的話呢。」

格納陀伊閉着眼睛，悲哀地說：

「我明——明白的呵，唉，呵，諸位先生！可要曉得這是謊話，你們這些笨瓜爲什麼中國人是我的敵人爲什麼？」

「當然，據基督所說，地上的人們，都是兄弟……」米爾·米爾伊契低聲地說道。

「他們或我，總之，我們，是依從自己的意志而做暴亂的事情的嗎？不，兄弟，大家都有一個相



同的法則——爲自己的小孩子而勞動的一個法則。大家都有一個共通的聯繫！有共通的聯繫！沒有有的！例如我，就這樣地問過那個中國人：怎樣地勞動着呢？於是，中國人這樣回答：這土地，就是我們的工作！那個中國人是溫和的，可尊敬的，強壯的人。而且他是完全討厭打仗的，靜靜地過着日子，和什麼事情也沒有關涉。但我們軍隊却暴亂地將那個中國人結果了——用火燒，用刀切，用棍打——總之，不堪言說的！使人流淚一般的可憐，那個中國人只要願意打仗，那大概無論怎樣也能抵抗我們的！但他雖然是一個強壯的人，可是他這樣憂愁，看着一切的東西並且想道：「畜生！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那個中國人是有土地的——真正一握光景的土地，從那土地裏，像從懷孕的母牛流出乳來似地流出穀物的汁來。真的！並且如果溫柔地問中國人，那麼他即刻教給你出色的事情了！中國人和自己的土地，是親人。所以土地希望什麼東西，他們是理解的，他們像看待臥牀似地看待土地。真可感佩呵！」

「我們的土地在那裏呢！」米羅夫低聲說。「我們沒有土地……」

「只有墳墓用的！」沙威里接着說道。

這樣，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捉住了人們的胸，將大家結在一起搖着了。農民們發出了呻

吟的聲音，從古以來就要求着土地的農民的泣聲開始了。

泥小屋之中，全給煙和蒸氣瀰佈着，很窒悶。在屋頂是雨點瀝瀝淅淅的跳躍着。森林轟轟的發響，水兒發出如農婦的話聲似的聲音，從什麼地方流瀉着。在爐中的炭上，藍的火像即刻要消滅了似地，歇歇地在顫動着。達綏庚想點燃煙草，用手指拿起炭來。他的手指和他的粗野的臉，有些顫震着了。

「不要讓他們再說下去吧？」伐尼亞低聲地說。

「等一等！不久就會不說了！」達綏庚說。「再用勁一回，就即刻停止了。」

米羅夫將柴投進了爐裏，不知是因爲悲哀，還是因爲煙，在他的眼睛裏漾着眼淚。

「又哭又鬧，亂成一條河了！」伐尼亞憂愁地低聲對我說。

我感到了眩暈。眼中有雲霧了。我也覺得好像我們大家並不是在地下的洞穴中，而是在浮在暴風雨的河上的侷促的小船裏。

看林人大聲地說着自己的兒子的事情。沙威里和米羅夫在罵着農民銀行，庫進大聲地對正興奮着的阿留沙說着：

「真的，兄弟，這樣的！大人先生們喫足了，而他們的肚子便壞在喫營養的，味美的，豐盛的東西上！」

而這一切的騷鬧的聲音，就將格納陀伊染了發燒的伏特加酒氣息的吼聲蓋住了。格納陀伊閉起眼睛，揮搖着兩手。他是，自己所說的話別人聽不聽，已經不管了。

「我看見過秩序，叫做秩序這種東西破壞中國的事情完結了的時候，我們起了叛亂——我們叫道，讓我們回到祖國去！我們乘上火車出發了，但走了三五小時，却停車了一晝夜——肚子空空的癟着。我們奮激起來，什麼東西都搗毀了。打碎了玻璃，毆打各種人，並且自己毆打自己——已經沒有忍耐的氣力，大家都像醉漢一般，不然便瘋狂一樣了。於是——諸位，請聽呀！我們忽然到了一個車站了。但在那個車站上，並沒有長官之類的人，都是一些同樣的勞動者。是種種骯髒的人們。突然地，他們這樣說了：住手，同志們！你們在做什麼呵——你們可以打毀財產的嗎？想想看這些財產是誰造出來的？」

格納陀伊以好像喫驚的眼色望着大家，喘息着，將他的話中斷了。正如雄雞在戰鬥時直豎着全身的羽毛一樣，他也直豎着全身的毛了。

庫進想止住他。

「你已經將這話說了二十遍了。」

「呵，請等一等！這是必須透澈地理解的呵！於是發生了怎麼樣的事情呢？我們並不去聽可怕的長官的說話，却只是聽着那些人的說話。秩序是破壞了。發生混亂和動搖，忽然，長官沒有了，大家都變成同志了！我們得了種種的援助。火車是不停滯地前進了。我們的肚子也裝滿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看見變動。勞動者自己處理着事情，除了勞動者什麼人也沒有。在那裏，我們也弄得奇怪了，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我們都差不多要流着眼淚聽着演說，我們喊着萬歲！在一個地方，一個戴眼睛的年青的姑娘給我們煮粥和菜湯。以爲是誰呢，却是同志！並且這個姑娘，還這樣說道：一切都由民衆而來，土地，從土地裏生出的財富，都應該成爲民衆的東西。」

「米哈伊羅」庫進絕望地叫道。「爲了上帝，停住了吧！你說得連全森林都聽得見，但這不是全是舊話，一切都已經聽到過了嗎！」

格納陀伊也昂奮地說道：

「可是，你們却聽了一百遍也不懂！徒刑囚，——這是將我們的可詛咒的生活推翻了！諸位

同志，萬事都握在全體人的手裏了——只是這樣！

他這樣說着，又向我們這方面說道：

「兄弟，你們也這樣解釋的嗎？」

因為他這樣一問，騷騷地喧鬧着的話聲，恰如用皮袋包着了一樣，拍搭的靜寂了。於是，火的快活的爆裂的聲音，林中的淅淅的雨的聲音，通過被雨在洗着的屋頂而浸出來的水滴的降落，都重新聽見了。

「讓我說句話！」達綏庚低聲的說，然後用了年長者似的粗暴的聲音開始說道：

「我們是這樣想，這樣確信着的：人們應該都是同志。人們應該將地上的事情全握在自己的手裏。爲了這個，首先第一我們必須將我們自己團結着，必須有秩序整然的組織——喂，米哈伊羅小爹，你是軍人，所以必須比誰也着先的理解着。騷鬧，是做不成事情的事情。事情要以智慧來做。用說話，不能殺死一隻狼。以腐爛的木材造成的小屋，不會支持長久。」

達綏庚是什麼時候都以同樣的大聲，調子十足地，鎮靜地說話的人。突出頰骨的他的臉，在說話的時候，決不動一動，只有眼睛是有如在日光之下的冰一般地閃閃地耀着光，發出火花的。

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甚至有時也感覺太冷。直情徑行的他的話，是像重荷似地重壓上來的。於是，我也常常對他這樣忠告過：

「兄弟，你說話是過於峻烈了。所以，別人聽着你的話，是要喫驚的……」

然而他却垂下砂石似的眼睛，說明似地說道：

「現在的人，從我看來，是沒有特別的價值的。從你看來，也同樣的吧。所以，聽人說話而會喫驚的那種人，隨他去罷！在我們，更堅固的人，和生命更強更久的人，纔是必要的。爲了人類的有計劃的事業，依據一切的書本所說和我們的理解，爲了爲宇宙之主人的人類的有計劃的事業，那堅強不拔的人物是必要的。具有鐵骨的人物是必要的。——是嗎？」

我是同意了。

「是的。」

他現在也是這種調子。大家的頸頰，大家的頭，都伸向他那邊去了。他彷彿用言語斫着這些頸頰和頭似地說道：

「我們的事業，像大家都知道的一樣，是被禁止的事業。但是，在我們的周圍，有着悲慘的不

幸。有着貧窮。以及有着壞脾氣的怯弱的愚昧。我們學習去理解這些。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米哈伊羅小爹，我們懂得，你是在做着什麼夢的……」

「唉唉！」格納陀伊閉着眼，叫道。「可真是夢！」

「你已經感到了往別的正當的生活去的真實的路，這是我們也理解的。可是，你是一個酒鬼，所以——不能自由地自制。因而，泥醉的結果，說不定無論怎樣的事情都會說出去，而人們因此會遭到不幸的。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呢。」

「等一等！」格納陀伊將一隻手突伸到達綏庚那邊去，低聲說道。「當然，我是喝酒的……爲什麼呢？在開去戰爭以前，我是不喝酒的，不，喝是喝的，但不像現在這樣喝得厲害！在現在，就是自己也覺得殘酷。兄弟，我的心臟和頭，全給酒毀壞了……但是，我要戒酒給你看一看，倘若……」

伐尼亞將嘴湊近我耳朵，低聲地說道：

「耶戈爾太說得過份了呢……」

我一看，庫進正發怒地在注視着達綏庚。

「這不行！」我想道。

阿留沙擦着自己的膝頭，獨自的笑着。尼庚依然沉默着，眼睛像要汲盡一切似地旋看着四圍。爐中的紅紅的火，千變萬化的燃着，並且唱着靜靜的，快活的，可愛的歌，遊戲着。風，一面搖動着樹，一面吹飛着雨。

農民們，仰着頭望着達綏庚，陰鬱地沉默着。在泥小屋裏面，有幾個灰色的影子，並不怕火的跳躍地在搖曳着。

「例如，你，」達綏庚繼續說下去。「有着在街上罵財主們的癩氣——可是，米哈伊羅小爹，財主們是並不會因此就崩潰的……」

庫進假咳了一聲，嚴重地說話了：

「你，小耶戈爾，你是二十六歲的人。但是，在這裏的我們，却都比你年長呵——當然，你的同志是作別論的。然而，你說話就像命令似的……」

「怎麼——你們喜歡命令的……」

「可是，也許有應該從我們老人這裏學習的地方呢……」

「彼得·華西利支，我們沒有什麼要從你們那裏學習的……」



這樣一說，兩人便扮着難看的臉色，對視着了。

「這樣的嗎！」庫進發怒地說道。

「自然這樣的！」達綏庚說。「你們將教我們怎樣的事呢！俄羅斯的所有土地都怒燃着的時候，你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理解呀……」沙威里說道。

「許多人就因為你們的不理解而死亡了……」

「這種話，請不要說了吧！」看林人請求地說。「因為我們是理解的。你們的真理，爲了生存下去，是大家都必要的，——這個真理，我們是懂的呢……」

「我們並不是爲吵架而聚會的呵！」米羅夫怯怯地說。

「還是說些應該做什麼事，怎樣做的來得好些。」沙威里也以沉靜的調子低聲地說。「我當然是失了健康的人，所以只能活幾個月了，幾年是不能活的。但是，歸根結蒂，總還是要活得明白些。我不喝酒的時候就不行，應該清算……」

達綏庚再開始說道：

「我並不想侮辱誰，我只是說得要使諸位理解。總之，我是爲了請諸位理解我們的工作是巨大的，這工作要求着所有的人，並且我們在這方面比你們懂得多點；算你們年紀長些，我們不說，比你們聰明，而我們——書讀得多點。」

「那是對的。」庫進叫道。「我們一點也不是要吵架。所以，請說說你們的計劃吧。」  
達綏庚指着我。

「這要請我的同名者說給諸位聽呵。」

這一切近於爭吵的談話，使我的心裏難過而又激動。我覺得農民們是可憐的。他們，像放在明亮的地方的毛頭鷹一般，不安地眯着眼睛。這些農民們，在心裏都是充滿着淒涼和悲哀，並且決心着到青年們——這些他們從褲子也不穿在到處亂跑的時候看到大的青年們的地方來，這種事我是理解的。還有，我喜歡伐尼亞的注意的憂愁的沉默，尼庚的熱望的目光也擾亂了我，達綏庚的危險的直情徑行也就不大清楚了。

我開始說怎樣團結人們的我們的事業計劃了。最初的時候，我還自覺着自己的思想是出色地有組織，言語是有層次地和諧地發出來的。但接着我便忘記了顧視自己，忘記了自己的信

念以外的一切事情了。恰如透過朝霧朦朧地看着遠方的星一般，我是看見自己周圍的人的眼睛，而感到我所造成的靜寂。忽然我一下子醒過來了，這時尼庚抓住我的手大聲地低語道：

「等一等！」

大家都緊張着走到小屋的門口那邊去了。在門外，聽見什麼騷鬧的聲音。重物落地的聲音，鐵片的叮璫聲，也都清清楚楚地聽見了。於是，門兒慢慢的開了。巡查便將身子彎到腰爲止，重重的落進洞穴中，他以陰氣的聲音說道：

「好呵！」

庫進隔了一刹那，便發怒地回答道：

「你好，如果你不搗亂！」

看林人走近火爐，將木條改放了一下。火快活地飛燃起來。米羅夫蹲着，像狗子看着馬似的樣子，彷彿謝罪地從下仰看着巡查。他沒有生着尾巴是可惜的，倘若也有尾巴那麼他便可憐相地搖起尾巴來說不定的。

「這是怎樣的爲什麼庇護歹人們開會呢？」綏閱微聲地問道。

格納陀伊像吠着一般地說道：

「你可不要破壞了喜劇呵！」

「你來有什麼事情呢？」庫進高聲地，急速地問道。

「彼得·華西利耶維支，是你召集他們的嗎？」

「是吧，說是我也可以吧……」

綏閱站在人的蔭影裏，暗地裏以小小的眼旋看着人們。他裹着黑色的毛頭巾。在毛頭巾之下，他的臉像污濁的斑點一般地顯現出來。被雨洗過的油衣，像鐘一般地從肩掛到脚。火的反射，有趣味地在這油衣上面滑溜着。水兒閃閃的發着光，向下流落着。他，穿着這樣的服裝，宛如一個修道僧了。他以誦讀祈禱文似的口調呢喃着：

「這是說，你們的談話……是關於神的話吧。是關於神的討論會吧……倘是這樣，那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這是允許的……這並不禁止！」

庫進粗暴地嘻笑着，看着他，但格納陀伊突然像女人似地叫起來：

「呵呀，你出去跑去報告去吧！你這猶大的兒子！」



「當然呵！」沙威里斷定說。「是從酒店裏來的呢。」

「罵他，是沒有什麼用的！」庫進笑着說道。

看林人，搖着頭，嘮叨的說：

「他是個跟你們合不起來的人！」

「沙西加是從誰那裏聽去的呢？」達綏庚以嚴重的口吻問道。

沙西加是阿斯泰訶夫的雇用人。阿留沙以抱歉的調子說明道：

「我和伊凡，在到這裏來的途中，給沙西加看見了。」

「看見了？」達綏庚反問着，一面沉思了。

於是，尼庚的發怒似的大聲，響遍着全間小屋子。

「實在，庫齊馬·阿斯泰訶夫是不斷地在密察着我們的行動的。沙西加和莫開伊，也都在打聽着我們的事情。」

尼庚說了好一回，將兩手伸到空中。在他的臉上，顯出憤怒的顏色。農民們在默默聽着，但因為知道他和庫齊馬的女兒的事件，似乎不相信他的話。

「好，那些狗養的！」庫進叫道。「這可要緊——偵察！」他又轉身對我說，「你說得好，耶戈爾·彼得羅夫，像朗誦聖詩似的！」

格納陀伊插進嘴來：

「這說的纔是真正的生活的道路，我聽到了並且記住了——這個！」

庫進以沉思的調子繼續說：

「或者，是達不到的，但是，相信着這個世界而活着，——我明白這個，兄弟，這樣活着纔有意思！」

米羅夫站起來，低聲地說：

「看來，可以回家了吧？他已經走了，這個……」

除了沙威里，其他的人全都笑起來了。沙威里在眼睛裏發着光，用了拳頭做着威嚇的樣子，說道：

「他們爲什麼那樣拚命地吐出蛇一般的毒液來，我現在已經懂得了。既然民衆是奮起而要向這樣的路前進，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現在，可以散會了吧！」達綏庚從地板上站了起來說。

沙威里問道：

「沒有誰和我一起留在這裏過夜嗎？」

米羅夫同意着他。

「路上濕，你不好走。好，我留在這裏吧。」

臨走時，看林人用眼睛向我做了一個暗號，我覺得了，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結局，除了我，庫進、達綏庚和看林人之外，其餘都留在那裏。

我們從洞穴中走了出來。四周是宛如在極深的井裏一樣，既暗又濕。雨雖停了，而風仍在搖着樹木。從樹上，大顆的有重量的雨滴落到我們的頭上來。

「如果有提燈多好呀！」庫進一面躡着一面歎息的說。

「如果有牧師的馬車，那還要好呵……」達綏庚快活地說。

看林人笑了。

在脚下，小河在流着，雖然眼看牠不見。潮濕的夜，沉重地緊貼地橫在大地的胸裏。大地像嬰



兒噎着母親的乳一般，一面噎着一面吸着給與着生命的濕氣。

「耶戈爾·彼得羅夫兄弟，你今天演了出色的演說了。」庫進呢喃地說。他蹣跚地在我的前面走着，常常將水和泥撥到我的腳上來。「可是，你說的話，達綏庚，却是太沒有趣味了，你說些笨拙的話……」

達綏庚鎮靜地回答：

「彼得·華西利耶維支，不要將我說的話認爲說的是你，我請你。」

「那是同樣的！」庫進說，語調已經溫柔了。「那是同樣的，無論是我……」

看林人從背後拉了我的袖子，低語道：

「我，有事情要對你說呢……」

「什麼事情？」

「有點要事。路即刻就要彎到我住的那小屋去了，請你去轉一轉好嗎？一俄里光景的路。他們兩人，隨他去吧……」

因爲有水的聲音和樹木互相摩擦的聲音，我容易纔聽得見看林人的說話。同時我的腳

步也自然地走慢了。因此，走在前面的達綏庚和庫進，已經融合爲一個影子，正如魚兒進了水池一樣，已潛進黑暗中，消失了。

「對不起，」看林人推了我一下說道。「這是彎路……你知道菲立普·伊華奴伊支嗎？」我顫震着身子，沉默着，向一側退了身子。

「那個人，被流放到那林市去，是真的嗎？」

「詳細的事情不知道。」我說。我的腳已經快活地顫抖了起來。在我，菲立普是一個親愛的人。他，是我的洗禮的主持人，是一個舊的軍人，是一個監獄的常住者。他在革命前曾被放逐了二次，從放逐回來後，是作爲前衛分子之一面行動着的。是一個健康的，快活的，對於新生活建設事業抱着難以抑制的執拗的人。

「他在什麼地方呢？」我問道。我彷彿覺得這個朋友已經在離我很近的地方了。

「在城市裏。」看林人靜靜地說。「是和我的兒子一同逃回來的。我的兒子交了我一封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那麼，給我吧！」

「不信，縫在帽子裏，並且在這裏不能讀，太暗。」

的確不能讀。四周全是水濕，什麼東西都成爲溫暖的奔流在流着，完全像在喜悅裏融合着一樣了。什麼東西都在深深地行着潮濕的呼吸，貪婪地吸着水，像在低聲地對送了濕氣到地上來的，雨雲致感謝之辭似的。

「那麼，快點走呵！」我說。

在對面的暗黑的樹木那邊，看見燈兒像黃色的眼睛似地閃動着，那光通過暗黑而露現出來。那光也好像等待不住似地，像迎接我們似地在震搖着。

我在一邊向地傾倒的小屋旁邊站住了。看林人靜靜地敲門。什麼人用了尖細的聲音懷疑地問道：

「誰呀！」

「開一開，愛倫加是我的女兒，她照應着家裏……」

我們進了小屋。在小屋中有燄爐，寢牀，二條短短的椅子，及上面放着一盞燈的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一冊翻開着的書。白麤毛尖鼻子的女孩子，背靠着窗子站着。

「呵，半身都濕了！她清脆地像唱歌一般的說道。

「與其這樣喫驚，還是去把茶炊燒燒滾吧！」看林人一面在門限的地方脫着濕了的衣服，一面這樣說。

「我已經燒滾啦。」

「這樣嗎，怪聰明呵！在這時候，如果穿乾燥的衣服，那可真暢快呢，但除了褲子外，衣服是沒有多着可以換的。喂，愛倫加，不要看我，我在換褲子……」

「襯衣也有呵，乾的，是在煖爐上烘乾的。」女兒將一件已破爛的灰色的襯衣，捲成一團，投給父親，一面這樣說。她又連忙將小小的洋鐵的茶炊，盃子，麵包，放在桌上。她像老鼠似地敏捷，並且不發出一點聲音。我脫了已經全塞進了泥和水的長靴，看着看林人——他是強壯的體格，在他的圓圓的臉上，全面地深深地生着紫褐色的毛。他就是從那藍色的眼睛看起來，也是認真的，良善的人；他老是將頭斜傾在一邊。

「同志，你的頸頸怎樣的？」

「畜生，農民們……」

「怎樣的呢？」

「職務上的關係呵！」

「過於大膽呀！」女兒輕蔑地嘻嘻地笑着說，嗅了一下鼻子。

「閉嘴！你那裏知道——你纔是大膽的傢伙呢！」看林人和藹地喃喃地說。

「把我嚇壞啦！」女兒叫道，笑起來。

「我就要嚇你！」

愛倫加以鼻端哼哼的笑着，親密地看了我。我也笑了。

「有三個農民到山裏來。」看林人將濕的衣服放在地板上，一面毫無惡感地這樣說。「我去捉他們，於是，我和他們格鬥了。我將一個人像霰彈似的打倒在腳下去……」

「做些不必要的事呵！」愛倫加不佩服地，並且用鼻尖笑着，呢喃地說。

「但是，別一個人，却用拳頭那麼粗的棍子猛烈地打着我。」他一面以編草鞋時用的曲錐，在帽子中挑剔着，一面繼續說。「我被打倒了……」

「爲什麼弄破帽子呀！」女兒叫道，向他跑去。「喂，拿給我！」

「呀呀，叫起來啦！拆開牠，——看着，牠是皮的……我被打倒了的時候，樹枝突刺着我的頸，——身上破了洞，幾乎露出骨頭來，差一點兒死去了……本地的醫生烈夫信或烈夫西欽，喫驚着說——哪，小爹，你好像有五個人那麼多的血呢！我呢，就這樣說給他聽了——在我們農民，非有許多血不可呀，走過去的每一個人，都像喝河裏的水一樣，要喝農民的血呵！拿到了麼？就是這個。這個信……」

我讀了信，笑着問道：

「達尼羅·雅珂武萊維支，你嚮往民衆的事業，却守護着民衆之敵的財產，並且還準備殺人，究竟是怎麼的？」

他撫摸着膝頭，搖動着身體，一面帶着鄭重的臉色，說明道：

「但這是多年以前的事，是武裝起義前三年光景的事情。那時候，華蕭特加還是像她這樣的年齡。」他用頭指着女兒。愛倫加正在將茶分倒在孟子裏；並且用刀子很鈍的小刀拚命地切着黑麵包。

「那時，我和大家一樣，還是小孩子。那時，無論什麼人都還不知道民衆的力量，也沒有感到

民衆的力量。第二，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非常喜歡森林的。這東西，森林，是地上的重要的東西！森林是大地的外套，是大地的禮服。不可使大地裸露，不可使她受冷。也不可使大地成爲殘缺。但是，大地却被我們散亂地踐踏着呵！農民們，發怒了的的時候，便不去想一想森林是什麼了。是怎樣的朋友，怎樣的保護者。——全不理解的。無理的伐着樹木，剝着樹木的皮，——也不知道剝的方法。民衆也一樣是亂暴的！愛倫加，你上了燧爐去睡吧……」

她在書頁上移動着她的敏捷的眼睛，咀嚼着麵包，連頭也不擡的問道：

「有妨礙你們嗎？」

「並沒有妨礙，因爲我們並沒有什麼祕密！但是，你已經可以睡了呵。不留心，會弄瞎了眼睛的呢！」

看林人向我方面眯着眼睛，他好像在自負着自己的女兒似的。

「在讀什麼呢？」我問道。

「歷史。」

「什麼的歷史？」

「俄國的歷史。」

「什麼人的？」

「是一個女先生借給我的。」

「不，我是說什麼人寫的。」

她喫驚着，抬起兩眼來看着我，回答道：

「總是人寫的吧！此外還有誰寫的呢？」

「家裏的這個女兒，非常地喜歡讀書，」看林人沉思地說。「這個新的時代的精神，已經染到家裏的女兒了。我有時說笑道：愛倫加，誰將娶你這一個學者呢？她這傢伙是笨蟲，生氣了！前些日子奧里加·達維特甫娜會到這裏來——你知道嗎？就是從馬林基來的那個瘦削的女先生。這個先生說，在俄國人，那度過不幸的黑暗而踏進光明的土地去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是對的呵！」

「有趣味的書嗎？」我對女兒說。

「並不很有趣味呢！單寫着皇帝的事情，我們的事情却不大寫。」



「誰的事情——我們的事情」

愛倫加驚駭地看着我。

「是說農民的事情呵。你真是理解遲鈍的人呀！」她說道，苦惱地搖着頭。

但是，她的父親却嘻嘻地笑着。

「怎樣，被她攻了一下了嗎？」

在窗外，風兒溫柔地吹着，以大粒的雨吹彈着窗子。在小屋裏是溫暖的，有乾了的莓和針葉樹的枝枒及活的樹皮的香氣發出來。茶炊沸騰着，翻書頁的聲音可以索索的聽見。

「談談你的兒子吧。」我請求看林人說。「是怎樣的人呢？」

他緊縮着兩肩，以巨大的手掌鎮靜地撫摸着人參色的鬍鬚，很滿足地說道：

「人，自然是個青年。我們，你知道，是沒有土地的，在我的父親的時候，因為移民事業的緣故，我們便離開土地了。我們自從懂得事情以後，便始終在世間行走着，在各個村子裏流落着了。我從軍隊裏回來的時候，就被人雇去看守森林，和一個年輕的寡婦結婚了。她的前夫是一個石匠，在這地方建築監獄的時候，被一層磚石壓死了。她是一個出色的女人。在當年，她便生下了華蕭。」

特加。那個兒子生得不錯，無論叫他做什麼事情都決不弱於別人的。閒空的時候，就總用功讀書寫字。到康斯坦丁村去，成爲機械生了——因爲在那裏有刈麥機，打穀機等等的機械。而機械師們似乎是一個新派，你們的人。」

「你應該說——我們的人。」

「好，是的！然而，我是呆笨的人呢。頗粗魯，也不懂讀書和寫字，但華蕭特加却讀着書，變成無論對什麼都很嚴厲的人了。我問他，怎樣的呢？便說道，父親，我們除此以外便沒有可走的路了。於是，我們鬧起架來了。我常常壓迫他，毆打他。可是，像那種畜生說的一樣，我是感覺着了。在和他鬧架的中間，我自己也有些懂得了。那時在民衆之間，革命的時期也成熟起來了——一看，華蕭特加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站在前頭的。他或者發動罷工，或者分散書籍和傳單，或者去演說，在民衆之間被人尊敬。但他是還只二十歲的一個青年呢。於是我也覺得大約神在祝福他吧，我就想不去妨礙他了。並且也已經不能妨礙他了，已經太遲了！況且，爲什麼要妨礙他呢？在我是沒有財產的，總是讓他自由地造出他自己的生活來好些。」

愛倫加停止了讀書，聽着父親的說話了。在她的平坦的臉上，那帶了蔚藍色的灰色的眼睛

好像在思想着什麼似地不動地發着光。她的嘴半開着。

我這樣感到：看林人雖然悲哀着，但滿意着自己的血肉，說着話，好像在顯示祖先傳下來的寶物似的。

「我和這個女兒兩個人，」他用頭指着女兒，繼續說。「自然想念着他的；這個女兒也愛着他的。」

「父親一說起華西里來，便撒起無窮無盡的謊話來了！」愛倫加活潑地說道。看林人羞愧地哈哈的哄笑着了。

「這個壞孩子！你看吧，這個女兒是對父親講這種話的！」

這樣說着，他更在善良的臉上浮着羞愧的微笑，竊竊地低聲地對我說：

「但是，確如愛倫加所說的呵。實際上，我說着他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添加上些什麼事情，這是別人不曉得的。也不是添加了壞的事，而是添加了好的。我願意有很好的事情呵！可是，走在別人之先，這為什麼是罪過呢？人是，倘若改變了立場來批評，那麼他的價值是會高起來的！例如，大家都不是幫助華西里逃走的嗎？走了很遠的路程，這需要很多的錢。沒有價值的人，一定別人不

會幫助他的。我去會過他，到城裏去，偷偷地，在夜裏，而他是變成完全不能認識的樣子了。二年之間變得那樣子——覺得完全不是我的兒子了。但兒子却十分地和藹，快活呢——這可真是奇怪的。他的同志已經頭髮差不多白了，可是也那樣地像掠鳥似地跳躍着。總是喜歡說笑話，總是輕快，滑稽——完全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呵。他用農民的調子說話，夾着俗語，而俗語多得好像從全世界蒐集來的。他們應該是快活的人，他們這樣快快樂樂的人，是少有的，可是，在生長着的好人出來了，沒有什麼可說的！土地倘若生出了那樣的東西，那麼歸根結蒂，土地是好的東西呵，是強的東西呵。你以為對嗎？」

「完全對呀，達尼羅·雅珂武萊維支！」我低聲地回答道。在心裏，早晨的光明的歡喜，甜蜜地波動着。

我預備離開那裏了的時候，看林人問道：

「你知道的那個巡查，是怎樣的人物呢？」

「不知道呵。」

「奇怪！近來，有一天夜裏，我巡視着森林的時候，他騎着馬像銅像似地站在田野的中央，我

久久地看了他一回以後，便高聲向他招呼，他向我這邊回過頭來，可便走開了。看見了不認識。可是，我住的這小屋，他却時常來的呢。說話似乎還有理性，但他的眼睛却難看，好像死人的眼睛一樣。」

「他是有病的呵。」我說。

我在天明前離開那裏，走着林中的小路，嘴裏却小聲地唱着歌。我是不能沉默了。夜是被雨所洗，變成蒼白色了。在森林上面，浮着疲倦了的稀薄的黑雲。厭煩地吸進了濕氣的草，沉重地向地上垂着。樹枝也懶懶地低垂着。但是，只有快活的細流，還潺潺地發出聲音，像遊戲着一般流走着，彷彿免得被不久即出來的太陽在一天裏面便曬乾了似地，彷彿逃開太陽似地，潛流到窪地裏了。我一面慢慢地走着，一面心想道：

「人在地上生活着，是愉快的呵！」

於是，我像火花燃着了一般，突然想起巡查的事了。這是因為我知道最近巡查在華爾華拉的身邊糾纏着的緣故。我曾問過華爾華拉。

「華里亞，那是真的嗎？」

她笑着了。

「有點真的呵！」

「爲什麼不對我說呢？」

「可是，即使對你說了，不也沒有辦法的嗎！」

「怎樣的呢！」

「我不願意拿那種無聊的事擾亂着你的心呵！他幾次的嘎了聲音挑逗着我啦，我可沒有上了他的手，你可以放心呵！並且你對於那種事情，會有什麼用處呢！只是結些怨仇罷了，此外不會有什麼別的你關心着這種事情，還不如做自己的工作好些。」

堅固的率直的她，站在我的面前，快活地微笑着。她的眼睛以熱烈的愛撫溫暖着我。

這個聚會之後，庫進漸漸和我熟起來，常常在我這里一坐兩三點鐘，有趣味地講着從前的事情。妨礙是自然有的，但靜靜地一聽進去，也就不能停止了。他常常一滿杯一滿杯的喝着茶，倘若出了汗，便解開了襯衣前襟，一面將苦痛的從前的事情，將可怕地單純的俄國農民的生活，一件一件的想了出來，一面說述着。他的堅強的習慣的話聲，不疲倦地響着。農民是，無論從感情上

或從理智上都在左傾着的時候，便即刻將自己看作有名的叛亂者，開始自負着的。

「呵呵！」他叫道。「雖然這個我們不明白，然而我們從前就反叛了。在一八八五年，我們被鞭撻了——十個人。一八九三年有五人被鞭撻，有四人從這村子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我的父親被鞭撻了三次，我的祖父不知被鞭撻了幾多次！」

他這樣地從一方面想出他的祖先，甚至數到高高祖父，恰如兵士自誇着因勇敢的行動而得來的勳章一般，將自己祖先的功績看作自己的功績一樣而自誇着。

聽着這種話，便覺得討厭，曾想這樣對他說：

「小爹，你常常自負着他們的忍耐，然而人不能將生活建築在那種忍耐上面的呵！」  
革命的前一年，在一九〇四年，我曾到一個在富裕的村子舉行的演說會去，我的演說完了的時候，農民——老人們，熱狂地叫着：

「我們呀！朋友！你是學者——想想看，拉辛是在那里做根據地的？在我們這里！爲了他，斯忒班·吉莫菲伊支，我們有多少人被絞首，被打死了。好些千就是布加喬夫事件，也一樣是因我們纔發生的。看看那個，那是我們的戰士的墳墓。看，在那丘上的墓標的行列！陀爾戈勒基公爵，虐待

着我們人民，將我們毆打，投到河里去！」

但是，那些卑劣的人，不久就破壞起自己來了。他們殺教師，醫生，青年們，燒毀着茶店，圖書館等等。

被打的人，是喜歡勳打的，給了他們棍子，於是，爲了出氣，便連父母都不憐恤了。

庫進也要顯得他是一個從來就反叛的人。

「你們似的青年，當然比我們更強。因爲你們有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廣大的計劃……」

阿歷舍伊呢喃地說：

「不，不完全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

老人不大看阿留沙。他不大看阿留沙的壞相的夜鳥似的狹窄的頭。也不看略略彎曲着，什麼時候都等待什麼似地向前突出着的他的可笑的鼻子。

他讚美着現在，同時也繼續自負着過去。

「可是，卽如我們似的舊的灰燼，也一樣地曾經輝煌地燃燒過來的。譬如我們的一族，從往日以來，就是叛亂者的窩兒！在小孩子的時候，就常常聽到官吏們將我們的在伏爾加河的對岸



的家摧殘了的事。這是現在也還十分記得的呢。並且到了青年的時候，也看見過可怕的事變，——鎮壓了暴動的事。」

「怎樣的暴動？」阿留沙天真地動着栗色的眼睛，驚訝的問道。

「那個暴動的原因，是不記得，但總之是這裏的農民，拒絕納稅，拒絕耕種土地了。我的叔父和父親都加入了他們。農民們趕走了兵士了。於是在這裏就來了非常的災難了。以後軍隊到來，將農民拖到田裏去，縛在鋤上，然後拖着鋤兒走。你看不夠殘酷嗎？農民終於仆倒在地面上，動也不動一動了……」

「這就叫作暴動！」阿留沙用鼻尖笑着說。

「農民是被拉了起來，站了起來的，但又倒了，這樣像死了似地躺着。可是，我的父親，是被殺了。叔父——名叫珂爾納伊，是一個強有力的農民，但完全弄壞了身體，活了二三年，不久就死了。這兩人是參加主要的指導者之中的，所以比別的人更殘酷地被打了。」

老人轉向背後去，看了看窗子那邊。他的黃色的頭骸骨，在我看來像是綠色了。窗外的充滿着暗黑的追憶的靜靜的夜，從東向西的慢慢的移動着。

「那麼，彼得·華西利耶維支，你也一樣被打嗎？」阿歷舍伊認真地，激動地問道。

「是的，大家都被打的呵。女人也被打的！兵士們狠狠地強姦了女人。姑娘們都被傷害。其後，在這村中留下一樁巨大的悲慘事件，大家都像冬天的夜裏一樣度過夏天的白晝了。那些被打得流血的人們，是只要看見人，便即刻躲藏着了。看見有怨恨的人的眼睛，真是可怕的呵！」

阿留沙以尖銳的聲音，恨恨地罵着，像被捉的魚在炎熱的砂上搥跌着一樣，在椅子上轉動着。老人嘆息着，將他的生活的悲苦之頁，一頁一頁的翻下去。

「那時候，我決心要拋棄農民的社會，而專心於學問了。可是，我的本性是不能全給讀書所磨折的。因為，雖然是對不起神，我對於女人的方面，非常執拗着了！這與其說是因為我的心墮落的緣故，倒不如說因為悲哀着，心境很頹唐了的緣故。讀着書本的時候——那還是好的，可是一向街上踏出一步的時候，可便是醜惡的地獄呵！於是，我渴望着人類，渴望着溫柔的眼睛，渴望着親切的言語了。然而除女人以外，能夠向誰去求溫柔呢？並且，在女人，在這裏的農民的女人，溫柔是有如對於死人的活的水一般的東西。但現在，一切事情都和從前不同了，即使你們用愛撫的眼睛看姑娘們，而姑娘們却完全像純粹路人似的態度的。這種姑娘們，並非聰明起來，也並非暴

亂起來，總之，是大膽起來，這是……這是姑娘們顯露她們自己。」

「甚至連襯衣也脫下了吧！」阿留沙呢喃地說道。這個極可愛的青年，自從想捕捉華里亞而失敗了以來，就好像怨恨着女人了。

「這樣的，兄弟們，我們，老人們，完全注意到的，現在一切都動了地方，一切都會合在一二條的線上：這邊是綿羊，那邊是山羊，那里又是怎樣呢？生活強迫人們尋求牠的意義！你們知道這個，於是就抓住了我的心，老頭子的心，走到你們這一邊來了。我回憶着自己的年輕的時候——但除了姑娘，農民的老婆，因了女人而受到的損傷，和殘疾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那麼，你又怎樣做一個聖經通的呢？」阿歷舍伊問道。

老人宛如在自己的喉嚨裏有着破碎的玻璃似地，冷冷地笑着。

「那是做過的！那是，正如乞丐在那喫得飽滿的人的近旁徘徊着一樣，我也在富人們的家裏出入，將神的事情說給那些傢伙聽，給他們恐怖和安慰。在那些傢伙的面前，我也像獸醫似的人了——給他們放出那些壞的血液。民衆呢完全是無賴，而且這很明白，是無賴！昨天還是光身赤脚的，有罪的奴隸，而今天，你瞧瞧：飽到耳朵，擺着難看的臉，炫耀滾圓的肚子，張着貪婪的嘴！做

生意，當然，今天拿錢，明天就收利息，可是，看到五個戈貝克的收入，就忽而想起了上帝，忽而又忘記了，這就是卑鄙的人，忽而又異教徒！你來教育他罷，而教育，是爲了安慰的。那麼，我爲什麼去安慰他的心呢，如果那在我是個骯髒的地方？即使說些使他們恐怖的話，而在畜生們看來，也好像並不可怕的。他們像在糖蜜中的蒼蠅一樣，滿足着，媛衣飽食着。他們是溫暖的，安心的。只有死，他們是恐怖了。然而這個死，是很遠的，而要想擾亂整個的家，那就去激動女人們——她們是幸福的基礎。」

我時時望着阿歷舍伊——因爲我想，他將怎樣解釋這個呢？我心裏恐怕他要笑老人，但他的銳利的眼睛却儼然地認真地看着。他的嘴唇緊緊地閉着。他的臉，使人感到彷彿是一把斧頭。於是，老人的高的聲音，冷冷地流動着了。在這聲音裏，潛含着嘲笑。

「就是我也快活的健康的農民呵。勾引女人，也並不是特別勞苦的。可是，女人一到手——這就是一家破滅。我曾經是個亂來的人，像水老鴉似的，我被毆打，像這樣地一隻腳被狼穿所傷，在醫院裏切斷了……」

阿留沙從角落裏低聲地說道：

「顯然，你要受一生的苦呵！」

老人眯着眼，看着阿留沙，回答道：

「是的，無論對誰我都不想要，甚至對於敵人……」

這時以後，他們兩人互相更親切地對視着了。

有一個節日的傍晚，我們的一組，坐在我們很中意的在河灣處的河岸上。在這河岸上，河水像嫉妬很深的戀人似地，貪婪地洗着岸堤，像自己反抗着自己一樣地，啣嚼地打着旋渦而流着，並且將菩提樹，白楊和白樺等的根都洗出了。

這處所，所以中我們的意思，是因為從這裏可以看見村子，可以完全看見河的那邊的道路，因而什麼人在那裏走動也即刻可以知道的緣故。並且即使有危險，也是有逃脫的可能，因為在我們背後是森林，在前面有淺流。

我們是爲了討論格納陀伊的事件而聚集的。這是從泥小屋裏集會一個多月以後的事。老兵士格納陀伊雖然全不喝酒了，但是在最近的一個禮拜天，却痛流了悲苦的眼淚，做出了出軌的行爲了。他像一隻大膽的喪家之狗似地，慢慢地，在街上走着，罵着斯珂爾尼亞珂夫和阿斯泰

呵夫，因此被捉進鄉公所去，拘禁起來了。

那是這樣的情形。我在正午時喫好了午飯以後，和阿留沙一同到街上去了——因為庫進預備要到城裏去，我們有會他的必要。於是我們突然聽見格納陀伊的喇叭似的聲音了。

「媽的，斯柯爾尼亞珂夫！你躲在什麼地方？走出街上來，將你的不識羞的臉給大家看看吧，你這吸血鬼！強盜，你可知道羞恥嗎？畜生，你怕見世人嗎？」

「應該叫他住嘴纔行！」阿留沙說道。「你不要去，我一個人去好些。」

「對他說也是沒有什麼用的呵！」我說。「他看見了你，說不定反而會說出更危險的話來，反而會累了我們的呢。」

阿留沙同意了。於是，我們就遠遠地守視着格納陀伊。

斯柯爾尼亞珂夫的家屋很高，下層是石造的。格納陀伊站在這家面前，仰着頭，很有氣勢的罵着，連他的帽子也落在地上了。在屋子裏面，有人在悄悄地跑來跑去，從這個窗子向那個窗子的旋轉着。相近一帶的農民們，女人們，小孩子們，都急急忙忙地從小屋裏飛出到街上，來聽格納陀伊的咒罵。格納陀伊咆哮着道：

「伊凡·查哈羅維支，你從窗子裏露出你的醜臉來吧。喂，滾出來吧。我們就要在廣庭大衆的面前，吐你一臉唾沫！」

拉普吉華老婆婆，劃着十字，彎身拾起格納陀伊的帽子，親切地拂去帽子上的塵埃，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在他的周圍，人們站滿了。他們都快樂地互相使着眼色，嚷着。其中也有將格納陀伊的行爲當作好事情而唆嚇着他的人。

「真說得不錯呵！」

「是的，將這種傢伙……將這猶大！」

「俘虜兵，你不要饒他！」

「中國人，怒吼吧！」

蓋在村子上的酷熱的空中，有黃金色的太陽在照着，一面閃射着人們的眼，一面笑着。

「強盜，你對我們，對大家說說看吧！」格納陀伊旁若無人地叫道。「你停租了給我們的土地的時候，給經紀人賂賓斯基多少的利益？你說呀！西林的家族，是爲了誰的緣故而致於做乞丐的萊斯戈忒夫的一家，饑餓而頻於死亡，那是因爲誰的緣故？拉普特夫·格里戈里發狂了，因爲

誰的緣故？畜生，老驢，從磨坊的私酒店，捲到了多少的錢呀！滾出來！因為怕跟公理交手，不敢出來了？嗎？喂，來，強盜！滾出來！」

農民們都走近格納陀伊的身邊來，其中有的是站在他的背後，像播弄着是非地低聲地說道：

「說一說菲克魯西加的事，說一說那個女工的事，不要忘記！」

「當判決了取消酒店的時候，他竟庇護——因為酒店就在他家裏呵！」

沙威里，退縮地站在旁邊，常常咳嗽着，正如一隻烏鴉等待着屍肉，唧唧的叫着一樣。小孩子們像旋風似地打旋着，在空中響着尖聲，口笛和哄笑，但這一切完全給格納陀伊的強大的聲音遮去了。發狂了的格里戈里的母親拉普古華，老婆婆，仍舊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兩手拿着他的帽子，搖着頭，黑黑的嘴唇抖動着。

當格納陀伊向庫齊馬·阿斯泰阿夫的窗下走去的時候，衣服襤褸的小身子的拉普吉華老婆婆，也彎曲着身體，急忙跟着格納陀伊走去了。

「喂，庫齊馬，跛足的妖怪！」格納陀伊突出胸脯叫道。「走出來！我們要赤裸裸的曝露你的



污穢的靈魂，顯給大家看。你們這些惡魔的臨終的日子是到來了！快快對人民懺悔吧！你說說看——爲了要將強盜和你的朋友米西加·馬斯羅夫送到議會裏去，會怎樣地壓迫着人們？黑百人團的大將，喂，將你的醜臉露出來吧？告密的，老奸細，告訴我們聽！——多少錢出賣了耶穌！

「呵呀呵呀！」阿留沙低聲說。「走得了！」

「說下去，說下去，格納陀伊！」農民們狂熱地叫喚着。「你是大家的靈魂，爲了大家說下去吧！燒殺這傢伙吧！除掉我們的悲苦的根元吧……！」

我們一看，農民開始打毀阿斯泰夫家的玻璃了。

但是，庫齊馬，身子雖然矮小，而氣性却強烈的。窗子即刻開開了，尖尖的蛇一般的頭從窗子裏伸了出來，顫抖着的小小的黑拳頭在空中閃動着。老人的尖細的高聲，發怒地叫道：

「呵，又來了，醉鬼，中國人，祖國的叛逆者！」

格納陀伊聽見這話，即刻像發狂一般跳出來，將兩手在頭上揮動着。

「住嘴！祖國，究竟是誰的呵？你這狗東西，以爲你就是我的祖國嗎！我這個士兵，就爲了你這般強盜而勞苦的呵，你是大家的敵人。你是謀叛人，叛逆者。你們蝕害了真理，強奪了土地，滅亡了

人類！

「放屁！」老人咆哮着了。他的這聲音，幾乎五俄里的地方都可以聽到。他是粗野暴躁的人，有如田裏的稻草人的破衣在刮風的日子裏飄盪着一樣，在窗邊激烈的震動着。

「喂，人們們，你們聽誰的話？將這傢伙捉起來！瑪里亞去叫巡查來！莫凱伊沙西加到這裏來！」民衆沉默了。大家都顯着陰鬱的臉色，像秋天的黑雲一樣停留在阿斯泰訶夫的小屋的旁邊。這是因爲村中人的三分之二，都是好像奴隸一般在經濟上被庫齊馬所束縛着的緣故。並且，庫齊馬，只要他願意，是無論那一天都能使自己所想到的人變成乞丐的。只有拉普吉華老婆婆，直着身子，仰着頭，在呢喃些不分明的事情。沙威里也被揉在人羣之中，眼睛發着光，或者用嘎聲說話，或者咳嗽，或者拉別人的手臂，憎惡地燃燒着沉悶的心。

阿斯泰訶夫一家是庫齊馬，他的老婆，瑪里亞，兒子和兒子的老婆等五人生活着的。兒子莫凱伊是鬻子，因此他是很愚蠢，眼睛不會看，嘴也不靈利的一個人。女兒瑪里亞，是寡婦，一個肥胖的女子，正在青春時代，對年青的小伙子暗暗地親熱並且很隨便，——阿斯泰訶夫家裏的工役們，全都和她同居過，這已經很爲平常了。而惡毒的庫齊馬老人，是好像一隻雄鷄停在屋頂的正

中一樣，壓在大家的頭上的。於是，無論家族，無論村人，都怕他了。

「正教的信徒們！」格納陀伊用拳頭指着窗子，咆哮着說道。「我們被驅逐，不得不在全世界飄流，是因為這些傢伙的緣故呀，是因為財主們的緣故呀，因為他們的緣故，農民是在流着血的呵……」

「切不可走近這個人的旁邊去！」和我並排站着的阿留沙這樣說，一邊顯出有些迷惑的臉色，旋看着周圍。

「爲了他們每天從屠場裏拿血湯來喫……」

沙威里悄悄地從旁邊走到窗邊去，他的手裏握着棍子。

「呀，惡魔！」阿留沙低語着，臉變成蒼白，飛也似的跑近病人去。

庫齊馬從窗子裏伸出半身來，兇暴地叫着，連空氣也震動了。

「呵呵，呵呵，這個，這個說話呀！米西加，要結果你的生命呵呵喂，你們，聽到剛纔的說話的人們，捉住這個傢伙！奸細俄羅斯，懂得的人，捉起這個傢伙來！居然說這些反對俄羅斯的話了！呵

——這人反對俄羅斯……」

但人們哈哈地大聲笑了。因為老人說出不妥當的大言壯語，這在大家是明白的。

「畜生庫齊馬，你還說什麼俄羅斯嗎？」不知什麼人，這樣對老人叫道。

「可是，格納陀伊，你不要動搖俄羅斯吧！」

「庫齊馬，鞏固俄羅斯吧！」

「阿斯泰訶夫在支持着的。是有氣性的人呵！」

而老人老是喊着，喊着瘋狂的話。他的話像蝙蝠似地在空中飛翔。

從門裏，露着睡意濃濃的苦悶的臉色的巡查，像黑雲似地飄飄搖搖的出來，懶懶地走近格納陀伊的身邊去。人們都不痛快地離散去了，現在只剩下格納陀伊一個人了。但拉普吉華老婆婆却仍兩手拿着帽子，依然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

「我背着十字架呵！」格納陀伊一邊嗒嗒地踏響着腳，一邊這樣叫道。

「不要嚷！」巡查響着臉說道。

格納陀伊搖着身體。

「站開！」

「走走！」巡查一面將格納陀伊向拘留所所在的警察那方面推着，一面用嘎聲這樣說。  
拉普吉華老婆婆，顫抖着頭，默默地將帽子遞給格納陀伊。格納陀伊接過了帽子，拋到頭上去，在巡查之前慢慢的走着，一面咆哮地說道：

「你這畜生，黑臉出賣靈魂，幫助強盜，不覺羞恥嗎！你還能稱作兵士嗎？兵士是應該擁護正義的呵。可是，你是什麼？啞巴的畜生吧！」

綏閣沉默着，但這時候，無論誰只要看見他的臉，都一定說是一副可怕的臉色吧。

人們都嘻嘻地笑着，各自走回家去了。他們幾人一堆的走着，偷偷地談着什麼話，但對於格納陀伊似乎已經感不到什麼興趣了。

然而在村子上，還有帶着憤怒的激動的叫聲在飄盪着。

「鞭打吧！絞頭吧！嘩，嘩，嘩！」

我們聚在河岸上，討論着這件事。

耶戈爾·達綏庚常常吸着煙草，辛辣的煙氣窒息着從草茵裏散發出來的濕的甘美的香氣，一面他質問道：

「喂，你，彼得羅夫，你是那麼樣地看着這種騷擾，並且解散了你的羣衆嗎？」

尼庚也一樣地帶了嚴重的臉色，不滿地看着我。

「格納陀伊做出了這種醜事，將我們陷於窮境了！」他熱着臉說道。「爲什麼在人們中間散佈憤怒呢？」

之後，當他們將我責備夠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他們解釋，兵士所說的話並沒有像他們所覺得的那般有害，那般危險。但達綏庚發怒地阻住了我的話了。

「不，彼得羅夫，那樣是不中用的！雖然你也是一個農民，但那是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們是比你更明白農村的事情。我們不是從書本上來看農村的。確實的事情，就是在眼前的那種事，而非你從自己的單純的心所願望的那樣。這村裏的農民們，非常喜歡多嘴，也喜歡聽點尖刻的話，但是更喜歡他們自己的磨得有了洞了的皮。」

他老是對我說這種話，但老實說，說這種話的不只他一個。這是我也懂得的。從他們看來，我是不很精通事情的人。並且他們已經差不多全部地汲盡我能給與他們的東西了。還有，在我們之間有着我不十分懂得的某種差異。在我，言語是有一種溫柔的，韌性的性質的，但他們却即使

用普通的言語來說話，也要在那言語裏面加入我不瞭然的別的意義去。更精確地說，他們捉住了某一句說話，或者將牠深深地分析，或者將牠展開，而想捉住在那根底裏的東西。他們所具有的東西，都比我所具有的更堅實得多了。雖然有點粗硬而露骨，但很分明，而且整然。我看見這點，覺得高興，他們這樣迅速地追越過我而生長着了，是的，我成就了我的工作。我給與出自己所具有的東西了。他們向必要的方面走去。即使我不能追到他們的後頭，我也不以此爲羞恥的。

有時候，阿歷舍伊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夫，你和大家之間是混同起來了！」

「可是，兄弟，那是因爲並非作爲個人而存在的緣故呵！」耶戈爾·達綏庚嘻嘻地笑着說道。「然而總還不能完全一致。關於土地分配，就將這點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了。」

幽靜的溫柔的伐尼亞，像平時一樣，反對他們。

「兄弟，那只在表面上看的呵！這正如碟子上的縫隙一樣，雖有縫隙，但碟子是同一的黏土作成，這終究是同樣的。」

阿留沙笑了。

「好，就由那些縫隙，碟子跌碎了，你的壺打破了，不，伐尼亞，你有讀讀好書的必要。不然，油就要將你完全塗起來了！」

但達綏庚却對我說：

「喂，彼得羅夫，你也有稍稍乾脆點的必要呢，懂得嗎？」

他們在格納陀伊和沙威里的事上使我屈伏以後，便開始日程上的議事的解剖了。爲找工作在這地方流浪了兩星期的阿弗捷伊·尼庚說道：

「我曾在三個地方生活過來了，無論走到那個村子去都同樣地騷擾着。任何村子都在呻吟着，苦悶着——因爲村子已被用銳利的鋸子分割爲兩個了。我曾和一些農民談到了土地分配的事情，他們在最初呢，就好像山羊看見了新的門一樣，露出眼睛來的，但即刻咆哮起來，軋切着牙齒了。」

他的優美的嘴唇上顫動着悲哀的嘲笑，他的眉根擠攏來，聲音也像疲倦了。我覺得這個高大好看的青年，彷彿被什麼蟲子蛀蝕着，越說越快地枯萎下去了。

「在阿萊納伏村，斯伐托欣·伊凡最先地理解了我們的事。他好像被打得重傷了的人一



樣，這樣叫道：「看一看我們遭過着怎樣的苦難吧！而慈伐根·福陀爾是問我：究竟怎樣我們會詳細地知道這種事情呢？他並且要我宿在他的家裏去，就帶我去了。在他家裏，斯伐托欣也來，兒子在城市裏被殺的未契珂夫也來了。他們就直接地問我：你和黨員們認識麼？我說——怎麼，難道農民自己就不可能懂得這個嗎？一切都是受了從旁的指示纔懂得的嗎？他們不相信，他們說，你說謊！我們是生在這樣的時代，然而，直到今天，我們不懂什麼樣的事情在進行着，也不能夠懂得。就是在現在，我們也想不到，決定在我們的骨頭上建設富裕的農村的事。我們連夜談着話，總之，人民是陷在困窮的深底裏的！看見這情形，心就痛了……」

達綏庚用橫眼瞥了他一眼，哈了一聲。

阿留沙把兩手用力的擦着頭。

「我們也要有報紙呢！」這樣說着，他大大地歎息了。

「在那報紙上，什麼事情都要登載！」伐尼亞接着說。「像真正的城市報紙一樣，而不像傳單招貼之類！」

「當然這樣。」尼庚慢慢地說。「這種傳單招貼沒有一點用處。只是寫着些惡劣的話……」

「在我們之間，有一兩個好的智識分子就好了！」達綏庚捲着煙捲說道。

我，因為已經和非立普及看林人的兒子會了三次了，很想將非立普的事告訴給達綏庚，但有一種什麼東西擾亂了我，不能決意使同志們歡喜，只簡單地這樣說道：

「智識份子會來的呵。」

達綏庚抬起頭來，閃閃地眯着眼，看了我，即刻快活起來，用了機敏的調子說出我們有要求城裏幫助書籍和人物的必要呀，有完全知道在地方上有些怎樣的青年的關係的必要呀等等的事了。

「這件事情，叫庫進去做使者。他是最適當的人呵。但路費是必須給他的吧，這老人近來很窮呢。」

做我們的會計的伐尼亞便說道：

「我們的錢，只有七盧布四十九戈貝克了。」

我並不驚疑達綏庚的話，因為那時候庫進已經爲了我們做了許多事情了，但阿留沙質問道：

「可是，將庫引進我們的工作裏面來，不是太早一點嗎？」

「靠得住的！」達綏庚斷定地說。「近來我監視了這個老人來，他氣得厲害。他對他那些朋友一定要盡可能地壞他們的事的，真的！」

尼庚沉重地搖動着身體，閉着眼睛慢慢地，說道：

「氣憤在我們的工作中也有地位麼？民衆已經氣憤得疲倦了，真的！」

達綏庚的砂石似的眼睛，燃燒着了。他粗暴地回答道：

「倘若我們成爲數千人，數百萬人的時候，我們不用氣憤就要抓住應該抓住的人的喉嚨的。可是，要使這思想在這樣困難的地上生長，那就不可嫌棄肥料。也沒有愛惜肥料的理由，確是這樣的！」

在空中有雲浮泛着，雲的影子遮蔽了我們。在灰色的波浪上，月亮或現或隱的輝耀着。樹木靜靜地發着聲響，水兒嚙嚙有聲，森林和土地還吐出白天的熱氣，空氣却像秋天似地澄清，在村外的磨坊的旁邊，少女們在唱着歌。她們的喧鬧的叫聲，從遠處聽來，就好像笛聲似地柔和，圓潤。  
伐尼亞聽清了少女們唱的歌，自己便也小聲地唱着那個歌了。我們在伐尼亞的歌聲裏澄

清着耳朵，靜靜地沉思着，但隨後大家也都唱起來了。我忽然看見，巡查正站在麵包店旁邊的丘上，在他的身上雲的影子在走動着。他有時給雲影所蔽，有時從雲影裏脫出來，有時成爲輝煌而巨大，有時成爲暗黑而渺小。看來，他是聽見我們的幽靜的歌聲的。因爲微風係從我們這裏吹向他那邊去。

我們沉默着了，連身子也不動一動地守視着巡查的行動。伐尼亞低聲地說道。

「不知爲什麼，倒覺得那個人有點可憐呢……」

「有點可憐？」阿歷舍伊即刻激怒了。「這個傢伙是專在計算人頭可以售賣多少錢之類的事情的呵。不會錯的。而你以爲他可憐，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住嘴，住嘴！」達綏庚說道。「看，庫進在那邊的菜園的旁邊跳着。他大概是在尋找我們的吧。當然他是向這邊走來的。」

庫進老人動着長的外套的腳邊，搖着身體，走近我們這邊來，即刻以長官似的聲音對我們說話了。

「明天的傍晚，從布羅華爾村有三個農民要到看林人的地方來。據說，他們要想聽聽關於

議會的說明。這樣，首先可以從你們這裏遣派尼庚到他們那裏去。因為尼庚是誠懇的青年，又會說話，並且很熟悉農村的生活。其次，在尼庚之後遣派阿歷舍伊去。這個唐突的傢伙，是甚至能夠使石頭也憤慨的。於是，再遣派二個耶戈爾中的任何一個去，好堅他們的心。這是說，——對於人們是有極注意地去接近的必要的。這並非在剃刀之後使用斧頭的意思。喂，我怎樣地將民衆趕到你們的方面來，是可以明白吧？

他脫下了帽子，暫時休息着，用得意的狡猾的眼色將我們一個一個的都看了一遍，一面撫摸着禿了的頭。

我們三人——我和伐尼亞及達綏庚——是早就想問一問這個老聖經通有着怎樣的信仰，以及到底信仰不信仰的。我們覺得在這個老人和上帝之間有着一種不清楚的糾葛，這糾葛似乎連老人自己也不很理解。他談論着神的時候，似乎始終要求着我們的反駁的。但最初，我們可是誰也不想和他討論這種問題。我們沒有反駁，他便差不多什麼時候都說出自己和自己矛盾的事來。例如，說着撒旦和上帝爭奪權力的時候的邪惡的詭計，——忽然就說起某些和他的思想組織無關的事來。

「可是，」他的聲音神秘地響着了。他的眼睛，他的吸引人的銳利的眼睛，在我們全體的臉上走着。「兄弟，有一回我曾坐船在加馬河上旅行，和一個西伯利亞人談天。那是一個販賣馬匹的人，他曾對我說：『撒旦是沒有的呵！』『爲什麼呢？』這樣問他的時候，他便說：『沒有的呵！有的就只有在地下的這世上的主公——只有亞當。只有最初被創造，最初死了的人類——此外誰也沒有呢！』於是，我說：『等一等，亞當不是以耶穌基督的手從地獄裏救出來的嗎？』他却說：『決不是救出的呵。亞當是在地獄裏的這件事情，在印度的一本古書裏也有得寫着。和我認識的一個部立亞人——部立亞人是像摩爾陀瓦人似的人種——他是讀印度的書籍的，會秘密地對我說過，那是這樣的一回事：耶穌走到地獄裏去，對亞當說道——亞當，從這裏走出去吧，我父非常對你發怒，所以便被弄錯放逐到這裏來了。人類呵，依據法律，你的真正的住所，是在天國之中。但亞當却回答道——不，我不想從這裏出去，在你的那天國裏，卽同是聖人也有種種的差別，但在我們的這國裏，却大家一樣地只是罪人。我住在這裏已有千年了，但並沒有損害。我在這裏已立了真正的正義。在你的天上或地上却不是這樣的呢。亞當這樣說，並不會從地獄裏出來。』」

老人以銳利的目光看了我們，他的發着火花似的眼睛投向四方，一面竊竊地笑着。

「人們，想出些什麼謊話來呵，唔？」

他，這種話，是知道得汲取不盡一般地多的。而且這一切，好像是那不能和有害的二神論妥協的人類的思想之絕望所造出來的，因為絕望使靈魂破裂，失去了完整。老人說這種話的時候，是常常降低了聲音，彷彿從地底下出來似的。

說完了一回這種話以後，庫進便站起來去了，於是阿留沙用手指插進滿捲着的頭髮中，沉思地說道：

「照我看來，這個老人是一個煽動家！」

「閉嘴，萊尼加！」我說道，「你不知道他是誠懇地加入了我們中來的嗎？」

「不，我並不是說他想反叛我們。如果反叛，這就已經是時候了！」這樣說着，阿歷舍伊便淡漠地搖着一隻手。

「無論怎樣，他的心是不信仰上帝的。可是，單只自己一個人不信仰，却覺得恐怖，於是便煽動着大家都去拋棄了上帝，而在固執自己的思想的根據。我喜歡這個老人。他是完全有趣味的。

男子並且他是大膽的。」

阿留沙快活地，哈哈的哄笑了。

「呵，真像松樹的針呀！大家都動起來了。萬事都向應該去的地方進行了！」

那晚上，我們事情討論完，尼庚已疲乏，便去睡了。伐尼亞率直地溫柔地對老人說話。這種樣子說話，是只伐尼亞一人。

「很早以前，我們就想問你了，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小爹你關於信仰有着怎樣的意見呢？」  
「關於什麼信仰？正教會的信仰嗎？」

這樣說着，他並不等待回答，便以讀書一般的調子滔滔地說着了：

「這是拜金的信仰呵。這個信仰是完全靠在七個戈貝克的上面的。今天臘燭，明天臘燭，還有瞧着從身上脫下來的襯衣——這是高貴的信仰呵！韃靼人的信仰便廉價得多了。回回教的教主是並不從農民那裏收取稅金的潔白的人物。但俄國的教主却什麼都要錢，生下來要錢，娶老婆要錢，死亡也要錢！當然，爲了上帝，是什麼東西都不得愛惜的。我並不去說這種事情，我只要說這一點：上帝，他是喫飽的，而農民是在飢餓着。」



老人像說笑話一般說着並且笑了。他的笑聲，發出有如軟木塞子在玻璃上面磨擦着似的不愉快的聲音。

「那麼，你能和上帝和好地過着生活的嗎？」伐尼亞低着頭問道。

庫進以親切的眼色看了他。沉默着，好像測驗着我們，比較着我們似地，看看我和達綏度，然後他隨隨便便地粗雜地說道：

「絲毫不必和上帝吵架的呵！在我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也不曾有過什麼東西，因此我和上帝之間不是沒有好分的東西的嗎！」

「可是，你讀過約伯記嗎？」

「怎麼沒有讀過！只是很久以前讀的……」

我們的周圍，寂然的沉靜了。在空中，星兒燃燒着了。浮雲和星遊戲着，或者隱去星的光或者又將牠現露。

伐尼亞又靜靜地說：

「那麼，想是記得的吧，約伯怎樣質問的呢？——『主爲什麼隱瞞着那日子呢？惡人越過界

限，搶去羣畜和牧者。他們使孤兒爲奴隸，強取寡婦的牛爲典質。」這種話，不是完全像昨天說的「一樣嗎！」

「呵，真了不得呀！」老人佩服地說道。「你記得，呵呵！」

他的聲音不誠懇地響着。在我們聽來是這樣的。他好像覺得了這點似地，全身不安地顫動着。

「於是，約伯還說，」伐尼亞一面回憶着，一面說。「爲什麼惡人們終身都富有呢……」

伐尼亞這樣說，庫進突然出乎我們意想之外地，以奇妙的調子靜靜地接續下去：

「他們豐富地有着財寶，也不知任何恐怖，上帝的責罰是不加於他們身上的……」

他搖着頭，抬起頭來看着天空，宛然在回憶着，慢慢地用了大聲，以詰問的調子說道：

「『真是的——巴比倫的事是比熙戎主義的事更善，這種意義，其應如何解釋，是不得而

知的。』以斯拉書上是如此寫着。現在這種疑問便發生起來了呢。」

伐尼亞漸漸熱烈起來了。

「於是，天使烏里依兒便回答他說：『因爲地上的寶物給與你們是……』」

「給與」達綏庚嘎聲地咆哮着。

「海已給與波浪了。在地上居住的人只能了解地上的事而已……」彼得小爹，爲什麼我們只能夠了解地上的事而已呢？」

庫進將他那一雙長手，在膝頭上打得拍拍的響，並又哈哈地笑起來了。這種可笑，逆湧上來使他的身體都搖擺起來。他的眼中甚至有眼淚了。

「豈不是生了很大的野心的嗎！他邊笑邊喊着。『但是，好罷，那末，你記得烏里衣兒說過』伊凡西加，切不要急於站在最高者之上！』的這句話麼？他又說過『縱然你想站在他之上，也是毫無所得』的話的呀，對嗎？」

伐尼亞很安靜而平淡地答道：

「我並不承認這是對的，因爲：應當着急，人生是短的，而人生要求我充份了解牠的過程……」

「了不得，伐尼亞！」庫進喊道。「你這可看到什麼地方去了呵！」  
年青的聲音，成了輝煌的小河一樣地流着。伐尼亞跪起來了。他雖然身段不高，但全身都很

勻整，他雖然好像一個爲生活所驚嚇的膽怯的人，一般做出沉着的面容，但這面容上却爲內部的光照耀着。

「我雖然並不希望比上帝還要高些，但是我想，應當了解他的法律——爲什麼緣故巴比倫的事情在上帝的面前比熙我主義的事情爲善呢？」

伊凡的臉色完全蒼白了，他好像一株將樹梢彎在地面上的嫩白樺一樣，非常緊張。

「爲什麼我們要做惡人們的受罪的俘虜呢！人民被我國的巴比倫人弄瞎了眼睛，爲黑暗所蔽，被加上無數的枷而又被虐待，這究竟是因爲什麼緣故呢？我，正如聖經上所寫的，是以上帝爲模型而依照他的像被創造出來的——既是如此，爲什麼人們竟把我作爲野獸或家畜一般看待呢？——未必上帝竟是一個瞎子麼？況且世界是被分爲奴隸與主人兩者了——未必上帝竟是一個瞎子麼？況且人民被仇敵所壓迫，被投入泥水與哄騙之中——未必上帝是無力麼？我要問：無所不在無所不見的全能而仁慈的主，你在那里呢？」

被月亮照射着的青年伐尼亞的面孔已經熱得鮮紅了。他那儼然而帶灰色的眼睛執拗地要求着回答，並且閃爍着青綠色的火花。我們——我與達綏庚兩人——看見伐尼亞成了這種

樣子是很歡喜的。所以我們不知不覺地興奮起來，爲他的火所燃着，全心全意地傾聽着他那嚴肅的話。而庫進老人的呼吸也激烈而增大了，他的鼻子緊塞着，眼睛裏閃着淚光。

「伊凡，你不是在講些可怕的事嗎？」庫進好像不滿意自己的話一般點着頭，這樣說。他的頭搖盪着，做出莊重的樣子，兩手急忙地在地上搜索，像探尋什麼似地搔着砂子。

「是可怕的話囉。實在的，伐尼亞，上帝是有的囉。上帝是應當有的，因爲沒有不敬上帝的國民。」

他擦着自己的胸膛，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不過只緘默了一瞬間，便又開口說道：

「呵，我咧，雖然是上了年紀的人說出這種話來是太不悅意了，但因爲是真實，所以說出來罷。你們也是非知道真實不可的。因爲我理解真實，所以就說了出來。自己招供出來罷——我雖然相信支配此世的主神，但我在自己的眼前却不能夠看見神的尊顏。實在的，不能夠看見。我的孩子喲，人類喲，你們是怎樣地相信的呢？如果被這樣地一問，從心底裏應該如何回答纔好呢？——如果憑着心的名譽來回答，那末，就是不知道！想許多人定都會這樣的回答。你們對於這一點也要考慮纔好。而且關於這個，是非理解不可的！」

了。這樣說着，他把一隻手抬起來，做出好像要威嚇我們的樣子。他被飛來的雲的陰影遮蔽住

「神應該在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如果所有的人都覺得有神；然而，爲什麼不是『阿拉』不是『凱萊密契』，而却是『沙伐阿夫』（耶和華的別稱——譯者）呢？使人類幸福的纔真正是正神。像我們這樣的所謂基督徒者，在那幾點上是較勝於韃靼人，柱瓦西人，摩爾陀瓦人，或其他的民族呢？因爲我曾經在異民族之間差不多旅行過十次，所以很明白他們的，但所有的人們都是過的同樣的醜生活。就是我們也並不較勝於他們，實在的！韃靼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在實際上比我們更潔白得多。這到底怎樣的呢？上帝的福音書被推翻了，而預言者的斷定也被推翻了，到今天却更強烈地懷疑起來！是呵！人却說是——我們之所以優越，因爲我們有基督。」

他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稍稍沉默了一會，然後便小聲地抱怨似的問道。

「那末，那個基督是在那里呢？爲愛與柔和之根源的他，是在那里呢？啊，我看不到他！爲什麼緣故我看見呢？是惡魔將我眼睛弄瞎了嗎？還是因爲我太健康了呢？」

他沉默了。這時，我們的四周也與我們一同沉入思考中去了。只有雲影尚在撫摩着那因爲

在夏天所以豐富地生長了穀物、草、花等而疲乏了的土地。河則一時陰暗了，一時柔和了，或者一時成了乳白色，好像寒冷的小徑一般轉入林中去了。

「伐尼亞，那是可怕的思想呵！」庫達又小聲地這樣說。「然而，我這樣的想法或者遲了也未可知——讓人們去思考罷！我們農民對於上帝作了什麼惡事呢？想是我們互相犯了罪吧？在今天世界中，只需生活二十年來看看就好，看究竟能否不犯罪！我們對於上帝犯了罪嗎？上帝的一切爲了人的法律，却變成了一切害人的罪惡！所以，我們不破壞第一條戒律，我們不製造偶像！假使上帝是全能的——那麼，就當毀滅一切生活的罪惡，將人們結合在全都明白的善中！然而——却是投進泥沼裏面，還命令說，不要沉下去，要當心哪，不然，就要將你們送入地獄中去的。」

他已經安靜下來，像平常一樣地談起話來，一半說着笑話，眼中狡猾地閃着光。

「啊，對了！」達綏庚小聲地說。「那也是大家非研究不可的，但是，那末，彼得·華西利耶維支，你奮發一下罷，把那種思想寫在書上，將你的思考發表出來怎樣！這麼一來，我們便將牠印成祕密的書，使得大家都讀咧。這樣幹起來，民衆也就要思考了！」

「你說些什麼，耶戈爾，」老人一面笑一面舉起一隻手來拒絕了。「我那能做得到呢！如果

將這種思想吹進人們中去了——想可以覺醒人們，使他們奮起吧！講起來我是明白的，但寫起來，却不是我能幹的了。我差不多是全不會寫的哩。」

「呵，這就可惜了！喂，伐尼亞，你將這些更大膽的預言也聯在一起，寫成書罷。不然的話，這些各種各樣的我們的教派——瑪利亞之信仰或亞古利金之信仰——只有混亂一團！」

於是老人被我們的微笑所慫恿，更繼續地空想起來了。

「假使我們的數目增加多了，我們就不得不計劃計劃一種報紙……在這報紙裏什麼都有伐尼亞，因為要你全部地擔任教會方面的研究，準備罷！」

「我下功夫罷！」伐尼亞雖是謙遜地這樣說着，但他因歡喜不過，臉上現得很暢快。「我要有一本書，寫全俄宗教會會議的書。主教們是怎樣地由這會議中被選舉出來，是依據什麼人的名義而制定教會法，總之，這些事全是怎樣地被製作出來的，等等，都有知道的必要。」

庫進，搖着頭說道：

「顯然，你是在做這個工作的，上帝幫助你吧！但是，世俗的書籍上關於這一點是怎樣寫的呢？」



達綏庚一隻手伸到地上說道。

「在我們的書籍上，這一點是被否定的！」

「全然被否定嗎？」

「全然！」

老人懷疑似的將嘴唇合上，拉着自己的鬍鬚。

「但是，這就非常困難的了！是什麼理由呢……這想是興奮的緣故吧，是的麼？」

「啊，還是去讀讀看罷！」

「嗯……想有讀一讀的必要……但或者理解不到也未可知咧？」

「讀讀看吧！」達綏庚非常有理地說。

「想有讀讀看的必要！」

此後，庫進越發熱心地在這地方奔跑，曾有一時我們沒有看見他的影兒。但忽然他又跑來了，說道：

「這里有一個很好的農民，對於你們的團體是適當的人物。此外還有一個人，這人也是一

個非常好的農民。」

他是用感覺來選擇人，却很少有選錯了的，但他的熟識人，幾乎全是近些年來在內心上經受了悲哀與侮辱的人，都好像已經明白了一直過到今天的生活在將來是已經不能再過下去了。

「我爲你們的緣故，要得到真正的人咧！庫進自己誇耀但總有些遺憾似的喊着，「但是，像你們那樣知書識理的人很少，不夠分配到所有的地方！」

「呵，」達綏庚吼叫道，「這個人，他是非常耽心的！我們不能指導所有的人，我們不過勸勸父親們，使他們不去麻煩孩子們——只是如此罷咧！」

我們的力量不夠，這是更明顯了。夏季的工作完了。每天早晨運枷（木做的打穀用的農具——譯者）的輕微的快樂的音樂鳴響起來了。因爲人們從勞動中稍稍被解放了一些了，所以就將我們拉到四面八方的各處去了。

在夏天因爲勞動過度而疲乏了的尼庚，消瘦了，並且好像也更加萎縮了，變得厭倦而且疏忽。阿留沙指導青年人忙得非常，差不多已來不及答覆青年們的質問。所以他也變得很不耐煩。

老實地大唬起來。加之伐尼亞對於我們，並不是一個令人感激的助手。他的工作——是埋頭於宗教以及教會的研究中去了。只有達綏庚一個人像馬一樣努力，一連三夜不睡，從這一村跑到那一村，將報紙和雜誌上關於議會的論文讀給庫進召集來的農民聽。達綏庚熱心地耽讀『法典』、『農民法規』以及論土地問題的種種書籍，而且好像對於這些賢明的知識是非常能理解的。

「這就是所謂法律咧！」他這樣說。「進到這法律中去了的人，就正像進到曳網中去了的魚一樣，無論你將鼻子帶到什麼地方去，都只不過是網眼罷啦！」

這樣說着，他便啞的一聲吐了一口痰，並且發怒似的申訴道。

「難道不是將時間浪費在沒有意義的事上面去了嗎！啊，啊，我如果想研究點學問的話，那就非讀點較好的書不行！」

我和他兩人，或者是各自分開，在晒穀場上或者在林中的峽谷裏坐着，將自己所知道的事講給農民們聽，有時是熱心地答覆人們關於土地分配的事，議會議事的經過，外國的土地問題是怎樣，以及外國的農民有一些什麼權利等等所發的質問。

有一次，庫進召集了大約有二十個農民，我們在一個林木茂密的峽谷裏和那些農民相聚會了。在古時候，臘人們常到這里來看羊齒草開花，這些羊齒草被農民們踐踏，已踏荒了，枯萎得成了焦黃的顏色。農民們冷不過，凍得好像一羣龐大的灰色鳥一樣，聚成一塊，坐在羊齒草上。污穢而黑且帶黏土性的土地陡峭地凸起來，裂成斷層與陷沒層，並爲各種各樣色彩的枯死了的樹葉所遮蔽。山上到處歪立着寂靜的白樺與白楊，而在上頭，在峽谷邊上，長着一株巨大的松樹，牠在我們頭上張開牠那黑而大的手，好像天幕似的將我們遮蔽着。透過這松樹，我們可以看出帶綠色的秋天的天空，離我們遠得無限。寂靜，薄暗，卑濕，而寒冷。山雀在啼，啄木鳥啄着木，季候鳥一面發出響聲來，一面在樹幹上跑。樹葉簌簌地散落。達綏庚正像鐵匠打釘似的將尖銳而涼冷的話清脆地吐出來。

「因爲當局已經再沒有可信賴的什麼人了，多少要收買幾個富裕的人，隱藏在他們的背後，打算從那命運中逃遁。」

農民們簡直好像土塊一樣寂然不動。他們將頭抬起，帶着沉靜的眼光凝視達綏庚臉上，又將他們那緘默而乾燥了的嘴唇微微地動着，做出好像口中在誦讀祈禱文一般的樣子。其中也

有坐着用兩手抱住膝頭，背向後仰，有兩三個農民將身體伸到乾涸了的小溪底裏，一面傾聽着達綏庚的話，一面望着天空。這不動與沉默將許多人的身體與無言的大地結合起來了，使它們成爲一體，化成了產生物質生命的一塊。

不大的聲音也就稀疏地響着。

「終究就是那些傢伙，決定要把我們從地上趕走的！」

「不拿錢出來，這事情就不行！」

一個身材很高却十分憔悴的農民，像飢餓的貓一般，一面閃着綠色的眼睛，一面用沉重的口調說道：

「即使要把那種錢拿出來，又會變成怎樣呢，就忘掉了民衆是沒有勢力的嗎？他會拿錢出來給你的！」

不知什麼人嘻嘻地笑着插嘴說道：

「對於我們，錢是有害的！」

「而且，金錢那種東西，到那里去取呢！」

「修道院裏堆聚着，有的是！」

「爲你嗎？等着罷！」

達綏庚停住了自己的話，傾聽着別人所說的，重又思索着，尋找活生生的話題。

「曉得罷，結局是什麼：所有的人都納稅，而當局就用借貸的方式把這款子借給某些人，這些某些人就拿我們的錢買下了土地，於是將我們所有的，沒有勢力的，變成了他自己的僱工。」

農民們好像被風煽動的樹林一樣，都搖動起來了。

「對……的……」

「有過爲了五個人絞死了全村的事麼？」

「兄弟，這個絞死已經開始了哪！一種高亢的聲音不安地響着。「看罷——那些在城裏過日子，不用土地的人，已經開始賣自己分得的土地了。」

「禁止他！」

「怎樣去禁止呢？」

「不發護照給他們！」

「對了，讓他們回到我們這里來，沒有土地過過日子看！」

「這里有人在說——無論那個的份上增加利益都是一樣！」

「當然啦！說地是圓的呢……」

這樣，不安的質問越發多起來了。

「我們怎麼辦纔好呢？」

一個高大的壯強的，穿着結實的皮短外套的農民，站起身來，將帽脫下，用鎮靜的口調說道：「正教的信徒們，這個想頭是對大家有害的！現在就拿我的事來看看。我有二十俄畝的土地，並且還能更買一些。老實能更買一些！但是——我不買了，因為很危險囉！第一，因為事情將會變成怎樣，以及究竟人民將要決定怎樣，誰都不知道。第二，因為假使我現在要買，你們就要將我趕出這個世界咧……」

只聽着了一聲枯澀的笑聲，好像有人悄悄地咳了一聲，或者是有誰正在磨牙齒。農民的身體在黑暗中輕輕地震動，互相擦磨，緊緊地貼合攏來了。我們微微可以聽得出好像被壓抑的聲音。

「直率地說——就是將民衆的一半這樣地和土地撕開！」

「兄弟們！上帝將怎樣辦呢？難道他——沒有看見麼？」

「然而，某些人當然無論怎樣說都是很好的，浮上來了囉，世界……世界要分裂了！」

那個高大的農民依然垂着頭站着，轉動着拿在手裏的帽子。

「不是這樣，正教的信徒們，」不知什麼人大聲地這樣說。「無論是也好，不好，我們用自己的腦子活動的時候要來了。明明白白的，誰也不會站起來幫助我們，而一切的人好像都是我們的敵人。」

我向達綏庚囁嚅道：

「啊，有趣得很呢……」

然而他却將眼睛睜睜閉閉地眯着，一面望着聽衆，一面用大家都可聽得見的大聲說道：

「同志們，說話與實際並不是時常能夠一致的，爲什麼呢？因爲，雖然能夠無論怎樣說，但是就在這裏，在各位的心底裏，都是想要成爲『某人』吧！」

農民們沉默起來了，只有一個看不清他是在那里的人，邊笑邊囁嚅道：



「大家都沒有加入『某人』的，沒沒——有！」

「那末，我們怎麼辦纔好呢？」一種年青的聲音悲哀地問道。

「請你講罷！」達綏庚向我低聲說。

我講了。整個的人堆默默地氣也不吐，貪求地聽着新話。有時人堆沉重地搖動起來，歎息了，並且竊竊地開始閒談起來了，又凝起神來了。峽谷中的薄暗，使人們的臉幾乎都分辨不出來了。只有幾個陰鬱而圓的斑點和眼睛暗淡的閃光映入眼中而已。人們互相貼合着，正像從山上轉滾下來的石頭一般互相重合着。望着他們，我的靈魂就被一種難以克制的希望所支配着了——就是想要向他們發出偉大的火一般的言語，將他們燒着，用熱的光去溫暖隱在深底裏的他們的靈魂，並且將這靈魂弄活，使他們身體戰慄，使他們在對生與死的喜歡與情愛之中被擁抱。

這是時常有的——人們一時哭，一時又笑起來了。就是在歸家的途中，也一面唱着新的歌，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將朋友與仇敵的區別忘記了地互相抱着走。偉大而具有生命的這個事業——對於所有的人有共通的意義，對於每一個人的靈魂是必然的，結合了人們。

問我是什麼人的人並不很多，但有一次他們中有一個問我幹的是什麼職業。那時又有一個人馬上責備地將他的質問阻止了。

「你不懂得嗎——是做什麼的？」

而且對於他們的種種質問，有時也不能不答以「兄弟們，我不知道！」

然而，這種答辭更加使他們和我接近了——人們更加爽直起來，更加互相信賴了。

「你是平民出身麼？」他們這樣問我。

「對的，並不是由賢人裏面出來的人！」

「不錯，可好得很！」

「和我們一樣的。」

他們親切地笑着，拍拍我的肩。有一次一個有趣的傢伙說：

「感謝得很，兄弟，時常領教咧。這對我們有很大的益處。」

這樣，我誠實地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結果，比裝作知道，或是做出權威地知道的樣子，反而能夠更強固地結合人們。

我由於和他們接近的關係，更加深切地堅強地感覺着了：舊的被連根拔掉了，癱瘓地顫動着，由於自己的困苦和老朽而衰弱，倚靠在現在已對牠敵視的大地上面，瀕於死境了。我們的大地要求新的力量，從身上扔掉沒有力量的東西，正像一個新娘被不能使她受孕的新郎用愚蠢的愛撫愛着她的困憊的，豐滿的，有力的，美麗的身體一樣。

我沒有專心自學的餘暇。我是受的民衆的蜂起的叛亂的教育，遵從自己心中難以克制的衝動，看明白了人們不能由有害的舊制度而生活下去，於是以團結這些歸從了這個信念的人們爲自己畢生的事業的人。我開始閱讀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是在生活方向改變的前一年，我理解着將來，以很大的困難研討着現在。俄羅斯土地的過去，由我看來，是全然黑暗的事情。關於這一點，達綏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也未可知。我認爲自己是一個建設生活的列兵，正好像是在命運設計的真正理性的和精神的美的殿堂的基石之下，慢慢地掘着溝道的泥土小工。在革命未起以前，兩黨的黨人我認識的很不少，但在起事後大家都分散了，有一部分死亡了，我與黨失了連絡，成爲獨自一個人了。知道的也僅僅是對於事業有同情的人，所謂愛好者，而不是演員。

現在，當生活的真正的推動者菲立普·伊凡諾維支出現的時候，我就談了地方工作的進

展，於是就決定了，他留在城裏弄錢，開個什麼店鋪，把阿留沙帶去做店員，並且爲我們佈置報紙的事。而華西里，看林人的兒子，到外縣做工作去了。

阿留沙和我關於我們的工作的談話，將女教師和她的兄弟也吸引來了，他們兩人熱心地幫助我們，愈加將更多的書籍和報紙弄到手裏來，凡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事情都被我們毫無遺漏地從報紙上注意到了。

我們在格堯斯德村竭力不引人注意——除了阿留沙，誰也不在我們村子里工作，也很小心地讀書報給農民們聽。我們因爲村很小，無論什麼事情都先想到恐怕馬上要顯露到街頭上去的。這村子從表面看來，是分爲許多階層的。阿斯泰訶夫與斯珂爾尼亞珂夫，這些人是第一流的人物，和他們並肩的是巡查的兄弟略陀夫——這些是我們村中的黑百人團，喫得飽飽的人們，爲了他們的財富要時常被不安所追逐的。這些傢伙爲了自己的菜鍋，不惜反對上帝。在他們之外，就是從上到下的——穩固的農民階層，有勤勞的，有偷懶的，他們一面用盡全力去耕種那已被榨取得沒有生產力了的土地，並且總是這樣說：

「或許，上帝幫助一下，就要好一點了！」

並且他們總是躲避着，藏匿起自己來，只希圖安靜與和平，在事情上，當然，他們是和富翁們拉在一起的。屬於這一系列中的一個，就有達綏庚的父親。他是溫和的，怕事的，頭髮蓬亂的農民。他做了兩次的村長。因為他的溫和，他不能拒絕這個光榮。他的兒子耶戈爾，他的一個很壞的幫手，而且也沒有什麼幫助的事。他們的土地不過只有一又四分之一的俄畝，所以達綏庚也和許多人一樣瀕於破產了。然後就是從這里蕩到那裡的窮光蛋，這種窮人——力量弱，氣大得很，什麼也不相信的，喝酒的人們。總之，因為他們只要喝酒就好，所以給他們滿喝一杯，他們便做什麼也不辭了。

而在另一方面，就是一些青年們。這些人是非常認真，皺着眉頭的，沉思的，他們內心懷着書本的力量，不贊成地側着眼睛去看他們的父親。

庫進的朋友們對於我們，也不是很大的幫手。米爾·米爾伊契，一面眯着眼睛，一面大抵沉默着，有時忽然不合時宜地靜靜地開始發笑，常常都像懇求似的呻吟道：

「喂，各位，盡力地爲基督的世界奮鬥呀。而基督一定會永遠記到諸位的美名的。」

在這樣的時候，阿留沙自然就向米羅夫投了嘲笑過去。

「喂，米羅夫，你在等着什麼呢？像你這樣的人，在地上並沒有你的要事。你還是拿起茶杯去周遊世界，去籌募資金來爲我們鑄造銅像吧。但是，你聽着哪，我的銅像是要騎在馬上的！其他人雖不曉得要怎樣鑄造，但我是永久地騎在鋼鐵的馬背上的！而且我的碑文，是要用金字這樣地寫的：偉大的格堯斯德村爲阿歷舍伊·陀米特里野夫·希比古緞夫的永垂不朽的好事乘彼於此馬之上！」

平靜的農民，難爲情地微笑着，沉默着，縮縮身體，用病弱的兩手把襯衣拉拉好。但是，那個沙威里閃耀着他的燃燒似的大眼睛，嘎聲地說道。

「還手過去吧！他們打了過來了啦……」

「這樣互相打着，又有什麼益處呀……」

這樣地問他時，他便搖着頭，一面急迫地咳嗽着，一面說：

「我對於你們的言論，再不知道有可說的話了。再沒有其他的話了！我是很快就要死的，而我想要看，他們骨頭上的肉是怎樣的顫抖的，我想要聽聽，他們的軟骨是怎樣碎得發響的！」這幾句話，已將他的全都說盡了。而這個是——可怕的！但這個男子在這地上生存的日子

子也不長了。不久他就要吐出他的殘餘的血來的。

一看見他就要悲哀地想：

「民衆被殘害，被損毀，被激怒到了什麼程度了呵——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而且，忍受這種生活不是可恥的事麼？爲什麼不與這個生活鬥爭呢？」

在格納陀伊身上發生了一樁意外的而且可笑的事，他跑到我的住所來了，他很苦惱的在椅子上坐下，畏畏縮縮的，在那暗然的臉上浮着沒有精神的微笑。

一看明白，他的衣服上全都縫補了的，而褲子也十分厚實——與平常的樣子大大不相同了。

我因爲忙得很，所以催促他說：

「米哈伊羅小爹，你有什麼事情跑到這兒來的呀？」

他將兩手伸開，就大談起來了。

「我真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你瞧，我昨天傍晚的時候，還在削海柳打算做魚梁的哩，出乎意料之外的——瑪里亞·阿斯泰訶瓦跑來了。但是，我仍裝做沒有知道的樣子——因爲那個女

人決不會和我有什麼交涉的。然而『你好嗎，』她却和我扳起談來了。非常可愛的樣子，又很有情有理的。『好，不知羞恥的女人，』我說道，於是這就成了發端，會話便開始了。她說，『我真是一個怎樣地不知害羞的女人呀。我並不是處女，我是寡婦。我的丈夫會是一個腐敗墮落的人。我的孩子們也死了。然而我却是一個強壯的女人。我的肉體飢渴着想要得到潔白的愛。我的靈魂也決不打擾我的肉體。』

兵士搔搔鼻梁，懷疑地望着我，問道。

「難道那個女人說的是真話麼？」

「沒有什麼，」我說，「真的。」

他振起精神來，有氣力地繼續說道：

「我也以為是那樣的！既然鄉下的女子是自由的，依照自己的慾望跑到年輕人那兒去，這爲什麼要算是不好的事呢？像那個女人那樣的施捨，青年人能得到手的，也不是常見的事！加之，有了那樣的女人也很好呢。不然的話——年輕的人都要去找少女了。這樣漸漸地傾聽着那個女人所說的話，她究竟想向我要求點什麼當然可以明白了。然而，因爲她沒有要說出來的決



心，所以只做出很愛嬌的貓兒一樣的神色望着我。於是我就問道：『就是這些嗎？那末，你爲什麼事來的呢？』她聽了便哭着站到我的面前來。眼淚從她的眼睛裏好像從白樺裏滴出來的液體一樣向下流着。於是她便開口說道，『米哈勒西加，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每當節日的時候，請你不要使我的父親受辱，我懇求你。你看，老頭子在夜裏睡不着覺，在屋裏走來走去，大聲喊叫，什麼人都罵到了。什麼神父是懶惰的東西，什麼巡查是強盜，警長是搶人的，這些話他都罵出來了。加之，他連省長的壞話也都說了。而這樣咆哮着，也叫人難過！當我問道，父親，你怎樣了的時候，他就大聲怒吼說，丟臉的東西，滾開些！就是因爲你和莫開伊的緣故，你想把我的生活弄成怎樣了，你想我的快樂和平安跑到那兒去了，現在誰還會要我呢？我是住在野獸裏面。假使我還有氣力的話，我就要把你們這些該罰的東西用斧頭殺死，就是你們這些畜生把我喫掉了的。米哈勒西加，我懼怕得很，我又有些可憐我的父親。』我便說道，『他那樣子，是活該的！』雖然我口裏是這麼說，但我的心已在戰慄慄地跳了。雖然並不是因爲喜歡不過，而且也不是因爲有了其他的

原因……」

這樣說了以後，格納陀伊又沉默起來了，他很難看地坐在椅子上，畏縮地動着身體，眼睛也

不看我的臉上。

「實在的，耶戈爾·彼得羅夫，就是我也明白哩。發起怒來每夜睡不着，這對於人是怎樣難堪的事呀，兄弟！當然，我並沒有絲毫哀憐庫齊馬的心。然而那個女子有什麼罪呢？但連那個女子也要被侮辱——這是為什麼緣故呢？況且也不是她自己選定這麼一個父親來做她的父親的哩……」

「像這樣說來，那末怎麼了呢？」

「請慢一點！我要依着順序來說明的。」

這樣說了以後，他便一面做出沒辦法的笑容，一面說明出來了。因為瑪利亞誘惑他，將他馴服了的緣故，他已經再不能夠責備她的父親了。

我輕蔑地對他說道：

「我勸了你三個月了，叫你拋棄那些辱罵！」

他安靜地說道：

「真的，三個月了！然而，却好像叛變了的樣子！」

「對誰叛變？」

「對於真理囉。」

這樣說了，他臉上立時現出愉快的神色，還用手掌在長椅上拍了一下。

「耶戈爾·彼得羅夫，已經到了時候哪，是的麼？雖然古時，從前，人都睡在燧爐上，想怎樣流汗就怎樣流汗，而現今，不問問隣居，是不能決定你是壞還是好的——是的嗎？」

他高興起來，哈哈的大笑了。

我將這件事告訴達綏庚去了，而他，一面惡狠狠地燻着煙，一面從牙齒縫裏咆哮道：

「哼，一個卑劣的東西！」

這樣說後，他稍稍沉默了一會又補充道：

「但是好人與病人一同過活的時候來了，雖然這是我們的一句俗話，但這完全是真實的！要曉得，在這里我們也可以找出一點益處來的。如果決定了，叫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到城里去，到我們的印刷所里去，要她做女廚子或者妻子。那末，好極了，我們的祕密地點就可以安在阿新泰訶夫的家裏。現在很明顯，格納陀伊要做他家的雇工，而因此沙西加就要被趕走了。」

「只怕你想錯了罷？」我懷疑地搖着頭說。

「我麼？」達綏庚挾着他那砂石似的眼睛安靜地喊道。「我哪，朋友，會發生這種事情和行為，我在一年前就已經看到了的。實在的咧！」

他微笑着又繼續說道：

「真的將倉庫移到庫齊馬家裏去，這件事很適宜而又無危險。因為莫開伊是目不識丁的，瑪利亞也不是會反叛的女人，老頭子自己也不會發現的——我們必須不使他發現出來。但這是格納陀伊的責任。」

「聽說，老頭子因為和格納陀伊有了關係，已打過瑪利亞了。」我這樣說。

於是達綏庚便冷靜地說明道：

「人還會被那種老頭兒打到了嗎！他那樣的老態龍鍾還能打人嗎？雖然他精悍的時候，會將兒子打成了一個傻子，打得一生都是聾子的，但這一次想是莫開伊聽了父親的命令去毆打他的妹妹罷。然而那個東西是一個聾子，就是打也不會打得厲害。加以他還有些怕瑪利亞呢。如果瑪利亞有精神的話，她大概反要毆打莫開伊哩。我今天也會見了瑪利亞的——她和華爾華

拉·基利羅甫娜一路去割蔬菜去了。什麼也沒有，笑得很起勁哩。」

他一面板着面孔沉思地看着我，一面說道：

「這一切都不關緊要，這一切都是小事。然而我不知道你已注意到沒有，尼庚漸漸變得更加煩悶了。」

「我注意到的。」

「那很好。不過你不覺得，他和我們走的不是是一條路麼？」

我沒有馬上回答他。

「不，好像不是這樣的。」

「好像？」

達綏庚笑了一下，沉默了，重又靜靜地重複地說道：

「我在一年之前什麼都已經看明白了的。實在的……所以我的心中動輒有好像樹脂那樣的東西在裏面反覆地熬煎着似的。」

在他頰骨那裏，瘤子現出來了。他厭煩地將話尾拖得長長的說：

「我們不得不是在俄國裏面的最沉着的人們，這一點我是理解的——我們的節日並非明天就到了。不是一年以後亦不是在十年以後。這件事，我也是理解的。因為事業——有好多呵！整個的俄羅斯——正好像伸到天的山一樣。實在的……實在的，兄弟，我對於這一層很了解的。所以我是沉着的。唯一我怕的事，就是我總覺得我要殺一個人似的。」

我覺得他很可怕了，有什麼不祥的東西觸着了我的心。於是我一面走近他的身傍，一面問道，「你在說些什麼？」

然而他已經回復了原來的神色，眼睛裏浮着微笑，柔和地說道：

「沉着的人們就是力量囉！在萊斯那亞被殺的那個銅匠，無論什麼時候都使我的心非常感動。我一想起了那個人，就好像我的身體全個兒已從我的心裏面被舉了起來的一般。雖然那個人已經死了，但我可是從他的力量的養育纔生存着的。我全都看到的：兵士來到他那兒了，於是他們叫他出去走一下罷。如果他向他們問道，「啊，你們是奉了要殺我的命令而來的吧？」這麼一來，可不是就沒有答覆的話了麼，你說是不是？但那個銅匠說道，「我真替你們可惜得很。年紀輕輕的人們，却以殺人爲自己生涯的第一步。好嗎，走罷！」於是他們便將那個銅匠鎗斃了。」

什麼樣的一些人呵！甚至連罵都不願意罵這些東西。這件事發生以後的第三天，我在酒店中會見了他們中的一個，完全是一個被毀了的人：做着難看的歪臉，亂罵着，眼睛像死了似的。他喝醉了，真的。如果不然，只有上吊了。明顯的，他是不能活下去的——他的靈魂已經死了。」

「耶戈爾，你怎樣了？」我又問道。

他驚戰了一下，站起身來了。

「什麼也沒有。只是想起來了罷了。我今天晚上要到城裏去的，你有什麼事情就請說罷，呀，我要走了。」

他這樣說着，便帶着沉着的神情走了。

過了十天以後，在深夜裏我與華爾華拉一起坐着，我正在將普希可夫市與洛弗可羅德等城市中所施行的古時俄羅斯的平民權的話講給她聽。然而，突然之間聽見有脚步聲在院子裏，走進門口過道了，達綏庚與尼庚兩人走進來了。

「晚安！」達綏庚以鎮靜的大聲音打招呼說。「驚擾你們了。如果是驚擾了的話，那就請原諒因為，阿弗捷伊有——新聞。」

尼庚將帽子向屋角裏一丟，一面用手撫摸撫摸頭髮，又將眼睛在屋內環視了一回，便請求似的說道：

「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我所說的話，請你對任何人都不要講……」

「你對我行一個禮，我就守沉默不講。」華理亞不講情理地回答說。

他於是把腰彎下，將身子彎爲兩段，兩肘達到膝頭，頭抱在兩手之中，但立刻又將身子儘量地伸直，兩腳突出去，噏的一聲吐一口痰到地板上了。

「講出來怎樣呢。」達綏庚一面吸着煙，一面勸誘道。

「是這樣的一回事。」尼庚小聲地說道。「庫齊馬·阿斯泰訶夫發覺了瑪利亞是和格納陀伊住在一起了……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我所以請你不要做聲的，是因爲這一件事並不是公共的事，而是我個人的事。你曉得……」

華理亞大吃一驚地望着他，默然了。

達綏庚把香煙拿到自己的臉前面，一面非常小心地吹落煙灰，一面說道：

「聽說庫齊馬想選你做女婿哩。」



「是呀！」尼庚簡短地說，看着我，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他那很美的面孔上，十分瘦損，顏色蒼白，眼睛是疲乏似的混濁，從眼睛的深底裏通過這混濁閃耀着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的花。這火花是歡喜的，恐懼的，還是憤怒的，我對這個完全了解不透。

「要從最初講起嗎？」他問達綏庚。

達綏庚眼睛不離開煙捲，淡漠地說道：

「隨便怎樣都可以！」

尼庚站起身來了——我覺得他近來愈加長高了。

「我昨天打算去喫午飯去的，於是就從他的小屋旁邊走過，那時他將我喊住了……」

「喊住了……」達綏庚心不在焉地重複說。

「實在的——他本人喊的！」尼庚喊叫着，好像要畫十字的樣子，將手高舉起來了。

「我並不懷疑這些事！」達綏庚說。他一面搖動着身體，一面輕蔑似地沉靜地口中吹噓着。

尼庚在屋角有陰影的地方坐下了。於是他那堅實而充滿了力量的聲音不調和地從那兒流出來，他的那些不注意的話毫無連絡地迸出來了。

「他是有病的，庫齊馬·伊利契，衰弱得很，顯然要死快了。他說，「我願意，你和納思提亞結婚。」我就說，「你願意，而我不能夠——我拿什麼來養她？」我們談了許久的話……」

「許久的話……」達綏庚一面點了頭，一面重複說。

「是呀！他又數說道：『莫開伊不能做主人，他又沒有小孩子。』瑪西加始終總是與情夫一道浪費，而我的財產很多……」

「很多……」達綏庚回聲似地重複着尼庚津津有味地說出來的兩個字。

華理亞一面將嘴唇咬得緊緊的，一面將臉壓在我的肩頭上。我也覺得有些好笑，沒辦法，難為情似的。

尼庚又站起身來了。

「耶戈爾，請你不要笑罷！」他的聲音顫動着，請求說。「實在的，我再沒有像這樣地生活下去的氣力了！諸位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將成爲怎麼樣，因爲人生是向前進的東西！」

「人生是向前進的東西！」達綏庚很確信似的說了。「兄弟，人生一分鐘也不停住的，人生這個東西呀！」

「是呀！而納思提亞，在城裏，我已疲乏了，飢餓了！加之，我還有母親——朋友，請你諒解罷！因爲人並不是畜生，所以像這樣吃著是忍受不住的！」

「你想說的話，說出來怎樣呢。」達綏庚勸道。

但是尼庚慢吞吞地用一種好像將話咬着一般的聲調，懶洋洋地說道：

「如果不是惡魔使她和你結合，他說，她會嫁給一個好好的人的……」

「那，你有什麼不好？」華理亞小聲地問道。「他是確確實實地盤算了的，什麼也不會落到你手裏的。」

「這個他也說了的。」尼庚肯定地說。「他說，青年人，你真是一個正直的，聰明的，真實的農民哪……」

達綏庚以同樣的聲調繼續說道：

「並且他還說了，頂好是拋棄了那些謀反的，那些同志們，到我們吸血者的中間來……」  
尼庚停止了談話，無精打采地囁嚅着說。

「剩在我這兒的只有納思提亞一個人咧，除她以外再沒有旁的人了，老頭兒如此說着哭

泣起來了。兄弟們，我明白，但是……我決定了……」

長得很高的他，臉上現出陰鬱的神色，頭髮蓬鬆鬆地散亂着，站在屋子的中間。

「請你們想一想，事情是這樣的——我要有了賬簿，也就是有了錢，那末，我們可以出得成報紙了。這麼，你們買書也好，建立學校也好。而且……請非常好的教師也好……兄弟，請幫助我罷！然而，如果諸位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我自己了。」

「可憐他罷！」華理亞低聲向我說。

「現在，」尼庚將話尾拖長着說。「這個土地分配……他將人分做兩種……」

「阿弗捷伊，這種話，請你不要講罷！」達綏庚說道，又吸起煙來。

但是尼庚好像話還沒有說完似的，依然不停歇地繼續說道。

「他哭泣起來了——他說，五十年之間，我是爲誰勞碌的呢，是爲別人勞碌了！他說，要爲我們另外造一棟房子，給我們五俄畝土地，一對馬，和一頭公牛……」

他搖動着右手，但手指頭是分開的，而又彎得好像鈎子一樣——一看到這隻手，就令人感覺不愉快。

「喂，阿弗捷伊，難道你還沒有講夠麼？」達綏庚厭煩地這樣說着。「你將什麼東西弄到了手——以及你會怎樣，日後看得到的。」

於是，站起身來走到尼庚身旁去。

「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我可不能信任喫得飽飽的人和飢餓的人的友誼，而你也頂好不要許約友誼，這個重担你將來，對不起，是沒有力量負擔的。不要許約罷！但是要許約一樁事：今後永遠不要多說一句話。就是這個……」

「兄弟們！耶戈爾！」尼庚一面驚異地踏着地板，一面喊着。

「呀，且慢！」

「我們難道不是由兒童時代就是朋友的嗎……」

「且慢！」達綏庚沉靜地而又決斷地這樣說着，將尼庚的話打斷了。「你要記着——假使或有一個人，在什麼時候蒙你的口舌之惠……」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尼庚弄得很像要哭起來似的喊着。「這太侮辱我……」

華理亞也囁嚅說：

「這個人真是可憐得很……」

然而我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可憐。

我的靈魂被薄圍包圍着已經成了冰冷的。我一面靜靜地撫摸着華理亞的手，一面默默地望着達綏庚的臉。並且覺得他是怎樣困難地在說話。

「懂得了我所說的話嗎？」

「但是，耶戈爾！」

「我並不是威嚇你——而且無論如何也沒有威嚇的必要！你當然是知道我的。我是固執的，我自己所想的，到死我都是不肯拋棄的，這一切當然你是知道的。既是如此，再也沒有什麼多講的話了！」

尼庚很頹喪似的坐下來，一面歎着氣，一面咆哮地說。

「你侮辱了我……這是爲什麼呢？」

「我並不會侮辱你，實在的！」達綏庚搖着帽子說。「朋友，在這種場合你要相信自己——這種事我是知道的。我聽到這種話和許約，豈只一次兩次了。時常都有的事。油膩的骨頭扔到人。」

的前面，他要去嚼那塊骨頭，就起了像獸類一樣的根性。這是常有的事。」

「說得好，你看着罷！」尼庚又許約着，暫時住了嘴後，又更安靜地補充道：

「我暫時要離開你們……」

達綏庚垂着頭安靜地說：

「這是當然的事！」

「馬上這就可以完了，」我輕鬆地想。華理亞的頰上已有眼淚在流了。

大家略爲沉默了一會，隨即尼庚又囁嚅似的說道：

「老頭兒不久就要死的。到那時你們就會明白了，看我是怎樣地……」

「呀，」達綏庚打消了尼庚的話說。「對不起，是睡覺的時候了！」

這樣說着，他便將帽子戴上了。

阿弗捷伊·尼庚慢吞吞地站起身來，告別了。他將我的手緊緊地握着，懇求似的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請你時常和他談談，勸他信任我。」

「說得好。」我回答道。

他看見了華理亞的眼淚的時候，他的眼中好像閃着歡喜的光似的。他慢吞吞地很費力地將他那沉重的腳從地板上提起來走出去了。

達綏庚留在後面，立刻好像很快活地講起話來了。

「好，親愛的同志們，我也要回去了。今天完全疲倦了……」

我握着他的兩手默默地望着他的眼睛。達綏庚一面很難看地笑着，一面將我的兩手激烈地搖擺着，將頭低下去了。

「你真是那樣固執的性質！」華理亞贊美地，親切而尊敬地向達綏庚說，又悲哀地囁嚅道：「他，阿弗捷伊，頹廢下去了；成了無用的人了。真是把阿弗捷伊沒有辦法哩……」

達綏庚歎了一口氣，將眼睛向傍邊一望，因惱地低聲咆哮道：

「我對於他這回所發生的事，老早就知道的，但說庫齊馬來誘引他，那是鬼話。是他那個懶東西在撒謊！事情我是全都明白的。將這件事拿來對你講，我覺得是可恥的，是非常可恥的事。算了罷，討厭得很。」

這樣說後，他激烈地搖着頭，又緊緊地將我的手握着，繼續說道。



「我愛那種不會被一切這些公牛、馬、大馬車、鞭所征服的人！在真正的自由的人，一切都是內心的，就是當他選擇外界的什麼東西的時候，那也是頂好的，——我說的是你，同名者，還有你，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這都是心裏的話。此外再不願多說了。至於那個人，任他怎樣罷！朋友們，再見了……」

他臉上美麗地紅熱起來。他的眼睛是我從來不曾看見過的那般柔和地閃着光。他很愉快地笑着走出去了，剩下我們兩人因他的奉承感覺得很幸福。我們很久都是細聲地講論他的事，覺得非常佩服他，並且真心地揣度他的命運。

「真是一個靠得住的人，多麼的堅強！」華理亞不止一次沉思地說。我從她口中聽到了對他所發的讚賞的話，心裏感覺很愉快。

我們在工作忙碌中，很快就將這兩樁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忘掉了。工作一天一天地漸漸擴張起來了。我們四周的森林，在那調順的秋天的華美的色彩中日漸鮮艷起來。已經時常一連兩三天，稀薄的灰色的雲朵，不動的停在這裏的天上，牠們好像在大地的上空凝成冰的穹窿，冷冷地在想——不是應該給牠穿白色的雪裝的時候了麼？

阿留沙和庫進兩人安慰了我和達綏庚。這兩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特別的友誼。這是，兩人互相間始終總是彼此相嘲笑好爭鬧的友誼。我們常常看見，他們兩人時常會面，時常一路進城去。他們兩人單獨地在一處的時候，講話的情形確實是另一樣的，但當在別人面前，他們就好像以自己的友誼爲可恥似的，一定要互相詬罵，互相嘲笑的。

有一次，我們四個人——我和達綏庚、庫進，以及阿留沙——一路走。我們從一個農民大會回來，這個大會老人安排在幾乎連最後的葉子都脫落了的森林裏。那一天，雖然到了傍晚，天氣也隨着晴起來了，但那天早晨却是相當地冷。樹葉，當我們的腳踏上去的時候，便巴查巴查地響，好像是將玻璃造的東西踏碎了一樣。我們正朝着西方走。透過黑色的樹枝，可以望得見絳紫的疲乏的落日，而我們的心上也是通紅的，高興的——因爲開了一個美麗的親密的會。我們四個人，每一個都演說了好幾次。一定已經給了農民很好的感動。會衆大約有四十個人，而這還沒有到齊。這是第一回，我們集合起我們熟識的農民，好像是檢閱他們似的，並且這也是第一次明白地看到，我們過去的工作沒有白費，而現在也不會白費的。

「不行哪，你們走得太快了！」庫進一面喘息一面喊道。「像我這樣的跛腳鶴，怎能趕得上

你們休息一下罷！」

「不休息好不好？」阿留沙回答說。

「這是我可以對你說的，而不是你對我說的，閉嘴！」老人責備道。

達綏庚一時唱着歌，一時口裏吹嘯起來，並且不望着自己的腳下，顛蹶着。

他，達綏庚，走路的样子很好笑，他的眼睛是望着前面十俄里之遠的地方，而他的腳却像登

山那樣地移動着。

我們一面開着玩笑，嘲笑着，一面已經走到樹林的邊上來了，阿歷舍伊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在地上滾着，爬起一大堆各種顏色的葉子，喊道：

「喂，都來坐下罷！」

這樣說着，他便一掌將庫進推倒在樹葉上了。

「看罷——這風景，請看格堯斯德村上的夕陽哪，這樣看看是分文不費的！」

庫進做出不了解阿歷舍伊的神情咆哮地說道。

「這些城市裏的好掉書袋的美少年們……」

我們坐下了。擡起頭來一看，我們的村莊好像繡在灰色的大地上的金的錦緞一樣。太陽的強烈的光亮，向着河那邊降落下去；覆蔽着蓋上新蘆葦的農民住屋的屋頂上，像燒着似的輝耀着，玻璃窗好像火一樣閃着光；大地盛裝着，招展着秋裝的美色，在牠上面是蔚藍的天鵝絨似的天空。一切都寂靜而且清新。黃昏的暗影從森林中走出來了，暗暗地無聲地落在我們和有聲音的大地之上——我們移得更緊擠在一起，爲了溫暖一些。

「真是好極了！」阿留沙這樣讚美道。「我時常到省裏的繪畫展覽會去——入場券是二十個戈貝克——有一次我去看的時候，有這樣一張畫。從毛參參的綠色毯子底下，在窩裏伸出一個沒有眼睛的紅臉，整個腫脹着，好像醉了許久之後一般，那樣的醜畫的是什麼呢？我想。等到翻開目錄來一看，却是落日啊，你這個該死的東西，瞎了眼睛的，我想，你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的罷。」

「但，但是……」庫進一面深思着，一面將話尾拖長說道。「就是太陽也各人看見的都不同呢……」

阿留沙提起聲調來繼續說道：

「然而，其他的繪畫却有力地捉住了我的心哩！例如，有一幅描繪田野的，在麥田中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路，這路通到什麼也看不見的糊塗的遠方。從那裏走來一輛載重的馬車，又有一個姑娘或是大娘走着；瘦弱的驚馬，低垂着頭，簡直垂到了地上，牠的眼睛是絕望的；那個姑娘將兩手放在背後，一隻眼睛望着那個勞動得非常疲倦的家畜，又一隻眼睛望着我。——這裏，我想到，正是我的全部的生活，像那馬的生活一樣的生活。——我勞動了十年，什麼歡喜都沒有嘗到，身體彎曲了，頭也垂下來了……」

「這些，是書上寫的麼？」達綏庚問道。

「不是的，就是由繪畫中畫出來的。」

達綏庚已經被香煙的煙霧包圍了，就是他自己也因為煙霧的刺激，咳嗽起來了。

「喂，在作些什麼！」老人搖着頭說。「這惡臭發散到我這方來了，這還行！被這種惡臭吹了，就是樹木也要吹枯的呵！」

「還帶些奴隸性的東西，正教的煙草，你不能忍受麼？這就是主教的薰香呢！」達綏庚傲然地這樣說後，又不懂地繼續說道。「但是，繪畫那種東西，我却一回也沒有看見過。只不過在書裏

看見過。書上的畫爲的是幫助人理解書中所寫的東西，但描繪在布上的畫究竟有什麼用處，這我就不懂得。而且這是怎樣用顏料畫出來的，沒有字我懂得麼？這也是我不明白的。真是，地上的事有許多不明白的，有算不清的那麼多！」

阿歷舍伊很入神地靜聽着，於是帶着確信的態度說道：

「時常去看，你就會明白了的！我時常到展覽會，劇場，以及音樂會去。因爲有這些東西，所以城市是很好的。啊，惡魔，城市真是不錯！那裏又有這麼一張畫——在酒店裏靠窗子的一張桌子前，有一個男子在坐着。從他的服裝上看起來，這個人不是一個工人，就是一個小店員。臉整個是感動着的，而眼睛是狡猾的，快樂的，他口裏愉快地唱着歌！一看這張畫就可以明白，這是那個青年暫且欺騙自己和自己的命運，而在那兒空歡喜。真是可憐的惡魔！」

「又是惡魔，麼！」庫進質問地說道。「正如和尚沒有女人就不能過活一樣，你沒有惡魔也是過活不下去的。」

阿留沙發怒似的笑道：

「爲什麼和尚比惡魔還壞些呢——這兩個侍候的是一個東西哩？」

「達綏庚稍爲沉默一會，便問阿留沙說：

「那末，結局是怎樣的呢？」

「什麼呀？」

「馬啊，喝醉了的！我知道那回事。那種東西，已經看過了不知好幾次哩！我所不知道的東西，以及沒有看見過的東西，請你寫出來給我看看罷，假使你會寫的話。」

阿留沙深思了一回，就抱着確信似的說道：

「那就是我也看見過醉鬼，馬，以及女人們的。但是，這是生活的特殊，養成牠的環境的不同！我不會解釋……不過，這樣說罷，譬如以女人們而論，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馬利亞，或者娥萊娜……然而在繪畫上，則那個女人是無名字的。却像一切的女人，並且她的生活彷彿裸露在你的面前——全然空虛而無聊的生活。正好好像沒有曲折的道路一般，是一直線通到死的。將這件事說明出來，實在難得很哩……」

達綏庚薰着煙說道：

「講些什麼莫明其妙的話哪……」

我和庫進並肩坐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傾聽這對話，一面心裏感覺到極大的平靜——太陽落到馬伊達森林後面去了，夜的薄闇已經從山坡的叢林裏出來了，但是樹梢上還留着紅色的光線。在夏天中疲乏了的大地在打着瞌睡，準備睡下做冬天的白色的夢。被秋天的雨洗得很清潔的青空的帷幔，更加低沉地垂到地面上來了。

庫進推了我一下，笑嘻嘻的說道：

「他在這寂靜優美的天空中——即使是一分鐘也是好的——如能突然出現了，那是多麼好呀。」

「你是說上帝麼？」達綏庚問道。

「是呀！主上帝也可以說……」

「彼得·華西利支，神是失掉了支配權了！」阿歷舍伊拍着老人的肩頭，揶揄似的這樣說。「不對，你且等着罷。這不是開玩笑的。」庫進抬起了一點身子，用長手指威嚇地指着阿歷舍伊，一面很有精神地說道。「你知道，我同意，關於這個神祕的對象可以下任何的判斷，可是對於不存在的東西，却沒有什麼可說的。如果說是——有什麼的？那是什麼呢？這必須要知道的。」



他眼裏發出了火花。聲音聽來很可愛的。老人打算講些含有尖銳的二重意義的事情。

「我在長久的生活中，曾和各種各樣的人衝突過的。有一回，在加利斯縣裏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個巡禮的……我聽了他很多侮辱神的話，其中有一句特別使我忿怒！他說：『支配世界的乃是惡魔！神從天上降下來失掉了不死之力，以耶穌基督的名字被殺了，釘了十字架。而且，不是惡魔被主從天上放逐下來，乃是惡魔將主同人一路由天國放逐出來了。主一接觸到地便死去了。惡魔將我們人類當作我們的神的忠實的僕人而放逐了，並且將每一個人都灌輸以不相同的思想。惡魔使人類的思想不一致，他便更能鞏固他殘忍的寶座。』」

他順序地將我們每一個人望了一眼，便好像教訓我們似的附言道：

「真是虧他想出來的異端的思想呵！」

音：  
達梭庚做出和庫進的年紀差不多的那樣的面孔來了。他慢慢地說着，話裏常帶忿怒的聲

「當一切的頭腦都會思想的時候，一切的錯誤也都暴露出來了。像神話的那種東西，頂好是應該拋棄了的。那些話嚇不倒人！」

老人疑惑地搖着頭。

「你們是在你們的物質智識的黑暗中騙你們自己！」他邊笑邊說。「依照我的想頭，上帝的話直到世界的末日都說不完的，但你們有將牠說完的義務，是你們咧！」

阿留沙臉朝着天，在地上躺着，吼道。

「老祖父，我們要將一切的語都說完的，等着罷！」

從小山的斜坡上，有一個什麼黑而圓的東西現出來了，但只在薄闇中稍稍移動了一會，便消滅不見了。

「有什麼人走向我們這兒來了。」我這樣說了。

阿歷舍伊站起身來目不轉睛地注視了一會，又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唱起歌來了。

月亮出現在天空

我愛的人兒乘着馬走在田野……

月亮從我們的右手那方現出來了。牠的大的，淡紅色的，朦朧的圓臉，升起在茂密的森林的黑網的上面。這正好像，月亮是繫在樹林之上，而樹枝又婀娜地將月亮支持着，將它漸漸向上，向

着星的世界的天空推去。

「那很像是綏閔！」

達綏庚將一隻手撐在額上嚇唬着。「確實不錯！是他！想是因為我們在這兒太坐久了吧，那個東西走擁來了……」

「我們頂好是還坐一會再走，或許他還沒有看到我們。」庫進發表着意見。而阿留沙皺着額說道：

「難道你怕他麼！」

「爲什麼呢？我同他是朋友呢。但是，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你却有防備他的必要咧……」

「爲什麼呢？」

「因為他在對華爾華拉下手哩……」

「且等一等說話！」達綏庚小聲音地說。「那個東西朝着我們來哩！」

「那是當然的事。」阿留沙囁囁着說。

在寂靜中，傳來一個愠怒的訊問。

「你們是什麼人？」

「是我們哪，是我們哪！」庫進急忙地喊道。

於是巡查便走近我們這邊來了。他顯得奇怪的闊大。他不曾帶鎗，只吊有一把軍刀在身

上。

「你們聽着了沒有？」他氣悶地喊道。「浮金地方有一個小商人被人殺了？」

「誰呀？」達綏庚問道。

「是小俄羅斯人，加拉伊達·彌隆。」

「那末，誰殺他的呢？」

「現在還不知道。」

綏閱將膝頭彎下，與我們一起在地上坐着低聲吼道。

「不見血的日子簡直沒有……人類的血這東西，真是無涯際地流着。彌隆倒在大門口，血

流到院子裏凝結得像水盪一樣……」

他好像初見面似的望着我們，冷淡地問道。

「那個人，或者，你們殺的。」

「什麼人——我們？」達綏庚粗暴地大聲地說。

「實在的，我知道的。有沒有人帶有火柴請借用一下，因為我忘記了帶來。」

火柴噓的一聲燃了起來，便再一次地對大家望了一回，又問道：

「喂，你做什麼！阿留沙，你爲什麼將牙根咬着！」

「綏閱小爹，我因爲快活不過。」

「怎樣？」

「總之，心裏快活不過！」

「在這種時代還有什麼快活呢？況且到處到處盡都是聽着殺人的消息……」

「但是，你將四周好好看一下……」

巡查速急將四周環視了一回，便不安地問道。

「誰在這附近呀？」

「沒有，誰也沒有囉！」阿留沙吃驚似的說。「我是指着月亮說的。實在的，無論看那一處都

真美麗得很……」

黑色的人抬起頭來望了一回，便陰沉的說道：

「月亮不是時常都有的嗎。像這種時辰，正是月亮出來的時候。月亮並沒有什麼特別可愉快的事。該隱將亞伯殺死了。就是有這件事罷啦！」

「你爲什麼不騎馬來呀？」庫進問道。

「馬的脚跛了。要請獸醫。你是什麼地方都去的，替我請一個獸醫好嗎？」

「我那會到處都去的呀？」

「我知道的哪。你的名聲並不好咧。」

「是誰在造謠言？」

「總之，是人！如斯珂爾尼亞珂夫咧，阿斯泰訶夫咧……什麼人都說了的！」

庫進不像老人一般，很有精神地笑了。

「將好人說壞，那是毫不費力氣的。所以，頂好是將壞人說好來給人看看！」

巡查無力地，好像酒醉了一樣，昏沉而困憊地淋漓地說道：

「聽說，你在做些可疑的事。」

「你就相信這些話麼？」

「但是，阿斯泰訶夫在監視着你們的行動哩。外面的人只要是他講的話就都會相信的

……」

庫進拂拭着自己外套的衣邊，站起身來很有精神地說道：

「只要是他講的麼？的確不錯。只要是他講的話，外面的人就都會相信的。因為他是聲音高亮的老頭兒，加之在華西萊夫斯加亞的鐘樓上，又掛有那個傢伙的鐘。或許阿斯泰訶夫的鐘的聲音，在第七重天上都能聽得見呢。」

「不要說笑話！這些話全是不相干的。我在職務上是應當比阿斯泰訶夫更知道些的。可是無論如何我總趕不上他。」

「你的工作可不行！」達綏庚定定地注視着他說。

就是從我所見到的來說，巡查的粗暴的面孔上，今天却是柔和的，而且還好好像因為什麼苦悶的思想而脹大起來了。他那暗黑的眼睛寂然不動，眼中的神色是污濁而無力的，頭顱則那麼

不安的排在那兒，就簡直好像裝載在那個長着深黑色的毛的粗頸子上面，却感覺不舒服，又好  
像怕牠就要滾到地上去了。

綏閱笨重地動着舌頭繼續說道：

「都說有三個主要的人物，你和達綏庚和耶戈爾·彼得羅夫……此外還有一個阿留沙  
……」

「像這樣子，那就有四個人！」——阿歷舍伊說。

達綏庚就心地問道：

「綏閱小爹，你怎樣了。噢，醉了酒麼？或者是生病了？」

「你問那些事有什麼用呢？」巡查一面無力地從地上站起來一面說。「你對我有什麼  
事？」

這樣說着，他對我們招呼也不打地就走開了。我們也就動身回家。  
庫進眺望着巡查的後影說道。

「他好像是不大好……」



「是呀！」達綏庚肯定道。「他病了。」

「管那個東西怎樣，那有什麼關係呢！」阿留沙將兩肩聳起來喊道。「依我想來，定是那個東西自己將彌隆·加拉伊達幹掉了的。定是那個東西幹的！」

「胡說！」達綏庚粗暴地截住了阿留沙的話。

庫進也責備地說道：

「你說些什麼！難道可以這樣說法的麼？」

但是阿留沙依然不改變他自己的主張。

「不，定是他！如果彌隆不是他殺死的，他定要殺死一個別的什麼人，就看着吧！」

因為阿歷舍伊非常確信地這樣說，所以我悚然了，全體的人也都沉默起來了。

此後又過了兩星期，事件就多得像小河一樣地流集攏來，作成了一種旋渦，這旋渦將人們渦捲着，捲到意外的混亂中，以至喪失了理性。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會有這種情形的。就這樣地來到了這一天。

這一天，我和耶戈爾一道在華西萊阿村中，對那些聚會在晒穀場上的農民們，說明了黑百

人團是什麼，以及他們所做的是那些事，我們直到黃昏纔回來，天色昏暗而且陰沉，我們沿着奧斯泰諾克峽谷的谷底走着，突然在上頭從冰冷的昏闇中發出嗶聲的叫喊：

「嗨，耶戈爾·彼得羅夫到這兒來！」

「不要去！」達綏庚握着我的手忠告我。

「不去不行的！」我一面望着在那並不很高的山丘的一端現出來的馬頭和正在窺視着下面的巡查的暗黑的面孔，一面這樣說。

「趕快來！」他呼喊道。「喂，達綏庚，你走你自己的路罷！」

「惡魔，弄起鎗來了……」達綏庚向着我囁嚅說。

我抓着灌木，於是向上攀登着。我攀登到了和馬同樣高的時候，巡查便問道。

「那個人走了嗎？」

「走了。」

「我因為有兩句話非和你講不可——只和你一個人講啊，走罷，喝，木頭東西！」

他趕了一下馬，騎到旁邊，停下了，留神聽了一下什麼，就向馬頭彎下身子——因為我正站

在馬臉的旁邊的緣故——一面像說夢話似的用了沒有氣力的聲音靜靜地說道：

「我有話要和你講——你等一等！啊——不久就是冬天了。這就是說——是你離開這裏的時候了。離開罷，把華爾華拉讓給我！」

我正在撫摩馬的頸項，但我的手搖動，顫抖起來，無力地垂落下去了。

「你在……？」我問他。「難道她是一隻羊麼？」

「請你和她斷絕關係罷！」他繼續說，那聲音像木頭我特別被這種聲音嚇了。我戰慄着，用乾燥的舌頭說道：

「你說出的是些什麼話，你頂好考慮考慮罷！」

然而他却好像不會聽見我的話似的。

「請你爲我的緣故斷絕了罷。請求你！」

他老實是在那兒哀求。這對於我是非常不愉快的。而且也是不可思議的事。他比我的力量要多一倍，因爲他還帶着鎗。

「請你斷絕了罷！」

說：

我的腳顫抖着，我怕他，又生氣，好不容易纔抑制住抓住我的心的憤怒。我大聲地回答他

「那不行。」

他好像是聽見了這句話了，便在馬鞍上將身子挺直地一伸。

「憑着基督我請求你！」

我因爲不明白和他講什麼纔好，所以只用一隻手揪住馬鞍默默地一聲也不響，而他却慢慢地說着，好像用卑劣的話做繩索將我纏繞起來一樣。

「喂，你頂好是仔細想想罷。你完全握在我的手掌中。你是危險人物。以我的職權，我能夠隨意把你怎樣辦了的。我把你殺了，也只要說是因爲你反抗我，就此便可以完事了。」

「吃醉了罷？神志昏迷了罷？」我心裏想。

但是，並嗅不出他有很大的酒氣。而且他是直挺挺的騎在馬上，他的話也覺得是很相吻合的。如果他大怒起來，怒嘯着，咒罵我，我確實要覺得輕快得多，然而看着他做出這種態度來，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我便說道：

「綏悶，閉嘴罷，你在說些什麼？」

「我知道你是什麼都不懼怕的……」他囁囁着說。「然而那種事情對於我，却算不得一回事！我要走的路是決定了的。道路立刻就是向着山脚那邊走。我並不顧到那兒去。我要的是她，華爾華拉，她對於我，是必要的——救救我罷！」

他簡直像一個吊死的人，頭低低地垂在胸膛上，並且稍稍橫着的。他用一隻手把韃繩分開，但他那冰冷而堅硬的手指頭却觸着我的手。我於是身體發抖地戰慄起來了，胸頭也像要嘔吐。

和他講些什麼呢？

「華爾華拉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的。」我說。「去跟她談談罷。放開我罷！」

完全好像假睡似的，他在馬鞍上一面搖搖地動盪着身體，一面拖長着話尾說道：

「我已經講過了的……三遍……都不止。我還用過種種的手段恐嚇她。但她依然一點不怕。……我就找這樣的。」

這時我就抓住他的手，拉了一下，向他喊道：

「你在講些什麼？你病了，是嗎？」

他的身子向我搖盪着，顫慄着，向四周環顧了一下，說道：

「我因為沒有睡覺。我是什麼時候睡了的，已經記不清了。我很想睡，但又怕得很不能睡。」

「你怕什麼呢？」

「我的頭腦像磨坊一樣咧……」他又噙噙地叫道。「並且舌頭已經講不出話來了……」

「怕的是什麼呢？頂好回家去罷！」

「我想回去，呵，他們那些東西！我昨天打了庫齊馬。他總是嘮叨着——那些爲害的人。老傻瓜哭泣着。不來打算華爾華拉的事？……我推了他一下，他跌倒了，傷了自己就又哭起來了……」

我覺得冷，窒息，——這個談話像夢魔一般緊壓着我。我將馬轡握着，靜靜地將馬拖到大路上去。

梭閱問道：

「你到那兒去？」

「回家去啊。冷得很呢。」

「你，要把我拖到那兒去？」

「你也頂好回家去。病人可以在野外彷徨嗎？你是喝了酒的吧？」

「沒有啊，不錯，我昨天喝了酒的。請你將馬放了罷，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去的。放了罷！你什麼也不懼怕，任何人說的話你都不聽……」

「是的，我不怕的，魔鬼捉了你去！」我這樣想。

「聽着，」他說道。「怎樣，我把錢給你行不行？現在我已經有六十二個盧布了，喂，怎麼樣？」他的無力的聲音割着我的心。

「爲什麼我要你的錢呢？」

「我給錢你，你將華爾華拉換給我！」他這樣說明着。「要，我還多給你一些錢也可以的！」

友，我還有些錢哩……」

我默默地將馬拖着走。並且有些怕他會打我，時時又掉過頭去向他那邊望望。

「將馬放了罷！」他請求說。

我放了韁繩時候，便在頭上聽到他的聲音了。

「啊，走罷！沒有用斧子斫來！我只是說說笑話罷了！你想我是有病吧？我決非有病啊，我到磨坊的酒店去了。因為陀尼加和菲克勒西加在那兒……」

他說出了一些卑鄙的話。我覺得他的聲調漸漸變得堅強而又明白了。

「再見了！冷得很咧。在這種時候喝伏特加，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啊，走，母牛！」

他用皮靴的後跟蹴着馬的肚子就馳往黑暗中去了，但突然又在附近的什麼地方站住了。我也將腳立住，很小心地預防着怕他會開鎗。我的腳想跑，於是就走進旁邊的灌木林中去了。

「無論如何，是你走開的時候了！」他的聲音喊道。「聽到了麼？」

雖然他是這樣喊叫着，但在這聲音中並沒有怎樣威嚇的意味。

「聽到了。」

他對着馬大聲吼叫起來。馬的蹄聲在那因為寒冷已經凍了冰的響得很好聽的道路上急



急地響起來了。

我想取暖，也跑起來了。在穀倉附近的牧場那里，達綏庚在等着我。這時達綏庚因為冷不過已經在發抖。我將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訴他了。他粗暴地吼着笑道：

「他怎會不做出什麼事來呢？現在，你頂好到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那兒去，將事情問個明白。我就到那個東西的兄弟略陀夫那兒去。因為這件事情有講給他聽的必要……」

「他們是爭吵了的。」

「呵，這里却是一種什麼樣的爭吵呵！唉，女人在我們的事業上，她們是多餘的！聽到了這個暗暗的責備，我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了。」

「啊，朋友！我於是說道：『你好像把直到今天的歷史都忘掉了似的。』」

「我什麼也沒有忘掉。歷史是城市裏造出來的。那些女人——我不再講她們了。但是，他稍稍沉思了一會，說道：

「不，我弄亂了。」

我於是請求他道：

「請你到華理亞那兒去一會兒，在你從略陀夫的地方回來的時候，」  
「好罷！」

這樣說後，他立刻很高興地用肩頭撞着我邊笑邊問道：

「那個東西，說過了要殺你的嗎？」

「這種話也說過了的。」

「混蛋，可不是惡魔嗎？你是怎樣，怕起來了？」

「有一點兒，兄弟！」

「那末，就是嚇了咧。」

他又把他那寬闊的肩頭撞着我靜靜地說道：

「於是喊我到華爾華拉的地方去，你做得好。」

「這又有什麼好？」我驚異地問。

「算了罷！難道不這樣麼！」

我們穿過了村莊。因為略陀夫的家已經走過了，達綏庚急忙掉轉身去，消失在黑闇中了。

我的心不安而苦悶。我因爲很不願意走到人前去，所以對於華爾華拉家的窗上在閃亮着的那彷彿在招誘人的燈影，也只望望走過了；獨自一個向着田野的磨坊那邊走去。簡直好像燬的煙突中那般暗黑。被沉重的濕氣壓着一般的村落，好像全都沉入地裏去了，只有水磨在轉動着死的翅膀，好像要飛，却被寒冷和夜束縛着，無力離開小丘。下着碎小的乾燥的寒霜，鋒銳的怒風激烈地飄蕩着，吹散了黑暗中靜靜的喧聲和難聽的吵鬧。不知什麼地方門柱在哭泣一般響着，百葉窗碰擊着，寒冷的家畜低微地叫着。一束稻草在路上旋轉，找不到過夜的地方，哀訴似地啾啾地發響。

於是人們的事情浮上我頭腦中來了，我不知怎的覺得可憐他們，我回想起了庫進的聰明的暗示。

「惡魔使人們起了種種的意見，以便鞏固其殘忍的寶座……」

在我的心裏不安地激動着一種模糊的無私的關於達綏庚和華理亞的思想，很想看到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在幸福和歡樂中。我可憐自己……面巡查像一個黑團一樣站在我的記憶裏，他那無生氣的聲音也響起來了。

在靜寂中，聽來很熟悉的脚步声慢慢地可以聽得清了。達綏庚走來了。我就向着他來的那方面走去。

「喂！」

「是你麼！」

「是我！」

「華爾華拉不在家麼？她窗上的燈不是點着的嗎？」

「我在這兒等你哩！但略陀夫怎樣？」

「略陀夫怎樣！他含糊糊地說——他，早就這樣了，而我不是他的長官呀。既然如此，滾他們的蛋罷！」

我們會見了華爾華拉的時候，她十分的煩惱。從眼睛上看起來，她好像是哭了的。她很不樂意地將門打開來，而且又發怒的問道：

「你們直到這時候是幹麼的？」

「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達綏庚一面坐下一面說。「還沒到八點鐘哩。」

「這是你把她弄成這樣的！」達綏庚一面吸着煙一面尖銳地說。

「夠了，親戚！我們命運不知道要叫我們怎樣呢？」

「你或許還會兩脚朝天倒着站的……」

那個善笑的名叫尼孔·葉爾馬珂夫的農民，很贊成達綏庚的話。

「不錯，耶戈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頭向着下面過活着——是要把戲的。」

路陀夫威嚇似的斥責說：

「這地方也開起玩笑來了！在死人面前頂好是去找找主人罷——他們不要驚嚇死了！」

「那是村長的事」

「如果你想找——去找罷」

「我爲什麼我不是當局？」

「那末你就不要作聲！」

「但我不能夠不作聲！」

定的！你們從那里知道他今天來過了呢？」

「可不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嗎！」這樣說後，達綏庚就以兩手擦着膝頭，微微地笑起來了。

這時我就把我會着了巡查的事以及巡查的瘋話都告訴她了。她聽了之後，就快活起來，把針線拿在手裏，在桌旁坐下了，用快活的聲音說話，笑着，煩惱地生氣地說：

「他完全不讓我安靜！雖然我百般地忍耐，沉默着不做聲，但也已經再忍耐不住了，不然，就是有罪的了！那個東西常常跑來，走進來時，鎗呀刺刀呀叮叮噹噹地響，他又大聲喊叫，咆哮，呼吼……真是再沒有像他那樣可怕，卑鄙，無禮的人了……」

達綏庚將兩眼圓瞪起來望着我，靜靜地哼着鼻子——這是他發怒的標記。

「你爲什麼不將這些事情告訴我呢！」我質問她說。

她厭煩似的答道：

「真是傻得很！那樣，他難道不會將你殺掉了——你只有進棺材和墳墓，那個東西雖然是半瘋狂的，但他却知道他自己是有權力的！」

「難道真是半瘋狂的嗎？」達綏庚問道。

「喂，你們可不可以拿點什麼來替那個女子蓋上呵！」

「這並不關緊要！這個女人就是活着的時候不穿衣服，她也毫不在意的！」

「像這樣，這個巡查倒很歡喜哩！」

「那當然的！現在福基諾村中……」

「但是他將工人米哈伊拉的頭打破了。」

「應該抓住他，那個米哈伊拉。喂，村長！這兒的一個工人，米哈伊拉——我知道的，他沒有讓

照，聽見了嗎？」

耶戈爾的父親達綏庚，是一個身材很高，個個，而溫和的人。他留心地細聲回答說：

「要捉住他的甲長們這裏的一個人，聽着……」

「米哈伊拉麼？」

「是麻子麼？」

「去搜尋他去罷！」

「對了！」略陀夫以滿足的聲調說。「不然，大家只是到處走走或站站而已，誰也沒做什麼

的兒子逃走後又回來了呀，這些事——今天他全都講出來了的！」

「的確不錯！」達綏庚靜靜地說。

「種種的話講完了以後，他便用哀求的聲音低聲吼道——離開那些人罷。那些傢伙雖然溫和而又嚴正的，但却是最可怕的人們。他們都是遵守祕密的共濟會會章的，他們不怕死，全世界都有他們的同志和援助的人，他們想把所有的國家合成一個，使戰爭永不發生……」

「那個東西，他聽着鐘聲了！」達綏庚愉快地邊笑邊說。

「總是講些這種話呀！」華理亞吃驚地說，把碟子弄得璫璫的響。「他亂罵，亂罵你們，然後又笑了——他說，他們都是些呆子，什麼也做不出來的，總有一天全都死掉，大家互相殘殺而死的。以後，他又講到自己的事上去了——他說，所以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講，但是你必須發誓不將我這些話對任何的任何人講。我就喊道，真是討厭得很，請你回去罷，我不願意聽你講的話。於是，他稍沉默一會，將頭低下去，又問我道，你就什麼都不怕麼？呀，我還有錢哩，你要的話，我可以把給你。所以我便說道，你頂好到磨坊去罷，那兒，有人要錢的，我求你去開我罷。」

她的面色漲紅了。聲音帶怒地顫動着，兩手也戰慄起來了。



他也並不傻哩。他開口說道，啊，實在的，達綏庚，我糟了，兄弟，我是開小差的，是從軍隊中逃跑出來的。我沒有護照！我對他說，你也不大聰明，於是我將他安置在邱爾苳伊嫩樹林中，大概他還在那兒坐着等我們哩。我打算馬上將他帶到看林人那兒去，以後再將他隱藏起來吧。」

我兩眼望着他——達綏庚連頭髮也沒有亂。但我却已經像快要死的那樣疲勞，頭腦裏昏亂。心異樣地跳動，加之因為嗅了人血的腥氣，我覺得要嘔吐起來了。

「但是，那個女子大概會傷風的！」他一面捲着煙草一面執心地說。「是光着腳逃出來的。我真可憐她呢——她正像那巢壞了而掉了下來的，還沒長羽翼的赤裸的雛鳥一樣！」

「你可會注意到這一點上來了！你真連這些事情也記得咧！」我從心底裏驚異着，這樣問他。

他一步一步的用穩健的脚步走着，默默地一聲也不響。

天快要亮了——樹上已經可以看出有一層薄薄的灰色的霜。達綏庚的臉上現出了微淡的嘲笑。

「你曉得的，」他將頭低下去說，「我是很歡喜人類的，實在的咧！我雖是這麼樣的粗暴的

達綏庚靜靜地邊咳着邊問道：

「你對他發了誓沒有呢？他對你講了沒有，他想的是什麼呢？」

「真的，那種東西所講的話不聽倒要好些呢，我寧願將耳孕塞着還好些哩。他開頭講到一個什麼女人……他似乎講的什麼，青色的死人，死了的女人。他說，她一個人，在深夜裏全身脫得一絲也不掛，閉着眼睛，兩手向前突出。然後又開始說些這樣的話——狗東西！像他那樣厚臉無禮的東西，決不會有的！」她陰鬱地而又厭煩地說道。「那個東西所講出來的話，我真是無論怎樣也不能學得出來的……」

「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達綏庚由桌子那邊站起身來懇請似的這樣說道。「您今晚不要在家過夜，明天，」他轉身對我說，「送她進城好，我走了。」

他將手遞給華理亞，又望着她的眼睛，勸道。

「你頂好趕快預備一下罷！他，實在的，是半瘋狂了，已經到了最宜於吊頸的時候了。呀，同名的，我走了。」

我很願意留在溫軟而美麗的她的房間裏。照我所看到的，她也是願意我留下纔好的樣子。

她那煩惱的面容上的疲乏的兩眼，親切地望着我。但是，我却不能不隨着達綏庚去。他將我的心攪亂了。他的臉色非常的和善，他的行動好像有點特別的蹣跚和懶散，彷彿炫耀自己的力量，在什麼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力量似的。而且他冷冷地哼着鼻子——這就是說，他的心被憤怒捉住了。我站了起來說：

「再見，華理亞！」

她不願意地將手遞給我，而眼睛在說——「不要走開。」

「你到那兒去？」達綏庚一面戴帽，一面問道。

「我同你一路走啊。」

「我一個人也認識路的！」

他眼中現出不愉快的神色，而對面地將我看着。我感覺着了，自己的想像不錯——他決定  
了什麼事情。

「你將他放走了，不行的哪。」他像開玩笑似的對華理亞說。「幾個星期都是將你一個人孤零零丟着，好的愛人難道是這樣子的麼！」

「聽見了麼？」她愛嬌地將一隻手搭在我的肩頭上說。

「耶戈爾，你是想去做什麼的，請你說出來罷。」我向他懇求說。「或許，我就不和你一起走

……」

三個人的臉互相對望着，默然了。於是，立刻猜到了一切，彼此都明白了。

「那你就滾蛋罷！」達綏庚一面向着門那邊走一面說，但我將他的手拉着說道：

「不行，像那樣幹不行。」

華理亞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她低聲說：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爲那種人而去毀滅自己嗎？」

如此說着，他便將我向着門口推着，急迫地說道：

「跟他去罷！不要讓他一個人去罷！」

我不能拉住他，他把我拖到門外邊。我們兩三分鐘之間都是默然不語地在街上走着。

「請你不要走得使靴後跟發出響聲來了！」達綏庚發怒似的說。「這裏的什麼地方是有

看守的人的。我想你頂好是回家去罷！」

「我不回去。」

「那末，你到那兒去呢？」

「我同你一路走啊。」

這樣說後，兩人又默默地向前走。我聳着耳孕聽，看在黑暗之中有沒有馬蹄聲。

「你在想什麼呀？」達綏庚陰鬱地低聲說。

「我什麼也沒有想。」

「我到磨坊去。因為那個傢伙在那兒。」

「你去幹什麼呢？」

「到了那時候就會知道的。開頭我要對那個東西說——你離開這個地方罷，因為你是病人，你是有害的人，如果你不走的話，那就會後悔不及了。」

「你將這種話一說，他立即就會對你喊起來的！」

「瞧着罷！」

理性吩咐我說，你吵鬧起來罷；而心裏覺得，這不須要。於是我便默然了。

我們發現已經過了牧場，走到穀倉旁邊了。在我們頭上風急急地趕着一陣陣的黑雲，我們四周的那些因寒冷而乾枯了的柳樹林，都騷然地搖動着。一切都急忙地趕着迎接冬天的休眠。達綏庚靜靜地從牙齒縫裏吹着口嘯，風則將這寂靜的細音向着黑暗中吹散。冷得很，而又感覺很難過的。從遙遠之處傳來幾乎聽不見的騷攘的聲音……

「好像有人騎着馬跑來的樣子！」我吃驚地說着，不知是因為寒冷還是因為恐怖，我的身子戰慄起來了。

「是風哪！」達綏庚傾聽了一回，回答說。「不要是格納陀伊糟了——把他抓去了！」用鎮靜的步伐開大步地走着，他一面思索着一面繼續說道。「我的父親昨天從區公所回來，聽說阿斯泰訶夫控告格納陀伊，告到法院去了，而且還送了什麼文書進城去了吧。又聽說，書記爲他作的那種文書呀，靜聽一下……」

騷擾的聲音更加近了，已經可以聽得很清楚了。是有人騎着馬跑來了。

「這並不是他來了。」我說道。

「那末，是誰呢？」

「那個傢伙的馬，走起來是普托普托地響的。」

黑暗中有一個大的灰色的點子飛奔着，並有特別大而顫動的聲音在吼叫。

「人——人們……來呀……快些……殺人！」

我們於是就向着騎馬的人那邊跑去了。

「那是磨坊的工人珂爾納伊！達綏庚一面跑一面說。「站住！那兒殺人了！」

騎馬的人在馬上跳動着，不能停住牠，馬從這邊跳到那邊。幾乎踏倒了我們，因此將那個騎馬人說的話都消失下去了，只間或聽得見一兩句。

「在磨坊，好人巡查在那裏殺了當兵的妻子阿弗陀提亞……你是達綏庚麼？你的父親在家嗎？啊！頂好是趕快將人們都招集攏來。不然的話，那個傢伙就會在那兒將所有的人……」

「你跑到村中去罷。我們到那裏去！」

達綏庚將我的手拉着一面趕急走，一面喊道：

「啊，你……真遇到了！我對略陀夫說了……狗東西！」

在我們的背後「起來呀——起來呀……」的這種令人膽顫心驚的呼聲喊叫起來了。

我們喘不過氣來的跑着。風打着我們的背心，將一些不安的聲音，喧嚷的犬吠聲，銑鐵製造的警報板所發出的低沉而帶鐵鏽的急響，都送入我們耳中來了。村莊已醒過來了，但牠似乎恐懼地向旁邊跑去，避開磨坊。

達綏庚向前屈伏着像狐狸一樣地跑，他一面氣都喘不上來，一面吼道：

「在那兒本有三個農民和三個女人的——不知他們幹什麼去了，竟使他鬧出了這種事來的？」

「那個傢伙手中帶有鎗的！」

「想大家都是害怕不過！」

我們漸漸安靜地走起來了。風在我們的腳下飛舞着，急駛着。

騎着馬的人追上我們了。他們在黑暗中跑，爲振起勇氣起見，他們喊出了各種各樣的聲音，來嚇退夜的恐怖。道路兩旁的黑色的灌木，也依然向着磨坊那邊傾斜着，正好像是連根一同拔出來在地上飛的一樣。灌木上邊，黑雲密集而飛騰。整個的夜驚起來了，好像一隻大鳥，大大地張開翅膀，驚恐地拍打着，喚醒周圍一帶所有的生物，抱着牠們，把牠們向瘋狂了的人破壞了生命。



的地方拖去。

「誰在走路？」有人在背後用粗暴的聲音這樣喊叫起來了。

摩慈朱欣從黑暗中跳出來了，他的兩腳戰慄着。他將馬向着我們這方騎來，喊道：

「是我們的長官麼？這些巡查包圍了我們——呵，是你，不得了呵！」

「你通知遲了，華西利小爹！」達綏庚說。

「我是頭一個跳起來的。」騎馬的人抱怨似的說。「但是，因為一個人無論如何總沒有辦法！我騎着馬跑來了，那個東西，他瞄準着我射了一鎗囉！」

這樣說着，他掉過頭去向後面望望，又以悲涼的聲音，咆哮一般說道：

「趕快，趕快！」

現在離磨坊只不過剩有兩俄里了，但我們覺得就好像有十俄里。頭中是混亂的，喉裏起了磨擦，眼睛和耳朵變得非常敏感的，周圍的一切無論什麼東西都使我焦躁，記憶和感情也都被騷攘起來了，一切都像做夢一樣。

被風所驅逐的黑暗在四周漂浮着。黑色的樹木，一面不安地震着樹枝一面霏霏地閃動。脚

底下凝凍的泥濘，好像搖搖地動着，水流似的。

「那裏燈也沒有點哩！」達綏庚說。

摩慈朱欣使馬頭向上揚起來，將韁繩使勁拉着。馬則只在一個地方踏着腳，噴着鼻子，而騎馬的人將身體伸向前面大聲囁嚅道。

「唉呀，有什麼人跑來了。實在的，真的，呵，你，上帝——真跑來啦！」

他發出了落了胆的喊聲。

「人——們——呵！趕快——呀！這裏來——呵！」

我們前面的黑暗中，跳動着一個什麼活的小塊的東西，裹着什麼白的東西……這東西從地上跳起來，突然又不動地停住了，貼在地上了。

跑近去一看時，那就是孤女菲克勒沙，是斯珂爾尼亞珂夫先前的女工，是現在被殺的阿弗陀提亞的女朋友，她是在祕密酒店內作工的。她已經成了半裸體，只穿着白色的下袴和襯衣躺在地上，嚇壞了，牙齒打着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們將她扶起來，引她回轉去，但她發狂似的喊道。

「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呢？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呢？」

「巡查在什麼地方呀？」我們問她說。

「他自殺了……用鎗自殺了他抓着地板爬，血這樣的流着，這樣的流着……你們放了罷，將我放了罷……」

達綏庚將自己的外套披到那個女子的身上，便完全好像石塊投入深淵似的消失於黑暗中了。

又有三個騎馬的人，兩個拿棍的人，和拿鎗的略陀夫追上我們了。他們將發生的事情弄明白以後，便精神暢快地說道。

「那個骯髒的魔鬼，走到盡頭了。」

「那狗子走的路，無論向那邊也只是這一條。」

「這也是因為那個秘密酒店的緣故。酒店這種東西毀滅人！」略陀夫揮着鎗，唬嚇似的喊着。

但是，摩慈朱欣悲哀地說道：

「現在，兄弟們，我們開始一場大的騷擾了！呵——生活！」

四個人將我和那個女子丟下，他們趕急跑到前面去了。我把她的肩頭抱住，帶着她向前走，同時問她這件事發生的由來。她緊靠着我，戰慄着，一面講了一些什麼事，因為她啜泣的緣故，所以講的是些什麼也完全沒有聽懂。在我們的前面可以聽得見馬跑來的聲音，在背後則聽見有大羣大羣人的大呼喚聲。脚下面的大地，簡直好像融化了，逆着我們流來，妨礙我們的步伐似的。那個女孩子一時咳嗽，一時跌倒，歎着氣，哭泣着，彷彿是打傷了的小狗一樣。

「那個人囉，扮起很可怕的面孔跑來了，要喝酒了，便拉着自己的鬍鬚，靜靜地沉默着了。他默默地一聲也不響咧！我從煖爐上的那個隔斷的牆頭上望着他。我心裏想到，假使他來問我，我怎樣辦纔好呢，被殺的陀尼亞走去了。於是他對陀尼亞說，你將衣服脫下來。雖然陀尼亞是一個亂來的女人，是一個不知恥的女人，但她却不願意脫衣服。——她回答說，冷不過。於是，他就大喊起來……啊，可怕得很！」

她被剛纔看見的景象捉住了。她一面吞着淚，發出細而高的聲音，一面口裏趕急地講述。從後面走來的人們追上我們了，他們望着我們的臉，忍住講話聲和脚步聲，傾聽着這可怖的說

話。

「以後，他就將錢拿出來放在火上燒。所以，陀尼亞對他說，請給我罷，他便將錢給她了。陀尼亞還要，對他跪下了，他就抓住陀尼亞的胸，把她壓倒了。於是，陀尼亞放出聲音來喊叫——啊！——他將陀尼亞的喉頭握住，把她顛倒來按在桌子上了。我駭極了，就跑到主人那兒去，但主人說讓他們去罷，我向主婦說後，便又爬在煖爐上去……：我一看時——被褥都被丟在地上了，陀尼亞橫倒在那被褥上，而他是跪在陀尼亞面前灌着酒，又喊叫說，把全村都燒掉哪。以後他又說道，什麼也不怕。陀尼亞是滿身都是傷，完全鮮血淋淋的了。這時珂爾納伊、米哈伊拉和主婦都來了，但他却向衆人大聲怒吼，並且喊叫說，你們走開罷，不然我就要用鎗打死你們。於是，我將眼睛閉上，然而我聽見了尖的長的聲音，脚步聲，以及各種騷攘的聲響，最聽得清楚的就是綏閱的吼聲。這時我又跑到院子裏去！什麼也不明白的在院子里跑着，兩條狗也跑來了。我因為不知道這時怎樣辦纔好，所以我又掉轉頭去，向着大門內跑，這樣便使狗子吃了驚，兩條狗大大地狂吠起來了……」

因為四周很暗黑，所以我看不清她那小小的圓臉，我覺得她的眼睛好像是睜得很大的。

……並且好像這一對眼睛完全是像小孩子的眼睛，並且小孩似的驚恐着。並且整個的她，整個的她的話，喚起一種煩惱的思想——

「像她這樣，成千成萬的人，都是像銅錢一樣的她們被一點憐惜都沒有地糟蹋着……」

「米哈伊拉走到那兒來了，他脚步蹣跚蹣跚地，口中呻吟着說，啊，被打了。因為米哈伊拉的頭上血不住地往外流，所以我就把上衣脫下來替他將頭包起。米哈伊拉突然哦的一聲叫喚起來了，他說，看看，就走罷。因為我恐怖得很，所以就拿着提燈逃跑，到了大門口時，就聽見了粗嘎的聲音。我朝門裏一看——他在地板上向門前的角落爬，那樣的大。我一下子扔掉提燈就跑起來了，就跑起來了……」

不知是什麼人在我背後發怒似的說道：

「那有將點上火的提燈丟掉的人呢，傻東西！那可不是已經點了火的嗎！」

穀倉的牆壁突然由黑暗中出現在大家的面前了。大家便一同在牆壁前站住脚，用細微的聲音小心地談着話。

「嘶！」

「沒有聽到有人嗎！」

「啊！」

誰也沒有激動。只可以聽得見歎息聲，醒鼻聲，堤上寒冷的清晰的水聲。

「呀！」菲克勒沙抓住我的手，囁嚅說。「我怎麼能現在到那里去呢？」

我將她推在旁邊，依然又向前進。衆人都由我後面陸續地趕上來了。她靜靜地呻吟似的說道：

「叔叔們，你們不要把我一個人丟開呀！」

「嘶，不要作聲！」幾個人同時地這樣向她低聲說。

先一刻騎着馬來的那幾個人的馬，都在院子內垂着頭站立着，但人却一個也沒有。然而，一走進門廊，我就看見他們了。總共有五個人都在門廊裏緊靠着大門的牆壁站立着的。在農民小屋的門坎上，放着一盞提燈。提燈內的搖顫的火，將全身赤裸的人體朦朧地照出來了。

「怎樣了？」我問達綏庚說。

「已經死了。」

達綏庚把提燈舉起來將室內照着，巡查躺在門前的牆角裏的桌子下面。我們僅僅看得見他那肉上生有黑毛的腳長長的伸着。腳趾頭好像抓住地板似的，在那溼而暗的地板上彎曲着。他的大而圓的足踵，則分開得很遠很遠的。阿弗陀提亞是倒在門坎的正傍邊。也是背朝上，手曲在身子下面；提燈的火光，照在半酪似的她的黃色的身體上。我們看來這身體依然活着，好像在呼吸似的。

「啊，米哈拉怎樣了？」我問道。

「他沒有什麼緊要！」達綏庚回答說。「他說，他是從巡查身傍逃走時，自己受了傷罷了。那是他從大門口的台階上滾落下去了。」

略陀夫的聲音從門廊的角落上發出來。

「撒謊！那個東西，沒有護照！」

魔慈朱欣用鼻音在我的耳邊囁嚅說：

「真是一個胖得很的女人囉，是的麼？而且還是非常伶俐的女人，是一個女工。還散步哩，打個轉身哩！」



「這是你把她弄成這樣的！」達綏庚一面吸着煙一面尖銳地說。

「夠了，親戚！我們命運不知道要叫我們怎樣呢？」

「你或許還會兩脚朝天倒着站的……」

那個善笑的名叫尼孔·葉爾馬珂夫的農民，很贊成達綏庚的話。

「不錯，耶戈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頭向着下面過活着——是要把戲的喲！」

略陀夫威嚇似的斥責說：

「這地方也開起玩笑來了！在死人面前頂好是去找找主人罷——他們不要驚嚇死了！」

「那是村長的事！」

「如果你想找——去找罷！」

「我爲什麼我不是當局！」

「那末你就不要作聲！」

「但我不能夠不作聲！」

照例的那種無意思的議論開始了。早已就彼此有數的人們聚在這個狹窄的地方，他們平常在這種時候都已經在睡夢中，但今天却都在這兒站着的。並且明天官長要來，就要開始無可避免的責罵，騷擾，他們大家都已經想到了。他們心中明白這些事，大家都是你對着我，我對着你，一個一個對着大家，都稍帶些怨怒之感。

新來看鬧熱的人們，時時都在增加。他們互相擁擠，一時低聲細語，一時歎息，一時伸長頭頸向屋內張望。有時提燈高舉起來，略巡查的灰色的腳踵，阿弗陀提亞的美麗的肩膀，落在地板正中的鎗，打翻的洋燭，黑色的血痕等，都從黑暗中浮映出來了。

驚恐的低語，蜿蜒地爬行着：

「是血呀！」

「強壯的農民囉！」

「喫飽了，喝夠了！」

「這個女子可憐得很！」

「實在是可憐，她還是一個美麗有趣的女人呢！」

「喂，你們可不可以拿點什麼來替那個女子蓋上呵！」

「這並不關緊要！這個女人就是活着的時候不穿衣服，她也毫不在意的！」

「像這樣，這個巡查倒很歡喜哩！」

「那當然的！現在福基諾村中……」

「但是，他將工人米哈伊拉的頭打破了。」

「應該抓住他，那個米哈伊拉。喂，村長這兒的一個工人，米哈伊拉——我知道的，他沒有讓照，聽見了嗎。」

耶戈爾的父親達綏庚，是一個身材很高，樞樞，而溫和的人。他留心地細聲回答說：

「要捉住他的！甲長們這裏的一個人，聽着……」

「米哈伊拉麼？」

「是麻子麼？」

「去搜尋他去罷！」

「對了！」略陀夫以滿足的聲調說。「不然，大家只是到處走走或站站而已，誰也沒做什麼」

事。」

「啊，回去罷！」達綏庚靜靜地招呼我說。

在院子裏，斯珂爾尼亞珂夫用他那種低濁的聲音亂罵租磨坊的人。馬聽着了這種怒罵聲，便一面踏着脚，一面動彈着耳朵。矮胖的，鬚髮的租用人，搖着頭靜靜地辯明道：

「酒店是我所經營的——這件事，任何人都是知道的。——因為這個你不是將租錢漲高了一百盧布嗎……」

「我麼？租錢漲高了麼？」斯珂爾尼亞珂夫蹬着脚喊。

門傍邊有一個甲長站着，他用棍棒戳着地，凡是在他傍走過的人，他都一一問道，「你沒有看見工人米哈伊拉麼？」

「有兩個人哩，米哈伊拉怕還尋不到嗎？」達綏庚邊笑邊低聲說。

「其實是這樣一回事囉。我跑到這兒來看着那種光景時，心中就感覺很不舒服。覺得那樣悲哀。我就走到院子裏來……有什麼人在呻吟！我走到旁邊一看，在載重馬車的旁邊有一個人站着。頭用破布片子包着，——那就是米哈伊拉！我從前也會經與他攀談過兩三次話，我總覺得

他也並不傻哩。他開口說道，啊，實在的，達綏庚，我糟了，兄弟，我是開小差的，是從軍隊中逃跑出來的。我沒有護照！我對他說，你也不大聰明，於是我將他安置在邱爾芮伊嫩樹林中，大概他還在那兒坐着等我們哩。我打算馬上將他帶到看林人那兒去，以後再將他隱藏起來吧。」

我兩眼望着他——達綏庚連頭髮也沒有亂。但我却已經像快要死的那樣疲勞，頭腦裏昏亂。心異樣地跳動，加之因為嗅了人血的腥氣，我覺得要嘔吐起來了。

「但是，那個女子大概會傷風的！」他一面捲着煙草一面就心地說。「是光着腳逃出來的。我真可憐她呢——她正像那巢壞了而掉了下來的，還沒長羽翼的赤裸的雛鳥一樣！」

「你可會注意到這一點上來了！你真連這些事情也記得咧！」我從心底裏驚異着，這樣問他。

他一步一步的用穩健的脚步走着，默默地一聲也不響。

「天快要亮了——樹上已經可以看出有一層薄薄的灰色的霜。達綏庚的臉上現出了微淡的嘲笑。」

「你曉得的，」他將頭低下去說，「我是很歡喜人類的，實在的咧！我雖是這麼樣的粗暴的

人，但我對人們都是同情的。現在就以目前的這種情形而論，也是如此的。那兩個人都是強壯而具有健全身體的人——這不可惜嗎，如果將新精神輸進這些身體裏去試試看，那些人對於人生將有怎樣的供獻，真是不可知的是這麼一回事，強盜是強壯的人，盜馬的也是強壯的人，巡查放浪的女人，一切這種破壞社會的人，大概都是強壯的人。然而為社會勞動的人們——無論是普通的農民，普通的農民婦女，我們的溫順的土地的奴隸——大都是消瘦的，病弱的，勞動過度的，又困於貧乏，所以從來不能為自己揚起聲音來說話——你說可是這樣嗎？」

「啊，是這樣的。」我同意說。

「確實，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的事業……都是力量比較充實的年青人，農民，纔走向我們來，而在我們中間看不到墮落的人。兄弟，這個就是說，鄉村的末日到了！在鄉村裏，強有力的人都是窮困的，衰弱的人都沒有用場，鄉村破裂為二的時候到了。已經是這麼樣了，無論什麼樣的繩索或者鐵鏈現在都不能夠紮穩牠了！當然的，不行了！」

他聲音不大地笑起來了。早晨的寒氣將他的臉激得發紅，年青人的眼睛高興地閃着光。這時，在我們左邊的灌木中，有一個人探出頭來窺望。

「喝，在那兒哩！」達綏庚說着，於是小聲喊道：「喂！」

那個人沒有氣力地回答了一聲。

「你的襯衣是清潔的嗎？」達綏庚問我說。

「把襯衣脫下來，我們不能不替他包包頭。」

我們走到跟前，那個負傷的人兩手抱着頭，牙關咬得緊緊的，靜靜地在呻吟。

「嗯，嗯，我的頭哦！」

我將襯衣脫下了。因為寒冷打着戰慄，稍稍減除了一些疲勞，覺得歡喜起來。因這點事就疲勞了，在達綏庚面前覺得不好意思。

「骨沒有傷到吧？」達綏庚一面從負傷者的頭上將那都是血的破布片小心地拿下來，一面問道。

「摸摸看，好像沒有傷到哩！但頭痛得非常厲害啊，啊，痛得很！」

他跪下去，用手掌托着頰骨，好像是拿着盛得滿滿的水的茶碗似的，將頭支持住。

「我哪，我用頭向着他的肚子上撞去，那知那個東西跳開了，這就斫了一下，惡魔！」

「那個東西已經用鎗自殺了——你知道麼？」

「知道！已死了麼？」

「死了！」

「那好得很！那個東西對待女人們實在是太殘酷了！啊呀，啊呀，真不像是人呢！你想將我藏在什麼地方去呢？」

達綏庚搜集着覆上了霜的樹葉，說道：

「我只引你走開，別人藏你，呀，你的面孔真是不措措不行呢。」塗得滿面是血的米哈伊拉的臉，好像是鐵作成的一般。血像黃褐色的麵包皮，紅髮的面具一樣凝結在他的臉上。

天已明亮了。負傷的人身上穿的衣服結了冰，他每將身體慢慢地一動，衣服便擴張開來沙沙地響着。達綏庚用潮溼的樹葉使勁地替他擦着臉，負傷的人不住地戰抖着，牙齒打顫，他一面小聲地囁嚅道：

「朋友，真是感激不盡！如果被當局捉去了，我定是被殺掉了。你們爲什麼對人這樣好呢？」負傷的人的眼睛裏慢慢地流出淚水來了。



因他這一問我是閉口不響了。達綏庚也不知所措地笑了。

「你，你可以走了。」他這樣對我說。「天已經亮了，一切都已這樣。人們馬上就要出來了——走罷！」

「哦，痛得很……」負傷的人搖着他那好像亂七八糟的捲心菜似的頭，大聲呻吟，但達綏庚却一面口中吹噓着，一面像擦茶炊一樣揩着負傷的人的臉。

我什麼也沒有想，只是心裏帶着昏亂的苦悶的悲哀走着路。在我前面的那種陰沉的空中，灰色的寒冷的早晨靜靜地展開來了。四周的一切，在一夜之中全都疲乏了，成爲無氣力的，完全蒼白的了。綠色絨氈般的冬季的麥子被柔毛似的霜覆蓋着，樹木都互相伸着赤裸的枝枒，但又好像悲哀彼此不能接觸似地顫慄着。將衣服全都脫盡了的凍結了的土地正在求雪。正在求白色而美麗的自己的被單。烏雲像是灰燼的花，聚集在土地上面，不動地停在那里，壓迫着牠。

我快到村莊了。在華理亞的菜園的籬笆上，我看見了她蒼白的臉。可憐的人，她好像是等待我一通夜都不會睡覺似的。

「就這個樣子去睡！」她聳着肩，說着，在前面領我的路。「快點走罷！呀，這不全是血嗎！襯

衣那里去了？」

她的眼裏浮着淚水。手冷得像冰一般。她一面將水給我，一面靜靜問道：

「是什麼人將他打死了的？」

「是他自己啊。」

「真的麼？」

「華理亞，不要再問了好嗎！」我以嚴重的態度對她說。

「啊，可是奇怪得很！你們不是到他那兒去了麼？」

「運命先下手了！」

「那末，這些血是從那兒來的？」

「啊，請你等一會。我要把全部的事都講給你聽的。」

「陀尼亞死了嗎？」

「當然的。」

她在長板凳上坐下，靜靜地邊哭着邊說道：

「如果生前我們知道，什麼在等待着我們，我們就要流着淚來祈禱啊，聖母，請不要把我們生爲女子啊。那個陀尼亞，多麼的可愛，多麼的快活，聰明！而男人們，那些惡魔，吃掉了她！搶了她，偷了她——於是因此她就喝酒了，就放浪了！而這全都是你們的該死的戰爭！等着罷，糊塗的東西，當女子得到了知識的時候，她們就要讓你們看看，怎樣阻止這些戰爭！」

本是我的女學生而又是我的朋友的她發出了這樣一篇發怒的言論，我聽了真覺好笑，並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和她並肩坐着，默默地撫摸她的手，而她，眼睛不看我，訴着苦道：

「我一通夜心裏都是躊躇着不知怎樣辦纔好，真是害怕得很啊！真恨不得要打你了！」  
這樣說着，她便立即將我抱住，眼中流着淚又帶着微笑地低語道：

「你，我的幸福的……」

她這樣子變得像個傻子了，但是，有什麼呢……

我完全好像小小的嬰兒靠着母親似的緊靠着她。這樣一來，我的心便漸漸安靜下去，輕快的心情湧上心頭來了。夜間的那種黑暗的事件，已在我的記憶中融化而消散了。

她將我的頭安放在她的膝上，用她那溫柔的手撫摸我的頰。

「啊，耶戈爾在那兒？他回家去了麼？」

「就是我自己也感覺有些意外，我突然地問她說：

「你是愛她麼？」

她靜靜地以親熱的口吻答道：

「怎樣呵！當然，我愛他！你說說看呀！」

我開始說了，但是，說了十個字，突然，自己也不明白怎樣地，就睡着了。

和庫進一路進城去的阿歷舍伊跑來把我喚醒了。他使勁將我的手一拉，發怒地站在我的面前。

「喂，你快一點！事情你明白了麼！」

我向四周環視了一回，將面孔掣着，做出嚴肅的樣子來了。華理亞這時已經穿好衣服站在房子中間。

「啊，你醒醒罷！」她哀訴似的說。「庫進被捕了！」

聽着了這句話，我馬上站起身來了。

我將事情細問後，纔知道是那個好說話的老人，跑到我們所認識的女教師那兒去了，他那兒與她和她的兄弟講些沒有意義的傻話。講到夜深，警察來了，就把女教師和她的兄弟捕捉去了，因此也連帶把庫進捉去了。

「他們發生了什麼沒有？」我問道。

「這個誰知道呢？」阿留沙靜靜地回答。「從省裏有憲兵來了，華爾華拉·基立羅甫娜，請您趕快去叫耶戈爾來！」

她正走出去的時候叫道：

「這總是庫進弄到你身上來的！」

我在室內慢步着，但對於庫進跛着腳和警察一路走到監獄去的情形，我簡直沒有想像的勇氣。

阿留沙坐在火爐上，兩隻腳搖動着，有點令人厭煩的談起來了。

「我也是在那兒喫的午飯，閑坐了很久，但剛好在事情發生稍前一點我走了。庫進在那兒和福陀爾以及李地亞等談着上帝，自然，還爭論了——真講了些有趣的話呢。實在的！」

這樣說着，阿留沙走到我身旁，彎着身，很高興地繼續說道：

「庫達說，人們說幫助上帝罷，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上帝豈不是全能的麼？真正是這樣的。可是你們就是上帝不可解的力量的一部份，分散的小片。所以結合起來，就是增強上帝的力量，分散了，就是減弱上帝的力量。這是用斯拉夫文說明的……可惜，我不懂這種文字！」

我雖然聽見庫達被捕了，但並不着慌。並且庫達到了當局的面前將取的是何種態度，像這種事我也不思考。我相信，從採伐的森林裏，無論是誰盜去一根或者五根樹子，這個損害是不大的。

「我和菲立普許久以前就聽見了要來搜查家宅的，這件事還算發生得遲的了！我正坐在菲立普家中看書，突然菲立普倉促地跑進來通知我說，我剛纔會見了副署長的，他說他是去搜查家宅的。於是我就跑到索斯羅夫的地方去，但是在他家的門旁邊有警察站着，因此，我就從那旁邊走過去了。你想現在事情會弄得怎樣？」

「不敢斷定。」我說。「不知為什麼我總有些覺得，這件事會無事地了結的。」

「那個人不會多講話的！」阿留沙確信地說。「但是，因為菲立普對於他並不像我知道的

這般深，所以想法也會不同罷。他忙着到省裏去了，店裏只留下一個從城裏來的生手，那是一個很陰沉的人。那個人很純正，所以店內什麼多餘不相干的東西都沒有的。只不過有紙而已，確實，而且也不會猜疑到店裏的。他們已經將商品排列起來了。書本以及小孩子們的玩具等等。而且在窗子上還掛着鋼筆，鉛筆，畫片。此外，連「書籍文具店，戈爾却珂夫」這種招牌也做好了。因為菲立普長得有鬚鬚，所以完全像一個商人。他在街上和任何人都認識的，看起來，真覺得滑稽得很……」

「想來該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罷！」我這樣說。我因為感到了這種確信，這感覺便更加成長起來。

達綏庚跑來了。天氣很冷，他拿着外套，穿着短上衣，襯衫沒有繫，襯衫的袖子是捲起的。他陰鬱地睜着眼睛看了我們一轉，問道：

「怎樣了？」

聽了阿留沙的話以後，他便靜靜地口中吹嘯着，用手指頭敲着桌子發出響聲來，同時眼睛也不眨地做出和他很不相稱的柔和的神色，望着我。

「老孀子這麼早就被捕了！」他憐惜似的說。「而且還獨自一個人，我們之中誰也沒有和他一起，這實在很可憐。彼得羅夫，你想過沒有，這次逮捕會不會關聯到你呢？」

「沒有。」

「但是，你頂好是離開村子，跑到別的地方去好些，你說怎樣？以防萬一呢。」

「這必須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罷！」

阿留沙也這樣勸道。

我因為不會睡好，所以頭是昏沉沉的，朦朧的，什麼也懶得想。阿歷舍伊去了。因為他今天有讀書會。在晒穀場附近的什麼地方有青年人聚集，他不能不留在那兒一直到夜深。

達綏庚一面將手伸入外套的袖子裏，一面說道。

「我也要走了。因為我必須要去把撬子修理修理。剛纔我的父親教訓了我。他責罵我，說我完全不做事，一家簡直沒有辦法，他說着哭起來了。我的老母也是這樣——兩個人都責罵，真難堪得很。實在的囉！父母對於我們弟兄很是麻煩的。真是非直接由大地生出來不行。大地比較父



親與母親都要聰明些……你好好地想一想，要快點，到傍晚就須決定好纔行。華爾華拉·基立羅甫哪，請你出去走動一回，打聽打聽，聽聽外面的人講些什麼。關於阿斯素珂夫，我的父親曾給了我暗示，說他會把大家都吃掉的。警察也到磨坊來了——總之森羅萬象，什麼都有，多得很哩。我的父親簡直好像身子裏點了火似的，飛也一般跑到那兒去了。再會吧！晚上再見！」

他拿起我的手緊緊地握着，又將頭低下去說道：「事情會弄成怎樣，是不能知道的——我的心裏跳動着一種不安——不知道可是因為疲倦了的緣故呢？」

「你信任庫進嗎？」我這樣問他。

「有意的壞事不會做，我相信！而不是有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的。」

他嘲弄地笑着說了。

「他一個人定很寂寞！如果叫伐尼亞進去，和他叔叔作談話的對手，使他不至頹喪也好囉。伐尼亞是一個抱有非常強烈的同情心的人，一切的人都憐惜，所以當我們說尼庚算不得什麼而侮辱了他的時候，伐尼亞始終覺得難過，總想安慰安慰尼庚。但是尼庚因為要建築自己的住房，昨天今天都在不停地搬運木材。啊，晚上再見！」

達緩庚走了。然而他已經把他不安的一部分留在我心裏了。

在村莊上空早就飛着白色的粉點，牠們一面懶洋洋地落到被蹂躪的地上，一面使地上披上了一層透明的薄膜似的乾雪。本村內的灰色的農民們，急忙地在路上跑去跑來。他們的聲音高朗，腳步聲很有精神地特別的大。穿着華美衣服的女子們也在外面走。這些女子中，就有華爾，華拉混在裏面，將頭抬得高高地在走。她在街中停住脚不知在講些什麼。我可以聽得出來，她那洪亮強力的聲音，向玻璃窗上柔和地敲打着。身上蒙滿了白雪的米羅夫走攏來了，不知在問些什麼，他將帽子由這邊轉到那邊地不知改戴了多少次，他把頭低下更緩慢地開步走了。

我很想將華理亞喊回家裏來，可是我又覺得敲窗子是笨拙的。

一個騎馬的男子，簡直好像母雞鼓着翅膀似的一面將兩肘震動，一面向遠處跑。女人們從他後面喊着，就急忙跑散了。而華理亞就剩了一個人，好像田野裏的樺樹一樣。她將兩手罩在額上注意地看了看街上，便走向門這邊來了。

不一會，她那成了薔薇色的生氣蓬勃的面容，就在門坎上出現了。她邊脫短外衣邊說道：「啊，我看也看好了，聽也聽好了，所有的一切我都打聽來了。實在的，村中大大地騷擾起來

了！阿斯泰珂夫責備斯珂爾尼亞珂夫說，開酒店不是好事，那是墮落的，但斯珂爾尼亞珂夫發誓，什麼酒店這回事他是完全不知道的。而格納陀伊罵了他們兩個——真糟！人羣裏又是叫喊，又是嚷鬧……」

她做出像魚在水中游泳似的姿態，把她那強壯的身體游泳似地移動着。我很歡喜看她這種姿態。

「斯珂爾尼亞珂夫怕起來了，他造謠言說，在這個冬天就要開始砍他的森林了，他想討好人們，不再談酒店的事，他說他要給大家工作做。但阿斯泰珂夫喊道，斯珂爾尼亞珂夫是在撒謊，森林本是我和他兩人共有的，而且還不會分，就是關於境界的事也非到法庭去打官司不可哩……所以農民們雖然不知道附和那一方好些，但他們在肚子裏好像都在想，就是大家都死掉也要將這兩個人結果了纔好吧？」

華理亞用一隻手遮着臉笑了。

「只有基里克一個人和大家不同。他爲阿斯泰珂夫辯護，他說出了庫齊馬對於上帝和當局是親藹的人，聰明人，識字的人，和平的保護者，我們開會選他到議會里去不是無故的，但是突

然一下子又說起什麼保護者的壞話來了，所以大家都把眼睛大睜着，終於哈哈大笑起來了。於是基里克搖着頭笑，他說，老實我是大大地想錯了，那個東西，那個畜生，庫齊馬那個狗東西，他使我吃虧不小，那是決不會忘掉的。這樣說着，他就開始來將庫齊馬的掠奪一一計數出來。因此大家都叫喚道，基里克，你有什麼地方是真的？基里克就發怒了，說：畜生，就是那個你們都有的地方！他就說出那麼一個地方來了——下流！

她害羞地狡猾地靠在我身上沉默了，然後又小聲悲哀地低語道：

「但是在磨坊躺着的人，大家好像完全忘掉了似的。只有女人們還在偷偷地談講陀尼亞生前的事……哦，這是什麼？」

我們聽見在門口有急促的脚步聲。門拍的一聲便打開了，達綏庚站在門坎上，喘着氣低語道：

「軍隊來了，憲兵，同名的，他們問你，格納陀伊抓去了！」

我的心臟戰抖着，沉下去了。我正想站起身來，但華理亞跑來將我抱住了。我望着她那可愛的眼睛和蒼白的臉時，我聽到了她的悄悄的聲音：

「跑罷，趕快到森林裏去！」

達綏庚也重複道：

「跑罷！」

他把我的手拿住，一面望着我臉上，一面將我向門口那邊拖。

「跑怕遲了點，可是必需趕快離這里。」

我抱了華理亞，接吻了。達綏庚也抱了我。

「請你們互相的留意罷！」我對他們兩人說。

然而我的心臟迅速地跳動起來了。已經爲憂愁和氣力所充滿了。我感覺有些躁熱。

「或許還來得及逃走……」耶戈爾低聲說，但華理亞的臉已變得十分蒼白，她將我向着

門口那邊推着說：

「趕快走罷，親愛的，你走罷！」

我跑到院子，穿過了菜園，就從籬笆上翻過去了——然而立刻被兩個在灌木裏小路上走着  
着的兵士發現了。

「站住！」

這樣說了，兩個兵士就將鎗高舉到肩頭上瞄準着。

「怎麼，你們發狂了吧？」我說。

「不要作聲！」

於是，一個兵士就站在我的前面，還有一個站在我的後面，這麼地將我這個神聖的奴隸領着向前走。我們沿着後院走。雪正吹着，地上成了白色，兵士的灰色外套也變成白色的了。

正走着時，又有一個兵士和一個戴絨帽子的矮小的軍官迎面走來了。

「是誰呀？」他威嚇似的喊着。

「是耶戈爾·彼得羅夫·特拉菲摩夫。」

於是軍官便命令那個兵士說：

「去罷，去報告大尉大人——說特拉菲摩夫已經捉住了。你明白了嗎，是特拉菲摩夫！」

他的面孔小小的，帶薔薇色，生有黑色的細鬚，自做得像是新造出來的十五戈貝克的銅板。

手上則套有很厚而帶黃色的手套，腳上穿的是漆皮的靴子。

「我們走了。」

「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呢？」我問道。

「這不是你所知道的了！」

「是這樣也說不定。你們可不是還有事要到我的住處去的麼？」我說。

「那當然的。」

「那末已經走過了。」

在我房內有一個憲兵和幾個兵士，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堂堂的憲兵軍官，他的臉上生有尖尖的灰色的鬚鬚和很大的鬚子，鬚子是下垂的，因此，看起來他好像有三股鬚鬚似的。書籍丟在地板上，所有一切的東西都翻亂了。

「是特拉菲摩夫吧？」軍官用低沉的聲音問。他又添上一句說。「這個人就是尼古拉·斯密爾諾夫嗎，啊？」

「哈！你倒還很曉得一些呢！」我心裏想道。

我的兩腳痛起來了。通到室內的門沒有關上，我感覺很冷而難過，處在這些人之中，真是令

人忍耐不下去。對他們撒謊，我不能夠，我並不是像他們那樣壞的人。

我心中想道，若是這些東西知道我的真名字，那就畢竟不是因為庫進的緣故，定是我怎樣偶然露了原形，或者是由於索斯羅夫兄妹的牽連。而這也好，明天我就靠近庫進了。

大尉震動着三股鬚鬚，喊道：

「我問你的是——你否就是屬於原來預備大隊本部的書記尼古拉·斯密爾諾夫？」

「我是特拉菲摩夫，是耶戈爾·彼得羅夫。」

大尉威嚇地喊道：

「你撒謊！」

官吏這種東西，是很容易發怒的。

身段矮小的軍官，他像饑餓的小烏鴉一般張開嘴巴看着我。並且下級的兵士們也是嚴肅地非常注意地望着我。大尉寫起字來了。筆寫得嗤嗤地響着，好像抓住了我的心似的。

天亮了的時候，我們——我和格納陀伊還有五個護送兵——便向城裏出發了。其他的官吏已到旁的遠地去了。



很難走。紛紛的雪密密地落着，我們在雪中掙扎着，好像落在牛乳裏的蒼蠅一樣。透過白色的昏沉，灌木，大樹，還沒有被雪蓋上的丘陵，忽左忽右，好像模糊的暗示似的向我們迎面浮來。

兵士們因爲一通夜沒有睡覺，肚子又餓，所以他們的脾氣就很不好，時常吼罵我們，並用鎗桿來推撞我們。因爲格納陀伊和他們頂嘴，他已經兩次被打了，我想定是非常痛的。

他嚷鬧着：揮舞着手，喊叫着，吐沫四濺，雪飛入他口裏去。

「我也是兵士哩！兵士是應當保護真理的！」

「你說說看！」一個護送兵威嚇地警告他，另外一個護送兵便嘲笑地問道：

「是怎樣的真理呢？」

「就是這樣的真理！大家公共的真理！但是，你們保護庫齊馬，那個有錢人，保護那個榨取別人的東西！」

「列得諾夫，給那個傢伙一耳光！」

這種事情是需要停止的。

「老鄉們，」我勸解道。「與其爲這種事情發怒，不如爲應當發怒的事發怒……」

「說來聽聽看！」兵士咆哮地說。

「好和賢明的人們談話，真是愉快的事。你們應當發怒的，就是不給你們車馬，却強迫你們步行……」

「這也是因為什麼人的緣故呢？可還不是受的你們這些惡魔們的恩賜嗎！」

「茶沒給你們喝，飯也沒給你們喫，而且覺也不讓睡夠……」

「他說的這個倒是真的！」在我後面的一個兵士回答道。

「我們講的話，盡都是真實的事理！」格納陀伊傲然地說。

「且聽他們講罷。讓他們說來聽聽！」

帶隊的兵士，看着我的臉，皺着眉頭。

我確信而又親切地繼續說道：

「老鄉們，這都是可以補救的！每走一俄里，路上都有村莊，村莊中都有茶店。諸位進去喝點茶纔好哩。並且准許我們也喝點。不然的話，這樣地步行三十俄里以上的路程，却是你們和我們都難走到的呢。」

帶隊的兵士，將鬍子上的雪拂掉，哼着鼻子，柔和地說道：

「這是——可以的，老鄉，這並不關緊要，喝點也可以的！」

大家都附和他說：

「不錯！」

「並不壞囉！」

「離村莊不遠了嗎？」

「不喫點什麼，連跳蚤也跳不動哩！」

格納陀伊說起教來。

「看看看——我們和你們表同情啦！」

帶隊的兵士搜查的時候在我家裏，那一夜我們是在一塊兒睡的，並且我在那夜裏也和他講了一些什麼。他，還有一個與我並肩走的高個子的，比別人更安靜的列得諾夫，以及其他的三個兵士，都好像深深地爲憂愁和憎惡所苦惱着了的樣子。他們都很瘦弱，骨頭都凸出來了，簡直好像農民的馬似的，無論何時，都是疲憊不堪。他們的面孔，誰都是同樣地沒有精神而消瘦。他們

的眼睛是無望的。

「我們時常都是護送你們，」列得諾夫小聲地說。「這樣的路是走不完的。」

「老鄉，這種事情爲什麼在人民中發生起來的呢？」帶隊的兵士斜着眼睛望着我，這樣問。「無論誰都不能安靜下來，這究竟什麼理由呢？」

我於是將這種事情和理由說明給他們聽了。他們密密地靠緊，將格納陀伊也擠到我身旁來了。他們的眼裏浮有驚訝的神色，鬍子和肩頭都爲融化了的雪的污濁的水滴浸透了。他們大家都流着淚好像就要哭泣起來了。

「可怪的是，一切無論怎樣都是不好！」我聽見在我背後，有一個靜靜的、真誠的嘆息的聲音，不知是誰向我的頸背吹着熱氣。

我知道他們，兵士們，他們完全好像孩子們一樣，雖然他們由於愚蠢是這樣的殘忍，而且這樣的忠誠。他們好像地上的孤兒一般——他們是與所有的一切皆絕了緣的。他們並沒有所謂自己的意志這種東西。畢竟是俄羅斯人。他們是戰戰兢兢的，什麼東西也不相信。他們等待着隣人的智慧，而看見了智慧的人，他們又怕他。我還知道，時候已到了，每一個想活着的人，都會接受

我對人們團結起來的力量之大，這個神聖的信念的。因此我毫無忌憚地將我所想的對他們說了。

「不大能聽得到！」從背後有人遺憾地喊道。

「這個雪鑽進耳朵裏來了！」

格納陀伊覺得很滿足，他小聲說：

「是的，是的，完全是的！」

我們一直談到走到了村莊時為止。一走進了街道，我們的護送兵又變成粗暴了。他們威嚇地向我們發命令。

但是，進了茶店，正在等待人將茶和麵包拿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叱責着催促店主人，解開外套的鈕釦，將雪拂掉，聚在一起，並且柔和地看着我，很小心地聽我講話。

他們大嚼着麵包，大量地喝茶，還舐舐舌頭，他們那灰色的剃了的頭，悲哀地搖着。

列得諾夫開口問道：

「啊，在那個村莊裏，和你們同信仰的人還有嗎？」

格納陀伊那個傢伙，他毫不假思索地傲然地吼叫道：

「那當然是有的。在我們的地方，已經盡都是抱着這種信仰的人——」

我蹙了一下他在桌子下面的腳。兵士們覺得我在這樣做，他們皺着眉頭微笑了，有一個兵士一面用眼睛示意，一面問道：

「你怎麼了，老鄉，咬了舌頭麼？」

格納陀伊的臉變成通紅，他動着一隻腳，氣都來不及出地狠狠地說：

「怎麼呵，兩個，怎麼呢，我們麼？」

「纔之，將你們帶走了——還又要被派遣去抓其他的人吧？」帶隊的兵士和顏悅色地笑着說。

兵士們的紅色的激動的臉上浮着種種不同的微笑，在那三個兵之中，有一個嘲笑似的說：

「這是職務呀！」

於是，不知是誰的聲音跟着他狠狠地說：

「頂好下一個命令，把那些對的和錯的，一下子全都殺掉，這纔可以安靜！」

我利用着捉住了他們的那一瞬間的沉默，問格納陀伊道：

「是庫齊馬裁賴你的麼？」

「不是他！」格納陀伊趕緊地回答我。「這是摩慈朱欣、略陀夫、以及斯珂爾尼亞亞訶夫等爲主謀幹的事，此外也還有人的！至於他們說了些什麼，那一定是這樣的一些話——諸位官長，那個東西——卽是指的我啦——一定是受了中國人的賄賂。那個東西是村中最害人的。連長官的壞話他都講的，我們也都被罵了，唯一好的只是中國人！」

兵士們懷疑地望着我們，列日諾夫就問道：

「你是從那里認識了他們，中國人的呢？」

「我嗎？」格納陀伊傲然地喊道。「那是這麼一回事！我哪，我上過戰場的，就是曾經參加過這一次的戰爭，我做了俘虜，還有耶戈里的十字勳章。那，那個勳章，就在這兒……」

他急忙忙在褲子口袋裏摸索，從那里抓出一把不知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來，用粗大的手指在裏面亂翻着，失望之極地囁嚅道：

「唉呀，這可糟了！我忘記了那個勳章，慌了！呵，這可不好——那個本來是我的護符哩。啊，忘

記了帶來！」

「只要有那個東西，那上頭會知道的！」

帶遂的兵士這樣說着鼓勵格納陀伊。不一會，他就發出命令來了。

「啊，趕快預備罷！」

兵士們把外套的鈕釦扣上，將鎗拿在手裏了。他們做出沉思的面色，同情而又有些驚異地望着格納陀伊。

但是格納陀伊已經鎮靜下來了；顯着愁眉苦臉的樣子，他高高地舉起手，用黑色的彎曲的手指彷彿威嚇什麼人似的神祕地說道：

「弟兄們，我哪，我就在我身旁看見了那些人，中國人，日本人，那些打仗的，那些耕田的，都看見了……呵，他們是怎樣地治理自己的土地呵……我的天！那是新娘子的牀，而不是田土哩！這纔是真正的勞動的人民——如果有了這樣的土地，他們爲什麼要打仗呢，所以，當然，他們大都是走得遠遠的，他們完全不想打仗，因此他們種的是那樣特別的小米……」

我們又將灰色的身體緊擠成一團，穿過雪織成的搖動的被單，在路上走着。因爲大過於靠



緊了的緣故，以至有時彼此踏着腳後跟，有時又是肩和肩相碰着了。在厚厚的一層潮濕的雪片上行走的柔和的腳步聲的上面，在雪降下來的寂靜的沙沙聲的上面，喧囂地熱烈地奔流着格納陀伊的高吭的，哽塞的聲音。

兵士們躑跼着，時時把刺刀弄得發響，凝神地望着他的臉上，默默地聽着他們不知道的，愛着他的耕種者的，仁慈的大地的故事。他們的紅色的臉，又被融化了的雪的混濁的水滴遮蔽了，融化了的雪，在他們的頰上流着，好像是受辱的苦悶的眼淚。大家都深深地嘆氣，醒鼻子，並且我覺得，全都更快地走着，彷彿今天就想達到那個講到的希望的土地。

這樣，在我們之中，已經沒有兵士也沒有囚犯了。只是七個俄羅斯人在走着。雖然我並不會將我們是在走往監獄去的事忘掉，但一想起了這個幸福的夏天的，還有以前的經歷，我的心就愉快地，輝耀地燃燒起來了。我很想向着四方，突破風雪迷漫的沉重的昏暗喊道：

「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呵，節日到了。親愛的人民呵，復活節快到了！」

聯合編者  
2



人民幣  
¥ 11,000